责任编辑：黄筑荣
特约编辑：陈常锦
装帧设计：曹琼德

子夜的哀歌

流亡者文丛·诗歌卷/王家新　汪剑钊　编选

主编／林贤治

出版：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开本：32 开
印张：12.625
插页：8
字数：242（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221－04105－9/I·820
定价：21.80 元

总　　序

林贤治

十多年前，即有论客断然宣告：现在已经到了“非英雄化”的时代。后来，文界果然有了关于鼻涕毛毛虫之类的“实验性”叙事话语；再后来，连“躲避崇高”的高论也都出来了。然而事实上，却别有一些人，以无比艰苦、永不停顿的工作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世界。正如鲁迅所说，这是地底下的“中国的脊梁”；不是几个嗤笑英雄的“英雄”，以自欺欺人的笔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

世间的英雄，好像历来就有这样两种：一种以暴力称雄，如恺撒、拿破仑；一种则宁死不能屈从别人的奴役，从而以暴抗暴，如斯巴达克思、玻利瓦尔。前者追求王冠与权杖，英雄的声名就建立在这上面；后者惟存在于英雄主义行动本身。还有一种人，除了思想和声音一无所有；因为无力抵抗，只好任由法律、剃刀和大棒的驱逐，或者自动逃亡。此即所谓“流亡者”

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这些流亡者，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也决不肯做顺民，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在辗转流徙之中，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倘使没有几分英雄主义是不容易做到的。勃兰兑斯在论及19世纪初法国的“流亡文学”时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政治霸权的不测之威，简直不可理喻。作为反对派，流亡者不可能像身穿燕尾服的议员那样，在宽敞富丽的议政大厅里侃侃而谈；或者像被豢养起来的院士那样，从容地写些供上头参考

的策论。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

每当零散地读到流亡者的文字，心中没有不起波澜的。感动之余，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来的心思。经同几位朋友谈起，得到一致的赞同，便终于有了眼下这样一套丛书。在坊间满目豪华、雅致、艳丽的出版物中，譬如搁上几块焚余的笨重的砖头，虽然不甚协调，倒也算得多出一种色彩；夸大一点说，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参照”罢。

流亡者写的书，是与“为艺术而艺术”完全绝缘的。作者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赋予作品以苦难和英雄的双重气质；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具备了自己的形式，无意追求风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由于作者处于地下状态，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分说话；不像一些纯粹的作家，总是企图在书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与聪明。身为“世界公民”，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栖无定所，却始终忠实于大地和人民；虽然在实力悬殊的斗争中，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他们在车载斗量中摸索前行，坚定而执著；即使连最亲昵的人们报以冷漠、误解，甚至仇恨，一样不予规避，直至最后把自己牢牢钉死在现实的十字架上。这就是人格的神圣的力量。所谓文学，其实是人格的文学。文学的真伪优劣，惟从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获得本质的说明。

流亡者的文学，原本并非作为艺术的范本而出现的，及至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也当算是历史性的文献了。好在人类的进步事业远比文学事业本身要伟大得多。仅此一端，丛书的编辑便不失为一种欣慰的纪念；虽然出版以后，逃不掉寂寞的命运是很可能的。

但是，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

——我不相信，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

目　　录

总　序　　林贤治　1

[希　腊]塞菲里斯　1

转折点　[2]

你慢慢说　[3]

悲叹的姑娘　[3]

汽　车　[4]

流亡者的归来　[5]

不可容纳之物的容纳者　[8]

[意大利]萨巴　9

山　羊　[10]

春　天　[10]

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　[11]

二月的夜　[12]

阿尔蒂内利剧院　[12]

[意大利]翁加雷蒂　14

卡尔索的圣马丁诺镇　[15]

守　夜　[16]

流浪者　[17]

请不要再喧哗　[18]

我失去了一切　[19]

[法　国]圣-琼·佩斯 20
流　亡　[21]
[法　国]布勒东 33
绿　金　[34]
在神的目光下　[35]
海　滩　[37]
永远像第一次　[38]
[法　国]查　拉 40
我的第三号晦涩的伟大悲歌　[41]
达达之歌　[42]
为了写一首“达达”的诗　[44]
[德　国]许勒 45
情　歌　[46]
乡　愁　[47]
[德　国]魏纳特 50
一个德国兵的梦　[50]
[德　国]贝希尔 52
新的句法　[52]
绝望的岛屿　[53]
德意志，我的忧怨　[54]
[德　国]萨克斯 56
在蓝色的远方　[56]
多少海水消逝于细沙中　[57]
众树合唱　[58]
但，是谁把你们鞋中的沙倒空　[59]
世界啊，不要询问那些死里
　逃生的人　[60]
[德　国]策兰 61
死亡赋格曲　[62]

数数扁桃　[64]
花　冠　[65]
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　[66]
法国之忆　[66]
那里曾是　[67]
明亮的石头　[68]
风　景　[69]
在……，我们两个　[69]
[俄罗斯]梅列日科夫斯基 70
上　帝　[71]
我渴望爱　[72]
沉　默　[73]
[俄罗斯]伊万诺夫 74
美　[74]
阿尔卑斯山的号角　[75]
爱　情　[76]
我形成，故我存在　[77]
[俄罗斯]巴尔蒙特 79
阿莉亚德娜的引线　[79]
苦闷之舟　[80]
波德莱尔　[81]
印度人的祈祷　[82]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　[83]
上帝与恶魔　[84]
[俄罗斯]吉皮乌斯 85
干　杯　[85]
白　昼　[86]
爱情的语言　[87]
无　力　[88]

标　准　[88]
教　诲　[89]
真理或者幸福　[90]
[俄罗斯]蒲　宁 91
致祖国　[92]
祖　国　[93]
节　奏　[93]
鸟儿有巢　[94]
[俄罗斯]霍达谢维奇 95
星星在燃烧　[95]
悬　崖　[96]
纪念碑　[97]
创　造　[97]
无须言词　[98]
[俄罗斯]谢维里亚宁 100
放纵时——漠视一切　[101]
瞬间奏鸣曲　[102]
奇怪人生　[103]
我的葬礼　[104]
这——是真的？　[105]
[俄罗斯]茨维塔耶娃 107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107]
松　明　[108]
祖　国　[109]
乡　愁　[110]
约　会　[112]
[俄罗斯]纳博科夫 114
我的诗歌暗哑　[115]
徽　章　[116]

空中岛屿　[116]
祖国的名字　[118]
[俄罗斯]布罗茨基 120
我曾经爱过您　[121]
圣诞之星　[122]
逃向埃及　[123]
八月的雨　[124]
阿赫玛娃百年祭　[125]
我始终确信　[126]
[波　兰]米沃什 128
我忠实的母语　[128]
记　事　[130]
可怜的诗人　[131]
赞美诗　[132]
礼　物　[133]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34]
风暴的形状　[136]
消　息　[138]
诱　惑　[139]
[拉脱维亚]莱尼斯 141
劈断的松树　[142]
1905 年的史诗　[143]
永恒的和谐　[143]
忧伤的白桦　[144]
遥远的窗户　[145]
[西班牙]安·马查多 147
地平线　[148]
荒原赤裸　[149]
苍　蝇　[150]

养老院　[152]
火的玫瑰　[153]
[西班牙]希梅内斯 154
被惹努的鸽子　[155]
你的灵魂的颜色　[156]
深深的沉睡的水　[157]
黎　明　[157]
她在纯洁之中走向我　[158]
没有人　[159]
音　乐　[160]
短暂的回归　[160]
[西班牙]萨利纳斯 162
夜间的游水女郎　[162]
信　号　[164]
[西班牙]纪　廉 167
桌子和桌子上　[168]
我们的空气　[170]
裸　[171]
地中海　[172]
降　临　[173]
[西班牙]洛尔卡 175
海水谣　[176]
梦游谣　[177]
黑色痛苦谣　[181]
吉　他　[183]
昨　天　[184]
[西班牙]阿尔维蒂 185
天上的三次回忆　[186]
农民　[189]

面包师傅胡安的诗学　[190]
在英国找南方的空气　[192]
[西班牙]塞尔努达 194
紫罗兰　[195]
故　乡　[195]
外表的结束　[197]
游　子　[198]
唱歌的妖女　[199]
[葡萄牙]阿拉乌若 201
诗　句　[201]
歌　[202]
早　祷　[203]
绿色的雾　[204]
[秘　鲁]巴列霍 205
黑色的使者　[206]
悲惨的晚餐　[207]
遥远的脚步　[208]
逝去的恋歌　[209]
我降生那天　[210]
[智　利]维多夫罗 212
诗　艺　[213]
水　镜　[214]
海　员　[215]
离　去　[217]
[智　利]聂鲁达 218
雨　[220]
诗　歌　[222]
孤　独　[224]

我要回来的　[225]
岩壁上的肖像　[225]
[古　巴]塞内亚 227
十四行诗　[228]
致燕子　[228]
[古　巴]马　蒂 231
两个祖国　[232]
心中的树　[233]
[巴　西]迪亚斯 235
我不知道，我是否爱你　[235]
流放之歌　[236]
[哥伦比亚]卡　罗 238
钦波拉索的颂歌　[239]
告别祖国　[239]
和你在一起　[242]
[阿根廷]博尔赫斯 244
回　来　[245]
老虎的金黄　[246]
诗的艺术　[247]
葡萄酒之歌　[248]
局　限　[250]
梦　[250]
[尼加拉瓜]达里奥 252
天鹅颂　[253]
神　游　[255]
我寻求一种形式　[256]
金　星　[257]
灰色大调交响乐　[257]

[圣卢西亚]沃尔柯特 260
来自非洲的遥远呼声 [261]
海滩余生 [263]
沼　泽 [264]
海的怀念 [266]
珊　瑚 [267]
黑八月 [268]
欧罗巴 [269]
群　岛 [271]
[土耳其]哈希姆 272
序　曲 [272]
这一座城市 [273]
梯　子 [276]
[土耳其]希克梅特 277
小柏树林 [278]
忧　郁 [278]
堂·吉诃德 [279]
我的心不在这里 [280]
二十世纪 [282]
[黎巴嫩]纪伯伦 283
诗　人 [284]
夜 [288]
[阿尔及利亚]狄　布 293
哀怨行 [294]
雕塑群 [295]
港　口 [296]
疯狂的时刻 [297]
巴黎风景 [297]
光明与黑暗的游戏 [298]

[塞内加尔]比·狄奥普 300
献　辞　[300]
幻　象　[301]
爱情主宰了什么　[302]
智　慧　[302]
[塞内加尔]桑戈尔 304
黑女人　[305]
乔　尔　[306]
纽　约　[307]
子夜的哀歌　[310]
缺席的女人　[312]
[佛得角群岛]巴尔博扎 318
一　天　[318]
夜　曲　[320]
月　光　[321]
[加　纳]艾优努尔 323
鼓的呼唤　[323]
我曾经在人群中　[324]
[尼日利亚]奥卡拉 326
魔　鼓　[326]
钢琴与羊皮鼓　[328]
风的精灵　[330]
[尼日利亚]奥基格博 332
海姑娘　[333]
分离的爱　[334]
月亮雾　[334]
[尼日利亚]索因卡 336
死于黎明　[337]
安魂弥撒　[339]

纽　约　[343]
最初的白发　[344]
夜　[344]
[尼日利亚]克拉尔克 346
第一场雨　[346]
树　[347]
安魂曲　[348]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艾列格勒 350
流亡者之死　[350]
在我弥留之际　[351]
[刚　果]鲁塔尔 353
刚果的夏娃　[353]
返回刚果　[355]
我是什么　[355]
赤裸的生命　[356]
蓝湖岸边的女人　[357]
夜　雨　[358]
[马达加斯加]雷倍里伏罗 360
西科莫尔树　[361]
仙人掌　[361]
伊梅里娜的老歌谣　[363]
[马达加斯加]拉贝马南雅拉 365
序曲二　[366]
折　磨　[366]
十四行诗　[369]
冬季的月亮　[370]
[毛里求斯]莫尼克 371
结　尾　[372]
从流亡到纪念　I　[373]

海的奇想（节选）　[374]
[南　非]普鲁默 376
蝎　子　[376]
横梁倒塌　[377]
[南　非]勃鲁图斯 379
我的道路横贯了　[380]
夜　城　[380]
依然是那些声音　[381]
我在记忆深处　[382]
最初开放的鲜花　[383]
女　巫　[383]
你的脸庞　[384]
夜的天空　[384]
途　中　[385]
我的理智　[386]

[希　腊]

塞菲里斯

(1900—1971)

乔治·塞菲里斯是现代希腊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创作标志着希腊文学的复兴。

1900 年诗人生于斯弥尔纳城，幼年随全家迁到雅典。在希腊人被赶出小亚细亚、家乡毁于兵燹之后，他不得不过着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从 17 岁到 23 岁(1918—1924)诗人在巴黎学习了 6 年，接着又访问伦敦，广泛接触西欧文学界尤其是一次大战后现代诗歌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并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二次大战爆发后希腊被占领(1941)，诗人随着自由希腊政府流亡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在克里特岛、开罗、南非、土耳其以及中东工作。后来担任希腊驻英国大使。1962 年退休回到雅典，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文学事业，直至去世。

1963 年，瑞典文学院鉴于塞菲里斯“在一种对于希腊文化的深挚感情的鼓舞下创作出了光辉的抒情诗篇”，而授予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从数量上看，塞菲里斯的诗歌创作不算丰富，但正如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说，“由于它(塞菲里斯的诗歌)的思想与风格的独特性和语言的优美，它已成为希腊民族积极的生活

态度中不可磨灭的一切的永恒象征。”

（张德明）

转折点

时机，由一只我所珍爱的手
送过来的时机，
你恰好在傍晚到达我这里，
像只鸽子扑着黑色的羽翼。

我面前那条发白的道路，
睡眠的平静呼吸，
在一顿最后的晚餐末了……
时机，像一颗沙粒。

惟独你保持着
整个悲剧的漏壶①默无声息，
仿佛它瞥见了九头蛇②，
在那神圣的花园里。

(李野光　译)

① 古代希腊人用的一种计时器。
② 希腊神话中的怪蛇，它被砍掉一个头时会长出更多的头来。

你慢慢说

你在太阳面前慢慢地说着；
现在天黑了，
而你曾经是我的命运的纬线，
你，他们会叫你毕里俄。

五秒钟；发生了什么呢，
在这广阔的世间?
一种没有写出便被抹掉了的爱
和一只空空的水罐。

现在天黑了……何处是那个地方，
和你那直到腰身的裸露，
还有，上帝，我最心爱的一点
以及你的灵魂的风度!

(李野光　译)

悲叹的姑娘

在忍耐的石头上
黄昏时你默默地坐着，
你那眼睛的瞳孔
流露着痛苦的歌；

你嘴唇上的线条
裸露而颤抖
这是灵魂在倾诉，
哭泣在祈求；

是它激发了眼泪，
而你原来是从边界
回到丰收的一个躯体；

不过你内心的痛苦
并不悲伤，它倒是喷涌
某种力量，来给予世界
一个繁星密布的天空。

(李野光　译)

汽　车

像只两脚规那样
交叉拥抱在公路上，
风的手指在头发中嬉游，
里程在肚子里流淌。

我们两人正要离去，一无所有，
由于温柔的注视而扭伤了颈脖；
心的化装，血的化装，
赤裸！赤裸！赤裸

……在一张床上，
枕头高耸如堆絮，
看晕眩怎样溜走，
像海中的一尾鱼……

在两枝岔开的公路上，
我们只有身躯要分手，
我们的心仍留在每个枝头，
一个左，一个右。

(李野光　译)

流亡者的归来

“我的老朋友，你寻找什么?
在外漂泊了多年，你回到故乡，
怀抱着远离祖国
在异国天空下
长期酝酿的意象。”

“我是在寻找我的故园；
树木已长到我的腰高，
小山宛如台地，
可是童年时
我常常在草地上
在庞大的树影下游戏，

我会气喘吁吁地
在斜坡上奔跑几个小时。”

“我的老朋友，休息吧，
你会渐渐习惯的；
我们要一道
在你曾经熟悉的山径上攀爬，
我们将坐在一起
在悬铃木的穹窿下。
它们会慢慢地回到你的四周，
你的花园和你的山坡。”

“我在寻找我的旧居，
被常春藤遮暗的
高高的窗户；
我在寻找那古老的
为水手们所熟悉的圆柱。
我怎样才能进入这个笼子呢?
屋顶压到了我的肩头；
而人，无论我望得多远，
我看见他们都在跪着，
仿佛在祈祷似的。”

“我的老朋友，你没听见我说吗?
你会一点一点习惯的。
你的房子就是你看见的那一幢，
而且亲戚朋友们
会立即前来叩访，

热烈欢迎你回到故乡。”

“你的声音为什么这样遥远?
请把你的头抬起一点,
让我能了解你。
我看你说话的时候
你渐渐变小了,
仿佛你正在向地下陷落。”

“我的老朋友,请停停并且想想:
你会慢慢习惯的。
你的怀乡病已经创造出
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以及它的
与地球和人类不相容的法律。”

“此刻我听不见一点声音。
我的最后的朋友已经消隐。
多奇怪呀,有的时候
他们会把一切铲平。
这儿驶过千百辆马车,带着长柄镰,
它们把一切都割倒了。”

(李野光　译)

不可容纳之物的容纳者[①]

［耶稣受难日］

钟声如散落的铜钱今天在全城响遍，
随着每一阵震响都展开一片新的空间，
好像大地上的一个水滴：时刻到了，请把我举起。

(李野光　译)

① 这是用于圣母玛利亚的一个称号："不可容纳之物"也就是"无限空间"，即"神性"之意。

[意大利]

萨　　巴

(1883—1957)

翁贝尔托·萨巴，出生在东北边陲重镇迪里雅斯特。父亲是基督徒，母亲是犹太人，萨巴还未出世时她即被丈夫遗弃。家庭的不幸，在诗人幼小的心灵打下了烙印。贫寒的家境迫使他离开中学，去当海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入伍服役。战后在家乡开设旧书和古董商店。他的笔名萨巴在希伯莱语中意为“面包”。

法西斯统治时期，萨巴因犹太血统受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巴黎三年，后又隐居佛罗伦萨、罗马，饱经忧患。

萨巴很早开始写作诗歌，受到莱奥帕尔迪、微暗派和隐秘派的影响。他和意大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斯维沃、诗人蒙塔莱友情颇笃，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感到兴趣。他的诗歌倾注了诗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挚爱，他用诗人敏锐的感觉，努力在和他一样饱经忧患的普通人身上和周围的事物中，开掘出真和美。他的语言摒斥雕琢和怪僻，或清丽优雅，或凄丽沉婉，抒情诗曲中常常蕴含悲壮雄浑的力量。萨巴的诗作甚多，全部收入他的全集《歌集》(1961)。1953年，萨巴获罗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75年获维阿雷乔文学奖。

山　　羊

我跟一只山羊谈心。
她孤苦伶仃，拴在草原上。
牧草吃足了，雨水淋湿了，
咩咩地叫着。

那声声凄然的呼唤
仿佛诉说着我的痛苦。
我先是戏谑地回答，
但我终于明白
痛苦只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声音。

孤独的山羊的呻吟
是它的回音。
山羊有着闪族人的脸形
她喊出对一切邪恶的怨恨，
一切生命的悲愤。

（吕同六　译）

［意大利］萨　巴

春　　天

春天我不喜欢，
我多么想告诉你

第一缕春光
拐过街道的墙角，
像利刃一样伤害我。

光裸的枝桠
在光裸的大地
投下的暗淡的影子
叫我心烦意乱，
我也仿佛可能
理应
获得再生。

你的来临
使坟墓也似乎不再安全。
古老的春天
你比任何时令都更加残酷
万物因你复甦
又因你毁灭。

（吕同六　译）

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

我的心生来被分成了两半，
让它愈合将付出多少艰辛！
为了掩盖裂口将要多少玫瑰！

（吕同六　译）

二月的夜

月亮升起来了。
　　　　　　　街道上是朦胧的
白昼，一个匆匆降临的夜晚。
冷漠的年轻人相会，
迷失在下流的场所。
　　　　　　死亡的意念
最终将帮助生活。

（吕同六　译）

阿尔蒂内利剧院

镰刀、锤子和意大利的星星
装饰着剧院大厅。
墙上留下了多少痛苦的印痕！

走进来了，拄着拐杖的主席。
他挥舞拳头致意，他的演说
让挤满寒酸大厅的
妇女和孩子们咻咻地笑了。
他羞怯地宣称，
人们应当亲善和友爱；

“现在我退场了，像德国人撤退那样。”
杯中的红酒还难以斟满，
它却能治愈伤口，
消除痛苦的皱纹；
摆脱磨难归来的流放者，它给予温暖，
仿佛谁寒风中瑟缩接受和煦的阳光。
这就是阿尔蒂内利剧院，
诗人在 1944 年
9 月的一天的见闻，
远处仍不时滚过一阵阵炮声，
佛罗伦萨默默无语，
在它的废墟中凝神沉思。

（吕同六　译）

[意大利]

翁加雷蒂

(1888—1970)

朱塞培·翁加雷蒂是隐秘派(又译隐逸派、奥秘派)诗歌的一员主将。青年时代在巴黎学习,后来当过军官、记者。他早年的创作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他先后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罗马大学主持意大利现代文学讲座,并翻译了莎士比亚、拉辛、马拉美的作品。1962年,当选欧洲作家联合会主席,并担任过国际笔会副主席。

翁加雷蒂主张诗歌应力求和谐与协调,展示事物的本质与奥秘,诗人应成为“宇宙中一条柔韧的纤维”。前期诗歌多表现生活的辛酸和战争的罪行,致力于诗歌形式的探索,诗作大多采用短促、强烈的节奏,富有感染力。法西斯统治时期,他的诗篇表达了人类和文明面临巨大的灾难而产生的忧郁情绪。战后的诗歌熔进了古典诗歌的特点,贯串了战争给人类社会酿成的悲剧的思考。当代意大利诗人帕佐里尼认为,他的诗歌进程“是围绕20世纪诗歌的进程而发展的”。代表作有诗集《覆舟的愉悦》(1919)、《时代的感情》(1937)、《呼喊与风景》(1952)、《老人笔记》(1960)等。

卡尔索[1]的圣马丁诺镇

这么多
鳞次栉比的房屋
仅仅残存了
断垣残壁
几堵

这么多
患难与共的朋友
幸运的
生者
屈指可数

一个个十字架
竖立心中

我的心啊
是最悲伤的陵墓

（吕同六　译）

① 意大利北部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奥军队在此激战。

守　　夜

整整一夜
我守护着
一名被杀害的
战友

他的嘴唇
扭曲
他的双手
抽搐
清朗的月光
照亮
他的面孔

他闯进了我的
孤寂
我挥动羽笔
把爱注进了
书简

我从来不曾
这样眷恋
生活

(吕同六　译)

流浪者

在人世间
每一个
角落
我全没有法子
栖身

我足迹所至
任意一处
陌生的
地方
心头不由蟠曲
悒闷
诚然
许久以前
它已使我惯于
容忍

日复一日隐遁
我这个漂零的
陌生人

我归来了
从饱经忧患的
岁月

安享哪怕
生活的片刻
欢悦

觅得一块干净的
土地

（吕同六　译）

请不要再喧哗

别再杀害死者，
啊，请不要再喧哗，不要再喧哗，
倘使你们还想听到他们的声音，
倘使你们不再希望毁灭他们。

他们不再发出声响，
絮絮低语
仿佛破土的芳草。
欣悦存在于人迹不到的地方。

（吕同六　译）

我失去了一切[①]

我失去了童年的一切
我再也不能
用一声呼喊来忘却过去。

我已把童年
安葬在黑夜的深渊
如今，无形的利剑
把我跟一切隔绝。

我记得对你的爱使我欣悦
而此刻我迷失在
冥冥的长夜。

失望日甚一日
生活于我不过是
梗在喉管的
一块欲呐喊的岩石。

（吕同六　译）

---

① 这是一首抒情诗，抒发诗人痛失爱子的悲哀。不幸夭亡的孩子，和诗人失去的童年，作为幸福的象征，都被安葬在黑夜的深渊。

[法　国]

圣-琼·佩斯

(1887—1975)

圣-琼·佩斯，法国诗人。1911年，处女诗集《赞歌》问世，明显受象征主义影响，1924年发表在中国期间创作的长诗《阿纳巴斯》后，长期搁笔，直到在美国流亡期间才发表《流亡集》。1957年，回国后发表的主要诗作有《编年史》(又译《年代纪》)、《鸟》等。

他的诗读起来晦涩、费解，是因为他对诗歌有独特的追求，即：严谨典雅，又自由激奋，采用一种生动活泼的散文体，很有节奏感；频繁使用对称、重复、回旋等手法，造成强烈的感观效果，注重表现视听两方面的效果，通过有变化的重复，把时间流程中声音的美和空间伸延中字词的美融为一体。他的诗就形式而言，与古代史诗相似，但他选取的题材，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手法都是现代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诗人“由于他诗歌中展翅凌空，令人激奋的形象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当代的场景”，而获得196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流　　亡

——献给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1

朝沙滩开的门，朝流放地开的门。

钥匙在守灯塔人手里，星辰在门槛石上惨遭极刑：

主人，把你在沙滩上的玻璃房子留给我吧……

“石膏之夏”在我们的伤口里磨尖它的枪头，

我选择了一个地方，那是实有之域，又是乌有之乡，犹如季节的枯骨场，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神灵烟雾腾腾地离开它的石棉床。

闪电一阵阵痉挛，想博得陶里德[①]“王孙”的欢心。

2

这支清越迷人的歌，不献给任何地方，不载入任何史册……

别人在神殿里拿起祭坛的彩色号角；

我的光荣在沙滩上！我的光荣在沙滩上！……异邦人啊，向往最空旷之地，并不是漂泊，

而是为了给逃亡的流沙配一首伟大的歪诗，一首伟大的

① 陶里德：俄罗斯古国。在克里米亚半岛一带。

蹩脚诗……

呼啸吧，人寰的投弹器；吹响吧，海上的螺号！

我在深渊之上筑起浓烟迷雾。我将躺在小船之中和巨轮舱底。

漂过一切虚幻而黯淡的地方，那里有崇高的情趣

“……吹捧儒勒家族的风已经衰飒；同神圣种姓结盟者日益减少。

“流沙去到哪里，流亡‘王子’便循其歌声而跟到哪里，

“曾经百舸扬帆的地方，如今漂着沉船的残骸，它们比弦乐器制造者的梦还要光滑，

“昔日兵火连天的沙场，驴颌早已变作白骨，

“周围的大海惊涛拍岸，把头颅抛上海滩，

“但愿尘世万物对大海来说，皆是虚幻的蜃景。”一天晚上，在海角天涯，流沙地的风军对我们说了以上的话……

流花圣洁，恶浊的精神啊，在翻腾的石灰浆里，在盐的爆裂声中，发出臭气！

一门学问汇入我心灵的暴戾……风儿向我们讲述它的海盗行径，风儿向我们坦白它的乖舛！

好像“骑士”手执缰绳进入沙漠，

我来到马戏场，观察最吉祥的征象，留心它们的阵痛。

晨光为了我们，把占卜的手指移到《圣经》的字里行间。

流亡并非始于昨日！流亡并非始于昨日！异乡人在沙地里说：

“遗迹啊，前提啊，世事万般，在我看来都挺新鲜！……”他的诗歌诞生了，可他还不知道。

3

“……以前一直有这种喧嚣，一直有这种荣耀，

“如进军全球的武功，如逃难民族的调查，如支持暴君的骚乱所建立的统治，嘀！就像伟大的《圣经》诞生时阴唇的肿胀，

“这种暗中进行的世界性伟业，发酒疯似的骤然扩大。

“……以前一直有这种喧嚣，一直有这种雄风，

“这个在世界上到处游荡的东西，这种全球性的极度恐惧……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吹着同样的风，涌起同样的浪，说着

“一句说不完的话，它永远没有艰涩的顿挫……”

“……以前一直有这种喧嚣，一直有这种疯狂，

“在这狂涛之上，掀起更高的浪峰，依旧是那只海鸥，在欲望的顶点飘然高举，在巢的上空回翔翻飞，它拍打着翅膀，重组流亡的诗章，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吹着同样的风，响起同样的怨声，无边无际的怨声

“在流沙之上，追寻我的努米底亚魂[①]……”

怪物啊，我认得你！我们又碰面了。我们又从中断的地方继续漫长的争论。

你可以强词夺理，像强迫牲畜低头饮水那样进行你的推论。我绝不会让你有喘息的机会。

---

① 努米底亚：北非古国名。努米底亚人是一支游牧民族，长期依附迦太基，后来被罗马人统治，公元429年被汪达尔人征服。

我到过许多沙滩，我的脚印在天亮之前就被海水冲去；我睡过许多空床，我的灵魂在那些床上被寂寞之癌啮咬。

原始的微风啊，你还想要我做什么？还有你，在我门前游荡的暴力呀,你这个“女叫化子”,你在“浪子”后面寻踪蹑迹,你在我们的命途上紧跟不舍。

你还想从我活生生的嘴里得到什么？

风儿向我们讲述它的韶光，风儿向我们叙说它的残年……“王子”啊，请为你的流亡生活而自豪吧！

突然，一切对我都是力量与存在，但虚无的主题仍在那儿冒烟。

“……每天夜里，我门前无声的嚣尘日益喧豗；每天夜里，铠甲之下的时代的抗暴日益高涨，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有一首我内心孕育的更为愤世的讽刺诗！……

“东方的‘持剑者’啊，你门前陡岸百尺，高不可登，

“从各个角度操纵的‘驾鹰者’啊，铁羽之下最凶悍的女孩的‘养育者’！

“一切将要诞生的东西在世界的东方战栗，一切新生的肉体在晨光里欢喜！

“瞧，全世界风起云涌，呼声更广，仿佛灵魂正在奋起反抗……

“喧声，只要我没有在沙滩上去掉一切人的国籍，你就不要沉默下来！(有谁还知道我的出生地？)”

4

多么奇怪的夜，那么多的风在房间的十字路口迷失方向

……

谁在黎明前漂泊天涯，为我呐喊？当易逝的星座为流亡者改变语言，渐渐沉入沙地，寻找一片净土的时候，

有个被遗弃的大姑娘，在翼的呼啸声中登别人的家门；这不被人爱的大姑娘，她是何人？

她曾经栖身“女预言家”的绿色山洞，曾经寄居祭司家中，“到处流浪”是她当秋娘时的名字，晨光已经抹去我们门前《圣经》字迹里赤足留下的脚印……

女仆们，你们以前伺候别人，为了天外飞来一句金玉之言，徒然挂起你们的新帷幔。

鸽鸣嗷嗷，声声呜咽，哀怨的黎明降临，雨星出现，前来寻求金玉之言，

古老的海岸上，有人将我的名字呼唤……神灵在乱伦的遗骸中烟雾氤氲。

当日光苍白的实体来到干涸的沙砾中间，

漂移中的美妙历史片断，在螺旋桨的叶片上，在充满误差和不稳定前提的天空中，为注家的乐趣而回旋。

谁人曾在那儿振翮而去？那天夜里，谁不顾我的反对，在我这异乡人的嘴上，享用了这支歌？

录事们啊，请用你们的铁笔之背，掀翻沙滩的桌上铭刻着空话的蜡板。

沧溟之水，我们桌上的沧溟之水，将会洗去今年最美的数字。

“女叫化子”啊，时候到了，足登毡鞋、手戴生丝手套的主祭来到山洞里，

用许多条水龙带冲洗洞里与世隔绝的巨石镜面，冲掉业已显露其上的违反道德的黑暗迹象。

就这样，一切肉体穿上盐的苦衣，我们熬夜的果实化为灰烬，你们的沙石结成畸形的玫瑰晶体，晨光来临之前夜夫人已经离去……

啊！记忆之箕里的一切虚幻之物，啊！流放地短笛声中的一切癫狂：自由水域的纯洁的鹦鹉螺，我们梦中完美的运动物体，

夜的诗篇在黎明前已被抛弃，僵化的翅膀掉入琥珀大晚祷的陷阱而束手就擒……

啊，烧吧！啊，在沙嘴上烧毁所有的残翎碎爪、斑驳的羽毛、邪恶的布片，

新生的诗篇，啊！一天晚上诞生于闪电岔路口的诗篇，宛如灰烬掺入女人的奶汁，依然看得出细微的痕迹……

你们尚未使用的一切有翼之物，为我构成一种无功能的纯语言，

现在，我还要构思一首可以磨灭的伟大的诗……

5

“……像见到大海就脱去衣裳的人，像起身迎接第一阵陆风的人(瞧，他的前额在头盔之下大了起来)

“我的双手比我出生时更光滑，嘴唇更自由，耳朵在倾听珊瑚的声音，那里面有另一时代的哀怨，

“我又重返故乡之岸……要说历史，只有心灵的历史；要说安逸，只有心灵的安逸。

“瘦果，按蚊，茅屋，沙滩，就这么回事，寒微之物，虚幻之景，在时光的流逝中，伴我度日……

“白日的童年，穿着岛屿的衣裳，来到畸形矮小的鸟类的尸骨堆上，比在海鸥和青脚鹬的枯骨之上的童年还要轻盈，微

风为岛屿而吹拂，吹得身披鳞甲的海之女欣喜若狂……

“沙子啊，树脂啊！虎视眈眈的命运的猩红鞘翅！没有暴力的沙砾之上，流放地及其精美的钥匙，一根绿色的骨头横渡白昼，宛如一尾海岛的鱼……

“正午在歌唱，忧愁啊！……一声惊呼，预报奇迹的降临：啊，奇迹！令人在泪水之下欢笑，惊喜不已……

“啊！究竟失去了什么，突然间整个地消失殆净？……”

我知道。我看见。别人都不承认！——白昼之光已经像牛奶一样浓。

烦恼在阿萨息斯[①]的王国里寻找它的幽灵；游荡的忧愁把大戟之味带到天南地北，猛禽生存的空间已经日薄西山……

但愿有识之士注意分裂出现！……天空乃是一个撒赫勒[②]，沙漠商旅到那里寻找岩盐。

一百多年的光阴随着历史的衰微而变得黯淡。

暮色苍茫之际，太阳把它美丽的银币埋进沙里，黑暗之中酝酿着急风暴雨的审判。

碧波之下的发配地啊！让海底一株名藻再给我们讲一讲流亡的故事吧……“诗人”感到不快的是

在石基上与深渊平齐的大块大块的石灰岩：死神面罩上的花边……

---

① 阿萨息斯：古代柏尔特人首领，在里海至波斯湾一带建立起柏尔特人的王国，身后有38代国王统治，历时几达500年之久。

② 撒赫勒：阿拉伯语意为“沙漠之边”。指靠近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沿海平原，为广阔平坦的沙质低地。又指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

6

“……有人深更半夜漫游石廊，想评价一颗美丽的彗星的各种资料。有人在两次战争之间彻夜守护巨大的水晶透镜，保持它们的纯度。有人天没亮就起身清除水池的污泥，因为流行病已经过去。有人带领女儿和儿媳到海上涂漆，因为陆地上尸骨遍野，令人僝僽……

“有人吹嘘用蓝灰刷墙的大收容所，那里一片混乱，在理智惛惛的时刻，里面成了黑麦地的‘礼拜天’。有人在军队进城之时，登上孤寂的管风琴台。有人一天中午，刚过12点钟，落寞惆怅之时，梦见奇怪的石牢。有人在大海之上，迎着从一座低岛吹来的风，被沙地的一株小小不凋花的干香唤醒。有人在港埠里熬夜，刚过午夜12点钟，夜色迷濛之时，投入异国女人的怀抱，领略下半夜腋窝里的岩兰草香味。有人睡梦之中呼吸与大海相通，在潮汐交替的时候，辗转于床，宛如一条帆船在变换前下角索……

“有人在高岬之顶涂上助航标志，有人在礁石正面打上白色的十字标记。有人用稀薄的乳浆洗刷信号台脚下阴森森的大地堡，那儿瓦砾成堆，长满瓜叶菊，是聪明入的好去处。有人在雨季同飞行员和导航员一起，到一个教堂守门人那儿借宿，那座教堂已经废弃，坐落在半岛的尽头(在一个青石累累的山嘴上，或者在一块红砂岩高地上)，有人被飓风围困，被迫滞留在纸牌上，冬夜里，天体为他发出一道道闪光的轨迹；或者他在梦里整理许多关于转场与偏航的其他规律。有人钻探大地的深层，寻找红色的粘土，以塑造他梦中的形象。有人在港湾里主动为游船校正罗经……

“有人在大地上行走，朝莽莽草地走去；路上，他为治疗一

棵老树而做出诊断。有人在暴风雨之后登上铁塔，以便及时闻出山林火灾的黑纱气味。有人在空旷地带保护重要电话线路的命运；他知道海底主电缆上岸的地点和支承架；他在城市的地下，骷髅与阴沟之处(就在剥去表皮的地层)保养地震记录仪……

“有人在水患期间，负责监视水流状况，察看大滤水盆地，那些盆地早已厌倦了蜉蝣的盛宴。有人为了防止骚乱，在青铜栏杆后面，守卫着植物园臭气扑鼻的暖房，守卫着货币局、天文局和烟草专卖局，守卫着航标站，那儿充满奇闻逸事和无稽之谈。有人在戒严期间巡视大厅，陈列在大厅里的竹节虫标本和蝴蝶标本已经烂成碎片；他把灯光移近美丽的天青石凹槽，那儿有易碎的骨制王妃，她披金戴银，留着剑麻似的长发，沿世纪的长河顺流而下。有人从军队手里抢救出一株稀有植物，那是喜马拉雅山的蔷薇和树莓的杂交品种。有人在国家信用破产之时，用自己的钱维持种马场昏昧的奢侈，种马场的红砖建筑掩映于绿荫之中，宛如潇潇风雨之下的红玫瑰花圃，又如昏暗愚昧、香火缭绕的闺房，那儿蛮君鳞集，充满阳物……

“有人在危机时期，安排人员看管被查封的大邮船，它们停泊在浑黄污浊的河湾(邮船的玻璃檐下，寂寞廓落的大客舱里，有一道在海上恒久不熄，永远警醒的龙舌兰之光)。有人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到船厂做工，一条建造了三年的巨大船体下水之后，他们仍旧在人走空了的船坞上劳碌。有人专事船籍登记；有一天，他在一艘新帆船的护板里发现他灵魂的馨香。有人防止码头围墙破裂，防止响梳似高耸的大坝破裂，防止水势汤汤的大船闸破裂。有人突然发觉，存放殖民地食品的大货仓和大堆场臭气熏天，这个世界在恶臭中发出病人膏肓的喘息，囤聚的香料和未成熟的谷物在冬季的月光下膨胀，好似大自然在病榻上的造化。有人宣布山志学、气候学会议闭

幕，该去参观林园和水族馆了，该去逛窑姐街区和参观宝石工场了，该去游览伟大痉挛者[①]的广场了。

“有人为了从事精神研究而在银行开户头。有人在生命充满活力之时，进入他新作品的马戏场，三天以来，除了他的母亲，没有人注意他的沉默，除了那个最老的女仆，没人进入他的房间。有人把坐骑带到水的源头，他自己却没有喝一口。有人在马具房梦想比蜡更浓郁的芳香。有人像巴卑尔[②]一样，在两次壮举之中，穿上诗人的衣袍，给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座的正面带来荣光。有人在一座神殿的献堂仪式上心不在焉，神殿的门楣上安置陶壶，犹如音孔，封闭起来以获得音响效果。有人在不可转让的地产上继承最后一个养鹭场，还从事犬猎和鹰猎的漂亮事业。有人在城里经营珍本古籍，诸如天文观测集，海图集，动物志。有人关心语音的变化，符号的变化，语言的衍变；他参加语义学的重大讨论；他成为应用数学的权威，热衷于非固定节日历法的时间推算(黄金分割，罗马黄历，太阳历一年间超过太阳历的日数，主日字母历)。有人对语言的重要功能作等级划分。有人在别人指点下，遥望高地之上被不熄的火光照亮的巨石……

“以上这些人都是流亡王子，他们不需要我的歌。”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沙滩上，异乡人孑然一身，没有人听他，没有人看他，他把一个无记忆的螺壳放到“西方”的耳边：

我们的城市边缘的靠不住的客人，你绝不会越过劳埃德协会[③]的门槛，你的话在那里已不中听，你的黄金没有成色……

“我将靠我的名字而生存。”这是你对港口调查的回答。在

① 指 18 世纪法国的狂热的冉森派教徒。

② 巴卑尔：16 世纪印度半岛北部的莫卧尔帝国的创建者。

③ 英国国际性垄断组织，指劳埃德保险社，劳埃德船级社等。

兑换商的桌上，你只会制造混乱，

就像被雷电挖掘出来的大铁币。

7

“……闪电的句法！啊，纯正的流亡语言！彼岸遥遥，传来闪光的信息：

“灰烬底下两张妇人的面孔，被同一个拇指抚摸；百叶窗上两只妇人的翅膀，被同样的微风吹拂……

“在尘世祈祷的妇人啊，‘流亡者’的母亲啊，当他的脸映入房间里的镜子时，你在那棵闪闪发光的大树底下睡着了么？

“还有你，你在闪电之下动辄发怒，啊，你到了他灵魂的彼岸动辄颤栗，你是他力量的伴侣，你是他力量的弱点，你永远与他呼吸相通，

“在你妇道人家的气头上，你还会坐上他的床么？

“流亡并非始于昨日！流亡并非始于昨日！……妇人啊，你的屋顶下有一只‘野蛮’的鸟，它在歌唱，请你诅咒它的歌声吧……”

……住嘴，脆弱，还有你，夜间的夫人之香，你的香气宛如夜的巴旦杏。

在沙滩上到处流浪，在大海上到处漂泊，住嘴，温柔，还有你，插上翅膀与我的马鞍齐高的存在。

我将沿着不可转让的大海的边缘，重新开始努米底亚人的奔跑……嘴唇不含马鞭草，但舌头上还放着旧世界的酵素，宛如一粒盐。

硝石和泡碱是流亡的主题。我们的思想趋向于尸骨累累的道路上的行动。闪电为我打开更为广阔的构思境界。暴风

雨徒然移动虚无的界标。

那些曾在大西洋彼岸的印度群岛上打过照面的人们，那些在深渊的软风里闻出新思想的人们，那些在未来之门吹响号角的人们

知道在流沙之上，高尚的情操在闪电的鞭挞下盘绕成团，发出声声呼啸……六月里的盐和泡沫之下的“浪子”啊！你的歌生动迷人，请在我们中间保持你的歌的神奇魅力吧！

密使照人吩咐，传达如下信息：

“请蒙上我们的女人的脸；请抬起我们的儿子的头；命你们冲洗门前的石板……我会小声地把源泉的名字告诉你们，明天你们就到泉水里洗去一身愤恨。”

诗人啊。是时候了，请道出你的名字，你的出身，你的种族……

长滩岛(新泽西州)

1941 年

(孟　明　　译)

[法　国]

布勒东

(1896—1966)

安德烈·布勒东，法国超现实主义首领，诗人，理论家，中学期间开始阅读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上大学时受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在该团体所办的杂志上发表诗作。1919年，布勒东的第一部诗集《当铺》出版，这是他初登诗坛的信号，这部诗集明显带有早期象征主义色彩，其中《绿金》一诗的艺术手法及情调完全接近马拉美。

1924年，全面宣扬超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纲领的《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出笼，布勒东在宣言中将其自动写作的体验和主张作为诗歌和艺术创造的最根本的信条，并认为摆脱旧束缚，通过潜意识的创作超越理性界限的诗美境界是一种比现实更高的现实，同年出版的《悠悠游鱼》是一部基本与自动写作的作品格调一致的散文诗。1928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与绘画》是部艺术理论作品，对超现实主义的绘画理论进行了阐发，是布勒东超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重要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勒东与超现实主义集团的部分成员流亡美国，创办了《三U》杂志，并深入美国腹地印第安部落之中，进行有关人类学和社会文化的研究。

布勒东的诗始终恪守着自动写作的原则，带有对原始语流浑亢鸿蒙无限追求的特征，并善于在瞬间中将极

普通的事物诗意地幻化出无穷意境，显示出他超现实的瑰丽、生动和活泼的创造力。他的诗超越一般物质性的僵凝和狭隘的外壳，创造出一种由词语的闪光交织而形成的极美的纯诗天地。他融汇了自象征主义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多理论因素，建立了十分坚实的超现实主义美学理论。

(葛　雷)

绿　　金

成熟的葡萄和我逢场作戏的誓愿
用绿金吞吐那令人吃惊的柔媚之光，
你的秀花带着天真的喜悦愈加美丽，
仿佛将那一碧万顷的晴空向往。

我忆及你，仿佛听到你姗姗的步履，
并为一种天仙般梦幻的霞衣霓裳彷徨，
可能带点忧伤的排解
比完全沉迷于意愿的镜影还要强。

你的绣着蔓饰、脱了线的衣领
仿佛粗鲁地将鲜花的允诺丢得净光，
我宛如看到你的手将那融解了生命的碧丝
绣成一片绿叶，在那叶轮的宛转里有你的
　　　　　　　　神采飞扬。
我感到你距我是如此遥远，

你那晴空般的蓝眼和星辰般的
　　　　　　　环珰，
将无痕地逝去，而永留我记忆里的
是你裙裾上任性的枝蔓的烦人形象。

(葛　雷　译)

在神的目光下

——致路易·阿拉贡

午夜每月都降临码头的边缘，
假如有一位蓬头女子将你追随可不要介意，
那是苍穹，苍穹毫不可怕。
树丛中有一只棕色的花瓶，
那是苍莽乡村的钟楼
给你充当路标，莫迟足，
你还记得吧，金色的喷泉耸起蕨树的
　　　　　　　　喷涌，向着长天，
向你致意。

　　　　封在一条鱼里的三个角里的信
现在展现在树堡的阳光下
宛如一块驯顺的招牌。
　凝伫的
美人，牺牲品，在街区里
人们把她叫做木樨草的小金字塔，
只为了她一人，竟毁掉了

一朵宛若悲悯之囊的云。

　白色的护甲
交织着仆从及他人的关心
孩子自豪地将皮披起，舒适空前，
犹如躲入一枚贝壳……
但切莫喧哗。
　一荧炭火
飞入他的心灵
化成了一部迷人的小说。
此刻，桥面上，
露珠滴沥于小猫摇动的头上，
夜色，只是无数幻想的失落。

那些皓然白发的老父晚祷络绎归来，
带着悬挂于祷钟飞韵上的硕大钥匙，
这是悠悠信使带来的她的信和吻，
我的心灵是一只向上帝啼鸣的杜鹃。

但他所谈论的那个时刻，只剩下
坟茔的一堵墙，悠悠浮荡，如一片风帆。
永恒，在寻觅着一只手表，
午夜每月都降临码头的边缘。

(葛　雷　译)

海　　滩

据说那边海滩被大海的
泥泞之路染成黑色
铺陈于瑞雪迷离、危峦巍峨的山脚
绵亘于荒蛮静穆日光的回映
这个遥远的国度多迷人
它仿佛吸尽你生命的灵光
真切地颤栗于你的睫尖
在你的肌肤上宛如缕缕梦丝
仿佛从你身后岁月的箱笼里逸出的
清新
在你的股间抛出它煜煜的飞光
幻成失去了天堂的
映着爱情的幽晦的明镜
在你张开的臂下
在春之浩荡的明证
任你
心扉如洗的怡然
去陶醉那烂漫的海之果林

(葛　雷　译)

永远像第一次

永远像第一次
那是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
在那浓重的夜色里你步入斜对我窗口的房子
一座海市蜃楼般的房子
在那宁静的夜色里
我期待再一次对这夜幕诱人的撕裂
对这夜幕和我的心灵
独一无二地撕裂
我越是接近你
我就越真切地听到
那钥匙在陌生的房前的歌唱
仿佛只有你一个人
融入那一片潋滟
帷幔瞬间掩映的角落
那是我在晨曦里凝视的一片茉莉园
　　　　铺绽于格拉斯郊野的路边
采花女排开了雁阵
前面花团锦簇容光照眼
后面失花的植物垂头丧气惨惨淡淡
仿佛掀开了一层帷幕
千花万卉喧沸踊跃
你在我手下如此长久竟没有
　　　　半点不安反而昏昏欲睡
你仿佛是

我永远捕捉不到的花朵
装得似乎不知道我端详着你
装得那么神竟使我不敢相信你是故意的
你的懒散使我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引起一簇蔽日的玄释
这是向花蜜的猎奇
桥面上有座座摇椅如林的树枝几乎
将你擦伤
在罗莱特圣母院大街的一个橱窗里
穿着松了口的高统袜的漂亮的腿
交叉在一枚巨形的白色三叶饰上
长青藤上铺开了一条锦缎之梯
我俯身于
万仞绝壁的边缘
在你的在与不在的喷薄里
我悟到了爱你的
秘密
永远像第一次

(葛　雷　译)

[法　国]

查　　拉

(1896－1963)

特里斯唐·查拉，原籍罗马尼亚，他上中学时即显露出非凡的天才，各门功课都很优异。他不但爱好文学，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1916 年，他在瑞士苏黎士与几个朋友一道成立了达达主义组织。扯起了反对一切、否定一切的旗帜。两年后，他发表了达达宣言，把达达主义运动推上了一个新阶段。次年，他前往巴黎，结识了布勒东和苏波等人，从此达达主义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融合。

查拉初期的诗是用罗马尼亚语写的。带有后象征主义的色彩，他自己也觉得“过于温柔和甜蜜”。1916 年他写出了达达主义的第一部作品《昂蒂皮里纳先生首次天堂奇遇记》。1931 年，《近似的人》问世。这部诗集是查拉诗歌创作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的诗大多描写人类潜意识的活动，强调瞬间印象，形象怪异繁杂，不受理智约束，无标点，不连贯，十分难懂。《近似的人》之后，他的诗虽然还残留着达达主义的痕迹，但逻辑性、条理性大大加强了，思维开始恢复正常，诗的气势也变得宏伟而壮阔。

(胡小跃)

我的第三号晦涩的伟大悲歌

在我们心里挂钟的花枝亮了
硫黄的清晨远方有母牛舔吸多盐的百合羽毛环
绕着光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我们在宇宙的颜色中蹀躞
这颜色简直比地铁比天文还蓝
我们太瘦
我们没有嘴巴
我们的脚僵直而又互相碰撞
我们的脸不像星星的形状
水晶无力的点火烧毁了的古罗马会堂
疯狂：之字形曲线爆裂了
电话
咬啮住缆绳在融化
拱门
攀登而上
天体的
记忆
向北方随着它的双份果实
像生肉
饥饿火血

(徐知免　译)

达达之歌

1

达达主义者唱着歌
心里充满达达
歌使他的发动机困倦了
心里充满达达

电梯载着国王
笨重虚弱自治
他截去了右臂
送给罗马教皇

这就是为什么
电梯
心里没有达达

吃点巧克力
洗净你的脑子
达达
达达
喝点水

2

达达主义者唱着歌

不快乐也不悲伤
他喜爱一辆自行车
不快乐也不悲伤

但是新年这一天丈夫
知道了一切在急难中
把他们两个尸体装进三只手提箱
送到梵蒂冈

无论是情人
还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
都不再快乐也不再悲伤

吃点美味的脑子
洗净你的士兵
达达
达达
喝点水

3

骑自行车的人唱着歌
心里充满达达
因此他是个达达主义者
跟所有心里装满达达的人一样
一条蛇戴着手套
快速地关了气阀
戴上那副蛇皮手套

前去拥抱教皇这真令人感动
花里胡哨的肚皮
心里没有了达达
喝点鸟儿的奶
洗净你的巧克力
达达
达达
吃块小牛肉

(徐知免　译)

为了写一首“达达”的诗

拿一份报纸。
拿一把剪刀。
在报纸上挑一篇跟你想写的诗长短相当的文章。
剪下这篇文章。
然后把文中每一个词仔细剪下，放进一个口袋。
轻轻地摇动它。
然后把里面的纸条逐一取出，
按照它们离开口袋的先后次序认真地抄写出来。
这就是你的诗。
于是你就成了一位十分独特、具有美妙感受的作家，纵然不为凡俗所赏识。

(徐知免　译)

[德　国]

许　　勒

(1876—1945)

埃尔泽·拉丝克·许勒，出身于鲁尔区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富裕的犹太人之家。父亲是银行老板和建筑师。年轻时即与家庭脱离关系，在柏林生活。曾两次结婚，后即仳离，与一些著名诗人交往，并参加表现主义运动。早年即以优秀的诗歌在文坛上引人注目，诗风充满异国情调，反映了转型期新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之间、印象主义和心理主义之间的过渡。她曾去瑞士和苏联旅行，还在慕尼黑、维也纳和布拉格等地演讲。希特勒上台后，因她是犹太人而受迫害，先逃亡瑞士，后经埃及去巴勒斯坦，1937年后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直到去世。

许勒是表现主义诗歌的先驱，诗中洋溢着神秘气息和淡淡的哀愁，对现实抱着逃避的态度，往往憧憬太古以色列民族的业绩，语言柔美，格调典雅。著有诗集《斯堤克斯河》(1902)、《第七天》(1905)、《我的奇迹》(1911)、《希伯莱叙事歌》(1913)和《我的蓝色的钢琴》(1943)等。1932年获克莱斯特文学奖。

(钱鸿嘉)

情　　歌

自你走后，
城市就暗淡无光。

我采集
你在下面漫步的
棕榈树的阴影。

我不得不经常哼起
一支微笑地悬在树枝上的曲调。

你又爱起我来——
我该向谁倾诉我陶醉的情怀?

向一个孤女，或一位
在回声中听到幸福的新郎。

我始终知道
何时你在思念我——

那时我的心变成一个小孩，
大声叫喊。

在街道的每扇门前，
我驻足，梦想，

在房屋的每堵墙上，
我帮助太阳描绘你的俊美。

但我在你的图像面前
变得憔悴。

我环抱着细长的柱子，
直到它们左右摇晃。

到处是珍奇的野兽，
我们鲜血的花朵。

我们隐身于神圣的苔藓中，
苔藓出自金羔羊的毛。

要是有一只老虎
把它的躯体，伸展到

把我们分隔的远方，
像伸向近处的一颗星那样，

你的气息，早就
在我的脸上吹拂。

乡　　愁

我不懂这个

冷冰冰的国家的语言，
也跟不上它的步伐。

甚至飘过的云儿，
我也无法解释。

夜是一个继母般的女王，

我不得不经常想着法老[①]的林子，
并吻我的星辰之像。

我的嘴唇已经发光，
并且诉说远方。

而且，我是你怀里
一本五彩缤纷的画册。

但你的脸儿织出了一幅
用泪水凝成的面纱。

珊瑚从我闪光的
鸟群中，崩离而出。

在花园的灌木丛中，
它们软软的窝变成石块。

① 古埃及君王的称号。

为我倾圮的宫殿涂圣油的人——
他们戴着我祖先的皇冠，
他们的祈祷沉入圣河。

(钱鸿嘉　译)

[德　国]

魏纳特

(1890—1953)

埃里希·魏纳特，德国革命诗人。生于马格德堡的工程师家庭。1905 至 1908 年在机器厂当学徒，后在柏林美术学院学习，并投身于工人运动。1921 年第一次发表讽刺诗。1928 年任“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理事，并任《左翼阵线》杂志编辑。1929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1 年访问苏联回国后，曾受审讯和迫害。纳粹执政后流亡瑞士及巴黎。1935 年移居莫斯科，1937 年参加西班牙反佛朗哥战争，次年被法国政府扣押，获释后重返莫斯科。1943 年被选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 年回到德国，任国民教育总局副局长。1960 年为德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并获两次国家奖。

(钱鸿嘉)

一个德国兵的梦

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
我倒下了，死了。可是我自己
觉得被扔进一间潮湿的房间，
在我身体上滚过其他的尸体。

潮湿的泥土落到我的脸上。
然后是死一般沉寂。可是我清楚：
我的肉体死了，思想并没死；
一切发生的事，都历历在目。

我躺着想着，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听到上方有许多脚步声响，
还有孩子的声音，快活的歌唱。
啊，人世，但愿让我再看它一趟！

我听到一个声音：孩子们，瞧瞧，
从前，法西斯分子就埋在这里，
这些罪犯，进行过破坏和抢劫，
在土地里撒播下血的种子！

这时，我的脸上觉得滚烫。
我要从死肺里面迸出叫声。
我要叫喊：请听！不是我干的！
不能怪我：我是被迫的人！——

我吓得醒了过来。在晨光之中
我看到他们从那边战壕里招手。
我于是逃脱狗一般的死亡，
奔向那边，去过正直的生活。

(钱春绮　译)

[德　国]

贝希尔

(1891—1958)

约翰内斯·贝希尔，一译约翰内斯·贝歇尔，德国现代的重要诗人之一，生于慕尼黑的一个巴伐利亚州大官僚的家庭。在慕尼黑读完中学课程，1911年后在柏林、慕尼黑和耶拿等地的大学里求学，攻读医学、哲学和语言学。大学未毕业，即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希特勒上台后，诗人被迫流亡，后去莫斯科，曾任《国际文学》杂志主编，并参加反法西斯流亡文学的领导工作。流亡生活开始后，他的创作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对祖国的怀念，与阶级斗争、政治、人的个性发展等融合在一起，这从诗集《幸福寻找者和七大牵累》中的许多诗中体现出来。其中不少诗篇汲取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战后贝希尔回国，任文化部长等职。

(钱鸿嘉)

新的句法

孟加拉蝴蝶似的形容词

嗡嗡地围着名词高大的长方形建筑回转。
一个桥梁似的分词不得不摆动！摆动！
而放肆的动词则如呼呼作响的飞机盘旋而上。

冠词之舞优雅地跳动着钟摆似的小腿。
镶木地板以吃吃发笑的韵律上下颠簸。
但这是一个纯粹的诗节发出金属的音响。
从高吊架上跳了出来。　街道弧光灯

的锁链相互裂成碎片。
尽管有神圣的呼语那位花枝招展的夫人。
一个年轻的诗人把自己和主语粘合起来。
钻探着宾词的隧道……命令式

笔直向上飞升。反复舔着句子的离奇风景
七只长管大号吹奏着。　云层低垂。
蓝色流动着。装甲的山峦挤过来。
于是我们在五月的超级世界的光华里开花了。

（绿　原　译）

绝望的岛屿

——我岩石溃疡多么渴望大海啊，
我可以在里面潜游着沉下去。
在我的背上人们大量流着血。
但我极其爱好龙胆的深处：

那魔术般的珊瑚礼物的宫殿。

我脱离了陆地，一只船似的向前划动，
穿过太空那青铜色的暴风雨……啊越来越近！
我的肌肉开了花。关节响起来。
星辰天使一样围着我旋转。——
我可以轻巧地转一个永恒之舞。

口里的硫磺烟雾呈带状涌出，
铺展出来——多么甜！——飘散开去！！！
照壁闪闪发亮如光之阳台。
眼睛的陷坑是最纯净的故乡湖。

我被拖向了仁慈的河流，
那里动物称赞着人。而人在人身上焚毁。
在我的光华里生物沐浴着。
它们互称兄弟……！！！

（绿　原　译）

德意志，我的忧怨

［德国］贝希尔

祖国，我的忧怨，
朦胧中的故国——
天，蔚蓝的天，
你是我的快乐。

有一天要这要说：
当我流亡的时候，
我为了赞美你，
曾寄赠一曲轻歌。

我曾向你献诗，
希望你能统一，
让我在黑暗里
跟你一同哭泣……

天明了，蔚蓝的天，
和平已经恢复——
德意志，我的忧怨，
你也是我的快乐。

(钱春绮　译)

[德　国]

萨克斯

(1891—1970)

内莉·莱奥妮·萨克斯，瑞典籍德国女诗人、剧作家。

17 岁开始写作，作品大部分为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诗歌和带神话色彩的木偶剧。1940 年，在纳粹排犹的恐怖中，她流亡瑞典，后加入瑞典国籍。

纳粹的迫害和家庭的不幸改变了萨克斯的命运，她在作品中努力表现犹太民族的传统，揭露法西斯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暴行。

战后，她主要创作诗歌和剧本，重要的诗歌有：《在死亡的寓所》、《星光晦暗》、《无人再知晓》、《逃亡与演变》、《炽热的谜》。剧本《神秘的舞伴》、《告别的秋天》等。在这些作品中死亡、痛苦、集中营、流亡、战争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情调忧伤、哀婉，笼罩着犹太人的痛苦与不幸，语言简洁，善用隐喻，节奏感强。

1966 年，“因为她杰出的抒情诗和剧作以感人的力量，表现了以色列的命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蓝色的远方

在蓝色的远方
成列的红苹果树流浪

——根深蒂固的脚攀向天空——
热望，为所有居住于山谷里的人
蒸馏出。

太阳，带着魔杖
躺在路边
命令旅行者停下。

他们静立于
玻璃质的梦魇中
而蟋蟀轻柔地抓搔
不可见的事物

而石头舞着
把它的灰尘变成音乐。

(陈　黎　张芬龄　译)

多少海水消逝于细沙中

多少海水消逝于细沙中
多少细沙被热烈地祈祷入石中
多少时光被哭泣掉
　　于贝壳吟唱的号角中

多少必死的见弃
于鱼儿的珍珠眼中

多少晨间的喇叭于珊瑚中
多少星星的花纹于水晶中
多少笑声的种子于海鸥的喉中
多少思乡的细线
　　横贯于星座的夜路上
多少丰饶的土地
　　来做字根
您——
在所有坍裂的秘幕后
您——

(瑛　子　译)

众树合唱

喔！所有世上的被猎者呵！
我们的语言跟你们一样
混合着泉水和星辰，
你们的字母是我们的血肉，
我们是一群攀爬的流浪者
我们认识你
喔！所有世上的被猎者呵！
今天有人像鹿挂在我们的枝桠上，
昨日有鹿以玫瑰点缀环绕我们树干的草原
你足印的最后惊悸已在我们的祥和中消失
我们就是那巨大阴影的指引者
为鸟声所戏——

喔，所有世上的被猎者呵！
我们指向一个
从黑夜开始的秘密

(瑛　子　译)

但，是谁把你们鞋中的沙倒空

但，是谁把你们鞋中的沙倒空
当你们必得起身，走向死亡？
以色列所聚积的沙，
它流浪之沙？
燃烧的西奈山的沙，
融合了夜莺的喉咙，
融合了蝴蝶的翅膀，
融合了毒蛇饥饿的灰尘；
融合了所罗门王的智慧遗产，
融合了艾草奥秘中的苦涩——

哦，你们手指啊，
那把死亡鞋中之沙倒空的手指啊。
明天你们即将成为尘土
在未来者的鞋中！

(陈　黎　张芬龄　译)

世界啊，不要询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

世界啊，不要询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
他们将前往何处，
他们始终向坟墓迈进。
外邦城市的街道
并不是为逃亡脚步的音乐铺设的——
那些反映着无数叠满自画册般天堂送来的礼物的
桌子之一生的房子的窗户
并不是为那些自源头处啜饮恐惧的
眼睛所裁切的。
世界啊，强硬的铁已烧灼了他们微笑的皱纹；
他们想要走近你
因为你的美丽，
但对于无家可归者，所有道路却
枯萎如剪下的花——

但我们已经在流亡途中
找到一个朋友：傍晚的落日。
在它苦难的光庇佑下
我们被嘱咐走近它
带着与我们同行的忧伤，
夜的赞美诗。

(陈　黎　张芬龄　译)

[**德　国**]

策　兰

(1920—1970)

保尔·策兰，是当代奥地利名噪一时的诗人。原名保罗尔·安切尔。生于罗马尼亚的切尔诺夫策(今在乌克兰境内)的犹太人家庭。年轻时在法国学习医学，后回故乡学拉丁语系语言文学。1942 年父母被关入集中营，本人被送进劳动营，曾一度被迫去修筑公路。战后迁居布加勒斯特，在出版社工作，并从事翻译。1947 年去维也纳。1948 年定居巴黎，从事学习、创作及翻译。1959 年起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讲师。

策兰的创作历经德语文学、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和法国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陶冶，但又自成一格，以至于被视为 20 世纪德语诗歌中一个来去无迹的奇迹。他的早期诗作《死亡赋格》震动诗坛，这是一个顶着死亡与暴力写作的象征，但是策兰并不限于成为一个民族苦难的代言人。他知道天意何在。他要经历的——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也远远比这要更艰巨、更不可言说。简要地说，像《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说，不仅如此》这类诗，可视为一个转折。在一般诗人终结的地方，策兰开始。他迫使更多的黑暗进入他的诗中，同时他对词语的严格到了不惜承受任何代价的地步。他在写什么？他在写诗，一种不可能的可能。当然，对于这类诗人，我们知道什么在等着

他。1970 年 4 月底，策兰投塞纳河自杀。这是一种结束？困难的正是如何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替所有的诗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去死的。对此我们除了颤栗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对于死亡其实是无助而又无知的。

(钱鸿嘉)

死亡赋格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晚上喝它
我们在中午和早晨喝它　我们在夜间喝它
我们喝　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　睡在那里不拥挤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他玩蛇　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他写信　走出屋外　星光闪烁　他吹口哨把狗唤来
他吹口哨把犹太人唤出来　叫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　我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早晨和中午喝你　我们在晚上喝你
我们喝　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他玩蛇　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　我们在空中挖一座坟墓睡在那里不
　拥挤
他叫　把地面掘深些　这边的　另一边的　唱啊　奏乐啊

他拿起腰刀　挥舞着它　他的眼睛是蓝的
把铁锹挖深些　这边的　另一边的　继续奏舞曲啊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中午和早晨喝你　我们在晚上喝你
我们喝　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　他玩蛇

他叫　把死亡曲奏得更好听些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叫　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　这样你们就化作烟升天
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　睡在那里不拥挤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中午喝你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在晚上和早晨喝你　我们喝　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的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打中你　他打得很准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他嗾使狗咬我们　他送我们一座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　想得出神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

(钱春绮　译)

数数扁桃[1]

数数扁桃，
数数过去的苦和使你难忘的一切，
把我数进去；
当你睁开眼睛而无人看你时，我曾寻觅你的目光，
我曾纺过那秘密的线，
你的思索之露
向坛子里滴下去的线，
那些坛子，有一句不能打动任何人的心的箴言护住它们。

在那里你才以你自己的名义走路，
你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自己，
在你沉默的钟楼里钟舌自由摆动，
窥伺者就向你撞来，
死者也用手臂搂住你，
你们三个就一起在暮色中行走。

让我感到苦吧。
把我数进扁桃里去。

(钱春绮　译)

① 扁桃：即巴旦杏，味苦者称苦扁桃或苦巴旦杏。此处的象征意义犹之我国的黄连。

花　　冠

秋天从我手里出来吃它的叶子：我们是朋友。
从坚果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如何前行：
于是时间回到果中。

在镜中是礼拜日，
在梦中是一个睡眠的屋，
我们的嘴说出真实。

我的眼移落在我爱人的性上：
我们互看，
我们交换黑暗的词，
我们互爱如罂粟及记忆，
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
像海，在月亮的血的光线中。

我们在窗边拥抱，人们在街上望我们，
是时候了他们知道！
是石头竭力开花的时候。
是不安宁的时间心脏跳动，
是时间如它所是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王家新　译)

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

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
你打开房子，在那留下来的
未说出的，吹积成堆的雪中。
你总是在挑选着钥匙
靠着这奔突的血从你的眼
或你的嘴或你的耳朵。

你变换这钥匙，你变换着词
一种随着飞雪的自由漂流。
而什么样的雪球将渗出词的四周
靠着这漠然拒绝你的风。

(王家新　译)

法国之忆

和我在一起回忆吧：巴黎的天空，大片
　　秋天的水仙花
我们从卖花姑娘那里买心：
它们是湛蓝的，并在水上绽开。
开始下雨了在我们的房间里
而我们的邻居，莱松先生，一个瘦小的
　　男人进来。
我们玩牌，我输掉了眼睛的虹彩，

你借我的头发，也跟着输掉，他打垮了
　　我们
他挨着门离去，雨追着他出去。
我们死去，且能够呼吸。

（王家新　译）

那里曾是

那里曾是容纳他们的大地，而他们
挖。

他们挖他们挖，如此他们的日子
向他们而来，他们的夜。而他们不赞美上帝。
谁，他们如此聆听，想要所有这些，
谁，他们如此聆听，知道所有这些。

他们挖并听到更多的虚无；
他们不会变更明白，不会发明歌曲，
而想起他们自己时没有语言。
他们挖。

那里来了一个寂静，一个风暴，
而所有的海到来。
我挖，你挖，虫子也在挖，
唱出那里的一句吧：他们挖。

哦人，哦无，哦无人，哦你们：

当一切不领向任何地方路在哪里?
哦你挖，我挖，而我挖向你，
在我们的手指上戒指醒来。

(王家新　译)

明亮的石头

这明亮的
石头穿过天空，这发光的
白色，这灯——
使者。

他们将
不停顿，不下降
不碰击。他们打开
上升
像这轻而薄的
石南篱笆，像他们的展翅，
他们飞旋
朝向你，我宁静的一个
我的真实的一个——

我看到了，你采下他们和我的
新生的一起，我的
每一个人的双手，你把他们置入
这再度明亮中，没有人
需要为它哭泣或命名。

风　　景

高高的白杨——人类生存的大地！
幸福的黑色池塘——你映出他们的死亡！

我看见了你，姐姐，站在那光芒之中。

在……，我们俩个

如果这些石头中的一个
曾被泄露
对之保持沉默意味着什么：
这里，附近，
在一个跛行老人手杖的顿戳中
他将打开，像一个伤口，
在此你将不得不沉没
孤独地，
远离我的尖叫，它就在那儿
已经凿好，白色。

(以上王家新　译)

[俄罗斯]

梅列日科夫斯基

(1866—1941)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出身于宫廷官吏家庭，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是俄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代表之一。他早期的诗作近似于俄国19世纪中叶的诗人纳德松，内容远离现实的社会斗争。他更喜欢当时法国的诗歌，追求一种宗教神秘的感觉。他的论著《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是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宣言书，称新艺术的三要素是“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的扩大”，而认为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是“功利主义的庸俗的现实主义”。他历经10年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1895—1905)，把人类的历史描绘成基督与反基督的永恒斗争，力图以此阐明其充满宗教色彩的哲学观。此外，他还著有《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2卷，1901—1902)、历史剧《保罗一世》(1908)、《阿列克赛王子》(1920)、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和《12月14日》(1918)等。他于1920年离开苏联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侨居法国，于1941年死于巴黎。

上　　帝

啊，我的上帝，我真诚地向你道谢，
因为是你让我看见了这世界，
看到你那永恒的神殿
看到波浪，看到朝霞，看到了夜……
让痛苦前来对我威胁吧——
为了这一刻，我真诚地感谢你，
由于你，我得以用心灵感知
星星对我诉说的是什么……
天主，我到处感受到我的存在，
到处——无论是在夜的寂静中，
无论是在遥远的星光中，
无论是在我灵魂的深处。
我渴盼着上帝——我不认识，
我也不信仰，却又挚爱着上帝，
当我遭受命运的报复时，
我的心灵就感受到了你。
你向我裸呈着：你就是世界。
你是一切。你是天空与流水，
你是风暴的声音，你是以太，
你是诗人的灵感，你是星星的光辉……
我活着的时候——我向你祈祷，
我挚爱着你，我为你而呼吸。
我死去以后——与你融为一体，
像星星融进初露的晨曦。

我希望，我的生命
成为给你的一支不断的颂歌，
为了深夜与清晨，
为了生与死——我真诚地向你道谢！
……

(汪剑钊　译)

我渴望爱……

我渴望爱，却没有力量去爱人们：
我是其中的异类，与朋友相比，心更亲近——
星星，天空，冰冷的蓝色远方，
森林和沙漠那沉默的悲凉……
我倾听树木的喧闹不觉得枯燥，
我能注视着夜的黑暗直到天边露出熹微，
又会为了什么而甜蜜又疯狂地哭号，
似乎风是我的兄弟，浪是我的姐妹，
潮湿的土地是我的母亲……
然而，我却不能和风，和浪生活在一起，
我一生之中无人能爱真是寒心。
难道我的心会永远地死寂？
上帝，给我以力量去爱我的兄弟们！

(汪剑钊　译)

沉　　默

我常常渴望着表白我的爱慕，可是，我却无法吐露一个字眼，
我唯有亢奋，痛苦，还有沉默：
仿佛有点害羞——要说出来我可不敢。

你那活泼泼的心灵一旦向我靠近，
一切都那么不寻常，一切都那么神秘，
——对我而言，爱情，或者谈论爱情，
都是一个过于可怕的美好的秘密。

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情感就是羞涩和沉默，
寂静把神圣的一切笼罩：
海面上，粼粼的波涛汹涌喧嚣，
大海深处却保持着一种沉默。

(汪剑钊　译)

[俄罗斯]

伊万诺夫

(1866—1949)

维亚契斯拉夫·伊凡诺维奇·伊万诺夫，俄国象征派诗人和理论家。他从小就失去父亲，由宗教意识极浓的母亲抚养成人。曾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对古代文化有浓厚兴趣。1924 年离开俄国，侨居意大利，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贯穿他诗歌和文论的基本思想是集体宗教变形。他把宇宙看成一座巨大的教堂，生活和艺术只是它的部分建筑结构，创作也不过是人类力求神圣和与宇宙的和谐的具体表现。他在创作中喜欢使用华丽的古辞，语言显得艰涩、凝重。

美

我看见了你们——神性的远方，
翁布立亚群山[①]的浅蓝色晶体！
唉！那里天神给我的梦幻以补偿：
它在旅人面前显示……

① 意大利北部山区。

“你是天的女儿，
还是地的女儿？——请听：
你的面容永远在我面前闪现。我属于你！”
“我自身的秘密和世界的秘密，
我，在我人间的隐修居所，
这些，我将凭藉轻盈的以太临近：
旅人，今后你将因我而成熟！
谁要是看见过我的面庞，
他就永远心境清朗——
另一个命定的世界永远在他面前。
“沿着鲜花盛开的盖雅①
我行走，却不知走向何处。
我微笑着侍候阿德剌斯忒雅②
殷勤地，处女般，又十分拘谨。
我寻找着指环，
而我的容颜——
秘密的‘是’之短暂的光束。”

(汪剑钊　译)

阿尔卑斯山的号角

在偏僻的山峦中我遇见一位牧羊人，
他吹奏一支长长的阿尔卑斯山的号角，

---

① 希腊神话中大地的化身。
② 司惩罚、报应的女神。

他的歌声愉快地流出来；可是，响亮的
号角只是件工具，为的是唤醒
山峦中那令人心醉的回响。

每一次，等到牧羊人一曲终了，
留下袅袅余音，
它给这峡谷带来了
无法言说的甜蜜的共鸣，

梦见：精灵们无形的合唱，
在非人间的工具里，将天堂的话语
翻译成人间的语言。
我想：“啊，天才！你应像这只号角，
唱出一支人间之歌，为了使心中
激发起另一支歌。谁一听到谁就幸福。”
从山峦中响起应和的声音：
“自然是一象征，恰似这号角。她
为共鸣而响起；而共鸣即上帝。
谁要是听到这支歌，听到共鸣，谁就会幸福。”

(汪剑钊　译)

爱　　情

我们是被雷电击燃的两棵树身，
夜半松林中的两朵火焰；
我们是飞进黑夜的两颗流星，

同一命运的双矢飞箭!

我们是被同一只手戴上嚼环,
为同一个马刺所扎痛的两匹马儿;
我们是射出同一道目光的两眼,
一个幻想的两只飞翅。

我们是神圣墓地的石碑上空
一对悲伤的影子,
古典的“美”在那里长眠不醒。
我们是保守同一个秘密的两片嘴唇,
我俩本身就是一个司芬克斯。
我们是一个十字架上的两只手臂。

(汪剑钊　译)

我形成,故我存在

生活——奔波和慵懒,
生活——可怜的
影子之存在
遗忘的羊毛堆的上空;
苍白的反光
在夜晚泻湖深处,
白色的反射光点的
闪烁跳动,
流动的月光;

生活——子夜的怨言，
生活——沉默的，敏感的
琴弦之低语……

谁发出了
清晰的呼唤，
使暴乱归于淹没?
谁能控制住
威风的言语?
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我在自身之中
饥渴难忍!
我在镜子的底层。
我——在巫师的面前
一队站起来的孪生子，
月亮下云朵的奔驰。

(汪剑钊　译)

[**俄罗斯**]

巴尔蒙特

(1867—1942)

康·巴尔蒙特，俄罗斯象征派诗人。中学时代开始写诗，早期创作受涅克拉索夫影响较深。大学期间曾接近布尔什维克，后因不理解十月革命，流亡法国巴黎。他认为，诗人的限度是“无边无限”，诗人的思想是“非理性”。战胜黑暗的“太阳”和运动不息的“风”的主题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他诗歌中的形象往往给人躁动不安的感觉。巴尔蒙特的诗歌音韵灵活多变，华丽诡秘，有“俄罗斯诗坛的帕格尼尼”之称。

阿莉亚德娜[①]的引线

我以灵活的手不停地编织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根引线，
我要用斗争、劳动和忧思替未来的世纪
服务，恭顺而且勤勉。

① 希腊神话中用小线团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逃出迷宫的克里特王国的公主。

我为不存在的而担忧，
它如今安睡，仿佛小花沉落水底，
我担忧的是，它的醒来须等千万年以后，
却又会像陨星一闪即逝。

许多不曾创造好的作品，
许多而今不曾说出的知心话，
有那么多——恰似沉默的阿拉伯沙漠中
数不胜数的粒粒黄沙。

(汪剑钊　译)

苦闷之舟

黄昏。海滨。风的忧愁。
波涛发出雄壮的呼喊。
风暴临近，黑色的小舟
毫无魅力地撞击海岸。

没有幸福那纯洁的魔法，
苦闷之舟，不安的小船，
被抛离海岸，在风暴中挣扎，
寻找着明亮的梦幻宫殿。

屈从于波涛的意向，
沿着岸滩在海中奔驰。
暗淡的月亮在张望，

月亮充满了凄苦的郁悒。
染上月亮的光彩，
心灵与月亮会面，
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相爱在死亡里。

我的朋友，我俩都已疲惫，
我的欢乐！
欢乐中一定蕴含着伤悲，
好比花丛中隐藏着毒蛇。
谁怀着一个疲惫的灵魂，
闪烁如半睡半醒的幻想？
谁将像颠茄一样开放——
你，还是我？

(汪剑钊　译)

波德莱尔

我那可怖而又快乐和亲近的榜样，
波德莱尔，我常梦见你，像一个国王，
一个骇人的、精怪的和断崖上的情郎！

你落进了陷阱，却渴望着山巅，
你透过凝重滞黄的忧郁看见天空的蔚蓝，
你在野蛮人那里，既是人质，又是主宰。

你熟悉女人，像熟悉魔鬼的梦寐，
你熟悉魔鬼，像熟悉“美”的骨髓，
你自己就具有女人的灵魂，你本身就是
强悍的魔鬼。

你体验过神秘的毒物之奥妙无穷，
你理解大都市生活的形象种种，
冰国里淌出的激流在澎湃汹涌！

三重的幻想融成一曲交响在浮飘，
永远把富有的精神萦绕：
芳香四溢，色彩纷繁，音响美妙！

你——徘徊在破碎的世界中的精神，
这世界上一个身影会吓坏另一个身影，
你——被放逐的幽灵似的黑衣僧！

请你变作一个幽灵永驻我心灵深处，
啊，让我与你合为一体，请施展一下巫术；
为的是我在人群里不再感到恐怖！

(汪剑钊　译)

印度人的祈祷

正如天宇闪放红光，天宇本身并非红色，
正如浪花的不协调中又充满了和谐，

正如白昼透明的世界里出现的梦境，
正如缭绕明亮的篝火的烟影，
正如珍珠呼吸其中的贝壳的反光，
正如自身没法听到的正在播散的音响，
正如河流表面的光泽白洁，
正如水底出生的莲花在空中摇曳，
带着狂喜与迷惘之反照的一生
只不过是一个梦中梦。

(汪剑钊　译)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
艺术家，你应向他学习——
倘若你的天赋不高，
请与他共同创造奇迹，
自己把无边的森林培植，
像一只神话里的小鸟，
高高地在空中翱翔，
那里自由的远电在闪光，
那里，沿着蓝色的深邃天穹
永恒的云浪在奔涌。

(汪剑钊　译)

上帝与恶魔

我爱你，恶魔，我爱你，上帝，
我向一位送去呻吟，向另一位送去叹息，
我向一位送去幻想，向另一位送去呼唤，
可是，你俩都很伟大，你俩都是“美”的喜悦。

周围色彩缤纷，我像一朵云儿游荡，
时而我走向北方，时而折回到南方，
时而远远地，从旭日东升漂浮到夕阳西下，
红宝石熊熊燃烧，玛瑙渐渐地黑化。

啊，我活得多么欢畅，我抚爱着田野，
我降下一阵新雨，随后大地绿意微泛，
以蛇样的闪电，惊雷的轰鸣声
我烧毁了许多房屋，我惊扰了许多美梦。

房间里又挤又闷，所有的梦幻短促，
可是，这高空的旷原里却轻灵，无拘无束，
经过长久的折磨，叹息真富有魅力，
啊，神秘的恶魔，啊，唯一的上帝。

(汪剑钊　译)

[**俄罗斯**]

吉皮乌斯

(1869—1945)

季·尼·吉皮乌斯，是一名抒情天才。20 世纪初，她的创作对“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起过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她与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一起流亡到西方，在巴黎继续领导着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潮流，传播他们的有神论存在主义的思想，直至去世。吉皮乌斯认为，诗就是祈祷，“仅仅是祈祷在我们心灵里采取的形式之一。”她的诗歌充满了宗教狂的虔诚，却又无处不洋溢着撒旦式的强力，生命在灵与肉两极之间的彷徨和犹疑在她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人性的飞升与堕落受到同等的对待，被称之为“写出了一个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

干　杯

我的失败，真诚地欢迎你！
我爱你，正如我对胜利的眷恋。
谦卑蛰伏在我骄傲的杯底，
欢乐与痛苦原来是并蒂相连。

多么地安谧啊，明亮的黄昏，

平静的水面有轻雾在徘徊；
最后的残酷蕴含有无限的温馨，
上帝的真理包藏着上帝的欺骗。

我爱我那一无际涯的绝望，
最后一滴总令我们意酣心醉；
此刻唯有一事我永志不忘：
不论斟满的是什么，都要——干杯！

(汪剑钊　译)

白　昼

我期待过飞翔和生命，
我的灵魂如同一只死鹰。
像死鹰在灰土里躺下，
无奈地屈从于大地的统辖。
不能砸碎它的锁链，
沉重的寒冷是大地的被单。
沉重的寒冷渗透了我的灵魂，
我贴近大地，与之一体相融。
我俩都已经死去——大地和我！
我的灵魂——是一只死鹰！

(汪剑钊　译)

爱情的语言

爱情，爱情……啊，甚至还不是它——
我矢志不渝地迷恋爱情的语言，
从中我领略到另外一种生涯，
它无可捉摸，仿佛无底的深渊。

每条路上都燃烧着爱情的语言，
每条路上——无论是山道，还是峡谷；
突然出现在天真纯洁的嘴唇之间，
在纯洁无邪的唇间含羞吐露。

千姿百态，又永远万变不离其宗，
忠实于真诚的非人间的谎言，
将我们的“否”与“是”融合进
一个联盟，丧失理智——不可思议……

啊，不论在谁面前，不论什么原因，
恋火中烧的人们总要说出你们！
钻石就是钻石，尽管有的时候
占有者还配不上将它们拥有。

只要灵魂还活着，语言就依然存在，
它们十分可笑——它们又非同寻常；
我迷恋过，现在也迷恋爱情的语言，
它们被先知的秘密罩上了神光。

(汪剑钊　译)

无　　力

我以贪婪的眼睛远眺大海，
被钉牢在岸上的泥土中；
我在深渊之上凌空高悬，
我不能飞向那一片蔚蓝。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
我即没勇气死，也没勇气生；
上帝离我很近——可我却不能祈祷，
我渴望去爱——可又不能付出爱情。

我朝着太阳将手伸得长长的，
瞥见了苍白的云幕，
我仿佛已经知道了真理——
却又找不到语词将它说出。

(汪剑钊　译)

标　　准

永远有什么东西缺乏——
有些东西却又过多……

一切似乎都有解答——
可总没有最后的结果。

有什么是完善的——并非如此，
不适宜，不可靠，不牢固……
每一个标志都十分可疑，
在每一个决定中都存在谬误。

水中的月亮蛇一般扭动——
撒谎，闪光，看来很亲切……
亏损和盈余到处发生，
而标准——只有上帝掌握。

(汪剑钊　译)

教　诲

沉默吧，沉默。别和人们去交心，
不要揭开心灵上的帷幔。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对地球上所有人
你不值得费力去说一个字眼。

不要哭泣，不要哭泣，谁若把自己的伤悲
在人前巧妙隐瞒，他就会幸福。
这整个的世界都不及你的一滴眼泪，
它连任何一个人的泪滴都不值。

隐匿起你的痛苦，为它感到羞耻。
走吧——平静地走过去。
不要有一句话，一滴泪，一声叹息
让大地与人类有资格承受。

真理或者幸福

你们为我感到恐怖——我却为你们，
可我们对恐怖抱有不同的理解。
尽管我们都怀有相似的幻梦，
我们却以不同的恻隐之心为其抱憾。

你们以“人道”之心在怜悯我，
探索之路是那么凶险，那么沉重！
你们害怕经受忧患的痛苦，
指给我一条宁静的，没有炼火的路径。

我以“神性”之灵在怜悯你们，
我对世人施予爱心纯系上帝之故。
倘若我的灵魂变得更为澄明，
你们的途中将燃起更炽烈的炼火。

我为你们在担心安逸的生活，
我知道离群索居的力量。
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
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汪剑钊　译)

[俄罗斯]

蒲　　宁

(1870—1953)

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蒲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既是小说家，也是诗人，被认为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的最后一位代表。

蒲宁生于沃罗涅日的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在优美的乡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没有念完中学就因经济拮据而辗转各地，当过图书管理员、校对员、统计员。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在思想上曾受到颓废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但很快发生转变。后来与民主主义作家接近。1899年，结识高尔基，并为高尔基主办的知识出版社撰稿。1920年，侨居法国，后来在巴黎逝世。

蒲宁从小爱好文学艺术。16岁时便发表诗作。1901年，他出版的诗集《落叶》获得普希金奖。他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正逢现代诗派风靡一时，但蒲宁的诗歌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抒情诗的传统，稍带一些自然主义或巴那斯派的色彩。他的诗歌情感真诚，视野敏锐，描写细腻，语言明澈，构思别致，主要以抒情见长，缺少哲理的概括。他诗歌的基本主题犹如他的小说，常常抒写大自然的富饶和悲凉之美，以及黑夜、孤寂与死亡。他在自己的诗中，对祖国的大地满怀眷恋之情，赞美大自然和田园诗般的恬

静的生活，怀念逝去的理想化的往昔，也不时面对生存的悲哀流露出孤独、悲观和忧伤的情感。

(吴　笛)

致祖国

祖国啊，他们嘲弄你，
他们都在把你挖苦，
嫌你如此简朴，土气，
骂你乌黑粗陋的木屋……

正像厚颜无耻的儿子
见到劳累、哀怯的母亲，
在城里朋友们面前
为她的到来感到丢人，

以怜悯的笑容将她打量，
打量跋涉千里而来的母亲——
她为儿子省吃俭用，
贡献了自己的最后一文。

(飞　白　译)

祖　　国

铅灰的天空越压越低，
阴沉的冬日渐暗渐淡。
一带松林无边无际，
四面不见村落人烟。

唯有一片雾，青灰乳白，
笼罩着积雪的广漠，
仿佛是谁的温柔的悲哀
给黄昏抹上了一笔柔和。

（飞　白　译）

节　　奏

钟，在隔壁，黑而空的厅里，
沙沙作响，敲了十二下当当；
无数瞬息，排成一列奔忙，
奔向不可知，奔向沉睡和墓地，

它们奔忙暂停了片时，
又重新嘀嗒，编织金色花样；
面我，被惑于节奏感的幻想，
交出了自己，任这股力量追逼。

我睁着双眼，望着光之流，
听着自己均匀的心搏，
听着这首诗的节奏之歌，
听行星交响曲在想象中演奏——

全是节奏，奔忙。无目的的追求！
但可怕的，却是放弃追求的时刻。

(飞　白　译)

鸟儿有巢

鸟儿有巢，野兽也有窝，
　　当我道别亲爱的屋，
当我走出父辈的院落，
　　年轻的心儿多么痛苦！
野兽有窝，鸟儿也有巢。
　　背着已经破烂的背囊，
画着十字走进租来的房子，
　　急促的心跳得多么忧伤！

(刘文飞　译)

[俄罗斯]

霍达谢维奇

(1886—1939)

费·霍达谢维奇，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主要代表。早期作品受象征主义的影响。进入成熟期以后，他倡导“新古典主义”手法，在当时众多的诗歌探索和实验的浪潮中。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同时代的评论家称赞他的诗歌具有“伦勃朗式的真实”。1922 年，霍达谢维奇离开俄罗斯，于 1925 年定居巴黎，在穷愁潦倒中过完了漂泊的后半生。他在侨居国外期间创作的作品，依然保存着对古典作品的向往，与人欲横流的西方世界作顽强的对抗，在抒写孤独、忧郁、苦难等主题中展示自己的风格：凝重、粗犷，却又不乏细腻和优雅。

星星在燃烧

星星在燃烧，太空在颤栗，
黑夜在拱门的孔道中消隐
如何能不爱上这整个世界，
你那不可思议的馈赠?

你赋予我五种虚伪的感官，

你赋予我时间与空间，
我灵魂的无常变幻，
在艺术的蜃景中游戏。

从一片虚无中我创造出
你的海洋，沙漠，高山，
你那太阳的整个荣誉，
它们曾令多少目光晕眩。

突然，又如同一场游戏，
将整个华丽的幻景毁掉，
恰似一个幼小的孩子
拆除积木搭成的城堡。

(汪剑钊　译)

悬　　崖

我没有任何给你们的语言，
　　心中也没有任何响声，
往昔那些贫乏的梦幻，
　　逝去岁月的朋友们!

或许，我已死亡，或许——
　　被抛入新的世纪，
和你们一起生活的那个人
　　只不过是波浪的涌起；

而受到无数石块的打击，
　　我鲜血淋漓，但还活着——
我在遥远的地方梦见，
　　你们如何被退潮卷去。

(汪剑钊　译)

纪念碑

我是结局，我是开端，
我完成的事业如此之少！
但我仍然是坚固的一环：
我获得这一种荣幸。

在崭新而伟大的俄罗斯，
我那双重性格的偶像竖立
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地，
那里有时间、沙漠和风儿……

(汪剑钊　译)

创　　造

只要灵魂充满青春的激情，
请让它纯洁无瑕地裸露，
无畏地把它神圣的骚动

托付给唠叨的琴弦。

变得急不可耐，愤恨不已，
高声宣布和鼓吹
新的真理所取得的成就——
它们对你而言全是新的。

然后，任随自己的灵感
微微地展示你的魅力；
唱一唱普通的饮茶，
小蝴蝶翅膀上的花粉。

自信而出色地创造，
捕捉驯服的单词，
静静冥想出来的世界，
赞美或者诅咒。

而最终你将知道，一切
将以全新的方式豁然省悟，
多么陶醉，多么困难：
与单词处熟——而沉默。

(汪剑钊　译)

无须言词

你无须用言词向我展现，

白色洋麻布的边沿，
你所接缝的针线
多么美妙，多么精细。

可我在想，我的生命
如同引线，在上帝的手中
以同样的针法穿行
在生命薄薄的织物中。

引针时而显露，时而隐没，
时而滑向死亡，时而滑向生命
……
亲爱的人儿，我微笑着，
翻转了你那块头巾。

(汪剑钊　译)

[俄罗斯]

谢维里亚宁

(1887—1941)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原名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洛塔里奥夫，生于彼得堡，曾在实科中学学习，计划将来当工程师，可是他却对诗歌发生了兴趣，并从1904年起陆续发表诗作，1913年，他的诗集《沸腾的高脚杯》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声望，曾被马雅可夫斯基誉为“普希金的邻居”，1918年，他还被推选为“诗圣”。他对于俄国专制制度的推翻，表示欢迎，但不理解十月革命，并于1918年起侨居国外。在国外期间，他出版了多部诗集，并且翻译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等外国诗人的作品。

谢维里亚宁是俄国诗坛上的自我未来派的领袖人物。他于1911年在彼得堡发表宣言《自我未来主义序幕》。谢维里亚宁诗中的显著的特色是抒情性、音乐性和讽刺性刻画的准确性。尽管他作为一个强调快速度和强烈节奏的未来派诗人，他的诗歌也以和谐的节奏和优美的韵律见长。

(吴　笛)

放纵时——漠视一切

全部的欢愉——成为遥远的、不可复归的过去，
而现在——只留得安安稳稳、毫无希望。
心儿已累，在落日的余辉中朦胧地渴求
爱与激情；——骚乱已占据心房。

在安稳的狭窄之框中，心儿被弄得疲惫，
它沮丧、它痛苦、无法挣脱桎梏……
不能梦想，不能信任，处于停滞的昏暗，
如此战战兢兢，充满悲伤，全然被缚于怠惰……

然而，生活总是诱人，使人着魔，
并且引发家庭生活方式的变更！
心儿陷入窘迫：它担心在日落时分
因自己的背信而破坏自己的安稳。

它既受忠贞控制，又受财富支配，
它害怕抛弃情人，使他们孤苦伶仃……
然而它孤独地搏动、没有知音……
也许，生命即将结束，冰冷的墓穴已经掘成……

啊，心啊！你只有在丧失理智中获得拯救！
趁现在尚有能力，让心儿烧得猛烈、跳得欢快！
勇敢地放纵吧！——让美德去信守木乃伊的命运吧：
放纵时——漠视一切！随后，哪怕招来灭顶之灾！

要知道，你被人所爱，痛苦的心啊！你被人所爱！
以爱回报吧！温存地、不加思索地奉献爱情吧！
别激动：活着——你有权利！把疑虑抛到一旁！
心啊，欢腾吧，你还年轻！剧烈地跳动吧！

(吴　笛　译)

瞬间奏鸣曲

亲爱的，我何等忧愁！亲爱的，我何等悲伤！
我多想见你，蔚蓝的悲哀的姑娘……

我多想听到你的声音，我忧愁的姑娘，
我多想触到你的身体，我珍贵的恋人！

我感觉到，我怎样消逝，沉默怎样临近；
我感觉到，我很快就要结束自己的苦难……

但是，天哪！我将何等悲哀地忘记自己的折磨！
但是，天哪！我将何等痛苦地承认自己的遗忘！

我觉得，即使是无望地抱着希望，也远远地胜于
在没有幻想中冷冷静静脆脆弱弱地死亡……

啊，希望的幻影——奇特的甜蜜，强烈的痛苦，
啊，清澈的希望，切莫把心灵炽热的幻想家遗弃一旁！

我不必见到你的倩影，我珍贵的恋人……
我不必听你的声音，我忧愁的姑娘……

唉，我害怕会面驱走我希冀的痛苦——
一旦见面，奇幻就烟消云散：期待中才有奇幻……

但是，真实的会面仍然妙于对它永恒的企盼，
但是，瞬间的碰撞仍然美于永世的遗忘！……

(吴　笛　译)

奇怪人生

人们相逢只是为了分别，
人们相爱只是为了离弃，
我想痛哭我想大哭，
我不愿意再生活下去！

人们发誓只是为了背叛诺言，
人们幻想只是为了诅咒心愿，
啊，谁答是懂得享乐的虚幻，
就让他活活去忍受熬煎！

身在乡村却想往着都市，
身在都市又想往着乡村；
到处都见得到人的脸孔，

就是找不到一颗人心！

就像美经常也是丑那样，
丑之中有时也有美蕴含；
有如卑微有时很高尚，
无辜的唇舌有时也凶残。

如此怎不让人又哭又笑，
如此怎能让人生活下去，
当人们有可能分别？
当人们有可能离弃？

1916 年

(郑体武　译)

我的葬礼

我被人们放进瓷棺，
躺在苹果花儿般的雪褥上，
人们像埋葬苏沃罗夫那样
把我——新人中的新人埋葬。

马车是载不动诗人的——
时代将拉着灵车向前。
你们会把鲜花奉献给我：
含羞草，百合花，紫罗兰。

映着乐队奏出的音乐火花，
伴着娇柔的马铃花的叹息——
她——我所盼望的人儿——
悄声唱起费丽娜的波罗涅兹。

人人都将兴高采烈，
善心洋溢在人们脸上，
而我的不朽将光耀他人，
温暖千家，像日月一样，

(郑体武　译)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这可不是梦幻?
这可不是那诱惑人的欺骗?
这是生活中怎样的新生啊!
我放声痛哭！我为自由陶醉!

怎么，莫非存在于思想中的一切
从今后真的可以诉诸语言?
谁也不会再被流放西伯利亚?
谁也不会再被投入河底深渊?

很难相信：一旦这都是谎言?
歌吟因剧烈的痛苦而抖颤……

然而在有着巨大可能性的国度里
化不可能为可能并不新鲜!

1917 年

(郑体武　译)

[俄罗斯]

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出生于书香门第。童年时代，为了给母亲治疗肺结核，全家飘泊在国外，养成了早慧、敏感的性格特征。18岁时出版处女诗集《黄昏》，受到著名诗人勃柳索夫、沃洛申的赞许。1922年，茨维塔耶娃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达17年之久。1939年回国后，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原因，自杀身亡。她认为做诗需要第六感官、四维空间。诗是一种自然力，它落到诗人身上，如同一种疾病，天才诗人则开放地接纳这一“瘟疫”般的自然力。她善于在铿锵的韵律中传达激情，在简略的叙事中抒写复杂的悲剧性体验，因此，被公推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还有那村妇歇息纳凉的田畴……
朋友啊，我的窗外淫雨霏霏，
不幸和遐想充塞我的心头……

你沉浸在淫雨和不幸的曲调中，
犹如荷马为六韵脚诗歌而忘情。
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
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

1925 年 5 月 7 日
弗申诺雷[①]

松　明

埃菲尔铁塔[②]——近在咫尺!
来呀，让我们拾级而上。
可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士，
若我说，整天看到这般的景象——

你们的巴黎让我们觉得总是
那么枯燥乏味、也不富丽堂皇。
“我的俄罗斯呀，俄罗斯，
你为什么燃烧得那样明亮？”[③]

1931 年 6 月

① 捷克布拉格近郊的一个村子。
② 埃菲尔铁塔在巴黎。诗人笔记中 1933 年有一条注释：“塔鲁萨……科克杰别里……这才是我心灵的所在。请沿着这些地方采集吧。在巴黎(我客居了 8 年)我连影子也不会留下。”
③ 最后两行诗是据下边的两行俄罗斯民歌改写的：“小松明呀，白桦树的小松明，你为什么呀，小松明，燃烧得这样冥蒙？”

祖　　国

啊，语言真是令人难以琢磨！
其实看来很平常——你要晓得，
早在我之前庄稼汉就歌唱过——
“俄罗斯啊，我的祖国！”

然而，甚至从那卡卢加[1]山冈，
她都在向我炫惑——
那远方——那远在天边的沃壤！
那异乡，我的祖国！

那远方，犹如痛苦，亘古承接，
祖国就像我的遭际一般，
八千里路云和月，
天南海北，整个的她装在我心间！

那远方，使我觉得咫尺有如天涯，
那远方，从八方四面，直到天边的星光，
要把我召回，对我喊话——
“回来吧，回到家乡！”

我不是白白地让孩子们眷恋

①　指塔鲁萨，奥卡河上的一个小镇，茨维塔耶娃自幼便爱上这里的自然景色，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

那远方——它比海水还要湛蓝。
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
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
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1932年5月12日

乡　愁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
在什么样的石头路上踽踽而行，
而且那家已经无法说明是我的，
它已经成了军医院或者兵营。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什么人中间像被捕获的狮子一样警醒，
从什么样的人群里
必然地被排挤出来复返到自身之中，

复返到自己的个人的感情之中。

像一只离开冰天雪地的堪察加[1]熊，
在哪儿都住不下去(我也不想挣扎！)
在哪儿低三下四——对我全然相同。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被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我不为读者所迷惑，那报纸堆里的
蠹虫，那传播流言蜚语的俗流……)
他是20世纪的人，
而我却属于万代千秋！

那像感觉迟钝的人一样木讷的，
从林荫路上残留下来的东西，
所有的人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无所谓，
而比什么都无所谓的，或许，

莫过于最亲切的往事。
我身上的所有标志，所有的特征，
所有的岁月——顿时消失——
那在什么地方——诞生的魂灵。

然而我的家乡却不能把我保护，
以至于那最机敏的包打听

① 位于苏联亚洲部分东北部的一个半岛，濒临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

对我的整个心灵了解得一清二楚!
可他要想找到胎痣那却万万不可能!

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
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
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以上苏　杭　译)

约　　会

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
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是的，我想我将被攫夺
在春天。而你的期望也太高了。

我将带着这种苦痛行走，年复一年
穿越群山，或与之相等的广场、城镇。
(奥菲妮娅不曾畏缩于后悔！)我将行走
在灵魂与双手之上，勿需颤栗。

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
带着血，在每一河湾，每一灌木丛里。
甚至奥菲妮娅的脸仍在等待
在每一道溪流与伸向它的青草之间。

她吞咽着爱，充填她的嘴
以淤泥。一把金属之上的光的斧柄！
我赋予我的爱于你：它太高了。
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

（王家新　译）

纳博科夫

(1899—197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20 世纪俄罗斯流亡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在小说、诗歌、翻译等领域均有出色的成就。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一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他随同父母流亡到西欧，先后长期生活于柏林和巴黎，在那里继续从事俄语创作，并成为欧洲俄侨文学的主将。1940 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前夕，他移居美国，在各大学讲授俄罗斯和欧洲文学，并开始改用英文写作。4 年以后，加入美国籍。1960 年，移居瑞士，直到 1977 年病逝。纳博科夫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遗产，约有 400 多首诗歌、六部诗剧、三部散文剧和 17 部长篇小说及几十篇短篇小说。他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因善于在作品中制谜而被视作“犹如魔法师在变戏法”，享有“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之父”的称号。不过，自从 17 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以后，纳博科夫一直没有中断诗歌创作。作为一名双语作家，他用英语创作小说倾诉着肉体的欲望，而以俄语创作诗歌拷问苦难的灵魂，寻找“返回家园”的道路。他的早期诗作较为接近曼杰施坦姆、霍达谢维奇等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后期则以“乡愁”为重要主题，刻画沉重的俄罗斯文化与轻松的美国文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负

荷，以及在永恒与现实之间的徘徊与彷徨，较多地表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

我的诗歌喑哑

我的诗歌喑哑，如同苍白的晨曦，
　　喧嚣的生活难以长存；
我任性的子孙未必能够记得起
　　我那一个鸟类的诨名。

无可奈何，缪斯，我的生命。我们
　　将在书页的脚注中谦卑地生活……
我不会去向人们传扬和宣称：
　　什么是上帝之影所珍惜的事物；

透过我们色彩缤纷的帐帷，
　　上帝之影像微波轻澜似地显像；
白昼与夜晚——两只珍贵的酒杯
　　盛满着各色玉液琼浆。

不会传扬，不会宣称——很快呀，
　　我苍白的晨曦将被忘却，
那首先将它忘却的人儿，就是那
　　我最后的生命之光的受惠者。

无论怎样，缪斯，我是幸福的——你是温情，
　　你是寂静；忧愁远远地离开；

恰似多余的音节，你不可能容忍
　　白昼的歌声有日常的骚乱。

徽　　章

祖国的土地而今多么遥远，
东北龙在咸味的黑暗中倒毙；
仿佛一柄金钢宝剑，
劈开云雾，裸露星星的峭壁。

自从获得那枚流亡的徽章，
我发誓要至死不渝地珍爱
我的回忆，和我的忧伤：
黑色土地上一柄星光宝剑。

空中岛屿

在虚空之中，在远方的土地之上，
一片片苍茫时刻的暮云，
仿佛浩瀚的大海之滨
明镜里映出的幻影。

它闪闪发光，海岸多平整，
荒无人烟的……摇摆，

深深的海底逐渐上升，
我的足迹将遍布沙滩。

由于清新和幸福而抖颤，
站立着我，新一代鲁滨逊，
在这个波光粼粼的浅滩，
染上空荡荡的蔚蓝一层。

那困惑不解的片刻
回忆起来是多么奇怪：
海水凶猛地奔涌过来，
渗入了我的船舱；

海水变化莫测地旋动，
那么盲目，又那么焦躁，
将谁个的小提琴匣推来，
又将流浪的行囊卷掉。

仿佛海船的甲板在摇摆，
接受致命的海涛冲击；
仿佛音乐在四处飘散，
当我们惊惶地沉向海底。

或许，当某一个时刻到来，
我叙述这一切将不再困难……
那是我的幻想，怎样的海船
引向通往我的岛屿的航线。

它太过幽幻，太过空虚，
人们对它一无所知，
造物主对它十分冷漠，
它闪现，隐没……杳无踪迹。

而我被一阵黑暗全部遮蔽，
耳畔响起甜蜜的音符，
有一只手令我颤栗不已，
群星从我的身体穿行而过。

祖国的名字

死亡——那是清晨的光，春天的惊醒。我相信，
你，陷入坟墓之中，清醒，自由，
漫步，无形地闪耀，这里，在时辰未到的——
沉睡的我们中间……
啊，向我弯下腰来，听一听我的梦幻——

我梦见泪水，梦见歌声，梦见祈祷……
我熟睡，摊开双手，脸儿朝向星空：
闪光流进我的梦乡，因此，甚至我的苦恼
也显得那么那么透明……
我感到，你近在咫尺，

你望着睡者，你温柔的风儿亲吻我的眼睑，
我梦呓着什么；向我弯下腰来，就会听到

一个模糊的名字——比哭号更为嘹亮，
比歌声更甜蜜，比祈祷更深沉，那是——
祖国的名字。

(以上汪剑钊　译)

[俄罗斯]

布罗茨基

(1940—1996)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 年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60 年代初开始写诗，不久成为苏联地下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1964 年他因“不劳而获罪”被捕并遭流放，1972 年被驱逐出境，后去美国的大学执教，1977 年加入美国籍，198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罗茨基是一位俄裔美籍犹太族诗人，但如今，他仍被视为俄语诗歌、尤其是 20 世纪下半期俄语诗歌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作为阿赫玛托娃的学生，他是 20 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诗歌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他又从英语诗歌、尤其是 17 世纪英国的玄学派诗歌中汲取了营养。他的诗，既有俄语诗歌独具的内容上的道德感和形式上的严谨，又有英语诗歌典型的精巧的语言和睿智的意象，在英、俄两大诗歌传统上，他成功地嫁接了自己的诗歌之树。这里的几首诗，大多是他 80 年代的作品。《我曾经爱过您》会让人想到普希金的同题诗，但它体现了现代人更多的冷漠和更深的绝望；自 60 年代末的《圣诞谣曲》起，布罗茨基每逢圣诞都要写一首诗，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 80 年代末，这里的《逃向埃及》和《圣诞之星》是他的最后两首“圣诞诗”。

我曾经爱过您

我曾经爱过您。这爱情(也许，
就是痛苦)还在钻痛我的神经。
一切都已散成碎片飞去见鬼。
我试图射击，但玩枪可不
容易。还有，两个太阳穴，
该向哪一个开火？坏事的不是颤抖，
而是沉思。见鬼！一切都是非人的
我曾经爱您那样强烈那样地无望，
上帝保佑别人爱您——但上帝
不会！虽然他无所不能，但是
按巴门尼德[①]的学说，他不会再创造
血液中的炽热和宽大骨骼的脆裂，
不会让嘴巴上的铅封被碰触
嘴唇(我删去了胸脯)的渴望所融化！

1974 年

*　　*　　*

只有灰烬知道，什么叫完全烧尽。

---

① 巴门尼德：古希腊的哲学家，其学说是古希腊哲学中与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截然对立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存在”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替换了他的老师色诺芬尼的“神”。巴门尼德认为，只有永恒的、静止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而运动着、变化着的世界万物则都是“虚妄的意见”和“空洞的声音”。

但我，近视地瞻望，也要说一句：
并非一切都将被横扫庭院的扫帚
扫成堆，也并非一切都将随风而去。
我们仍将是揉皱的烟头，是痰迹，
在长椅下，在没有光线的角落里。
我们和污物搂在一起，数着日子，
成为粉肥，成为渣滓，成为文明层。
一个考古学家弄脏了小铲，他将
裂着嘴呕吐；但他的发现将震惊
全世界，像一段埋入地下的激情，
像关于金字塔的另一种传闻。
“尸体！”他将疾呼一声，手捂肚皮，
但他离我们似乎很远，胜过鸟和地的距离，
因为尸体——就是脱离鸟笼的自由，脱离
整体的自由：即每一部分的胜利。

1986 年

圣诞之星

在寒冷的季节，在更习惯炎热而不习惯寒冷、
更习惯平川而不习惯高山的一个地方，
一个婴儿在洞穴里降生，为着拯救世界；
风雪，只有冬天的荒原上风雪才这样激荡。

他觉得一切都硕大无比：母亲的乳房，

牛鼻中喷出的黄色热气，三位来自东方
的博士[①]；他们带来此地的礼物。
他只是一个点。星星亦具点的形状。

认真地，不眨眼地，穿透罕见的云，
从远处把这个牲口槽中的婴儿打量，
从宇宙的深处，从宇宙的另一端，
一颗星望着这洞穴。那是圣父的目光。

1987 年 12 月 24 日

逃向埃及[②]

……追捕者不知自何处而来。

在天空依据相似的原则为奇迹
配置的荒原上，出现一个宿营地，
他们燃起了篝火。在被落雪
缝合的洞穴，自己的角色没有预见到。
一个婴儿在熟睡，枕着发的金色光环，
金色的发在积极寻找发光的技巧，
不仅此刻，在黑发的王国里闪耀，

① 耶稣降生后不久，巴尔退则等三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是来拜见那生下来作为犹太之王的人，因为他们在东方看到了他的星。
② 犹太王希律听到新的犹太王降生的消息后，十分恐慌，派人搜寻耶稣，搜寻不得，竟下令杀死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耶稣一家逃往埃及，方幸免于难。

而且那金发也确实像一颗星星，
无论大地存在多久，星星普在。

1988 年 12 月 25 日

八月的雨

云的大衣在白昼开始拼命地变黑，
试图成为从超人肩头脱下的一件皮袄。
在雨的强大压力下，
一株洋槐逐渐变得过于喧闹。
不是针，不是线，但在这滴答声中，
无疑可闻有某种东西在缝纫，
胜家公司[①]的机器和着生锈漏斗的音；
老鹳草暴露着女裁缝的颈椎。
雨的絮语和睦得像一个家庭！
它将破损风景的漏洞缀补得多么美，
无论是牧场或林间，村外或水洼——
都不让它们的视线的空间里消退。
雨！这近视症的推动力，
这贪吃素食的寺院外的编年史家，
像一支写不出手稿的笔，
在沙地上涂满了楔形文字和天花。
转身背对窗口，看见带肩章的军大衣

---

① 美国一家以生产缝纫机著称的公司。

在褐色衣架上，看见椅背上的褐狐皮，
看见黄色台布的流苏，那台布战胜引力
复活在餐桌上，我们在午餐桌前晚餐，
坐到深夜，你用的是惺忪的完全是我的、
但将被岁月的距离压低的嗓音：“瞧这大雨。”

1988 年

阿赫玛托娃百年祭

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
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上帝
留存一切；更留存他视为其声的
宽恕的言词和爱的话语。

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
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
生命仅一次，所以死者的话语更清晰，
胜过普盖的厚絮下这片含混的声音。

伟大的灵魂啊，你找到了那词语，
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
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
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

1989 年

(以上刘文飞　译)

我始终确信

我始终确信，命运是一场游戏
既然吃鱼籽，为什么还要鱼
作为一种流派的哥特式风格努力向上耸起
以逃避世俗的伤害
坐在窗下，外面生长着白杨
我爱过的不多，却很强烈

我认为，森林不过是一块小小的木柴
既然有大腿，为什么还要完整的处女
时代掀起的尘埃令人倦怠
俄罗斯的目光停泊在爱沙尼亚的塔尖上小憩
坐在窗下，洗净了餐具
此时我享有空前的幸福

我认为，灯光闪着地板的恐惧
作为艺术的爱毁灭着动词
即使登上锥体，我也不懂欧几里得定理
物质不表明零而是时间
坐在窗下，回想青春的时代
我时而微笑，时而厌弃

我说叶子破坏着幼芽
落入恶劣土壤的种子
无法逃避厄运

林中空地的草坪仿佛是手淫的劣迹
在自己笨重的阴影中
我坐在窗下，紧抱双膝

我是一个曲高合寡的歌者
无人同我合唱这并不奇怪
更没有人能打破常规
来附和我的声音
黑暗中，我焦灼地坐在窗下
大海在涟漪的底下喧响着

我这二等时代的公民骄傲地承认
自己这些美好的思想亦属二等商品
将它们作为同窒息斗争的经验
赠给未来的日子
黑暗中，我坐在窗下
这黑暗比窗外的夜色并不逊色

1971 年

(木　子　译)

[波　兰]

米沃什

(1911－　　)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生于立陶宛附近的谢泰依涅。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1933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曾任职于波兰外交部。1951 年，他宣布留居国外，先在巴黎，后去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198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较多地带有悲观绝望的情绪，冷静地探讨生活和历史的意义，透过光怪陆离的现实，认识生命的本质。在风格上，他的诗不追求严谨的格律，自然、流畅，具有自由讨论的特色，并且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内涵。

我忠实的母语

忠实的母语啊
我一直在侍奉你。
每天晚上，我总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
你就可以有你的白桦，你的蟋蟀，你的金翅雀
像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样。

这样持续了多少年。
你就是我的故国；我再没有别的故国。
我相信你还是一个信使
在我和一些好人之间
即使他们很少，二十个，十个
或者至今还没有出世。

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
有时候我觉得我浪费了我的一生。
因为你是低贱者的、无理智者的
一种语言，他们憎恨自己
甚至超过憎恨其他民族，
是告密者的一种语言，
是因自己天真而患病的
胡涂人的一种语言。

但，没有你，我又成什么人啊?
不过是遥远国家的一名学者，一个
没有顾虑和屈辱的、功成名就的人。
是的，我没有你又会是什么人?
不过是一个哲学家，像任何别人一样。

我懂得，这指的是我的教育:
个性的荣誉被剥夺了，
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
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
而在亚麻布的背景上一盏魔灯投出了
备受天上人间酷刑的图像。

忠实的母语啊，
也许毕竟是我试图拯救你。
所以我要继续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
尽可能使它们明亮而纯净，
因为在灾祸中所需要的正是一点点秩序和美。

伯克利，1968 年

(绿　原　译)

记　　事

我的糊涂历史可以写上好多卷。

有几卷专门写不知不觉的行为，
就像一只灯蛾，明明知道，
还向蜡烛的火焰扑过去。

还有几卷将写消愁解忧的办法，
那没人理睬的(尽管是个警告)的耳语。

我将另外来写满足和骄傲，
当我也成为它们的迷醉者之一，
那些趾高气扬而又深信不疑的阔步者们。

但是所有记载都只有一个主题，欲望，

如果只是我自己的——可是不，决不是；哎
我身不由己，因为我想学别人一样。
我害怕我身上野蛮而猥亵的东西。
我的糊涂历史不会写了。
只说一点，为时已晚。而真实总是麻烦的。

伯克利，1980 年

(绿　原　译)

可怜的诗人

最初的动作是歌唱，
一种自由的声音，充满在群山和山谷。
最初的动作是快乐，
但它已被攫走。

现在，岁月已改变了我的血液
成千上万的星系在我的肉体内已出生过和死亡，
我坐着，一个狡猾而愤怒的诗人
用恶毒的斜视的眼神，
掂量着手中的这支笔，
我计划复仇。

我握住笔，而笔长出了嫩枝和叶，满覆着花朵
而这树的气味冒犯他人，因为在那里，
在真实的地球上，

并不生长这种树，这像一种侮辱
这树的气味对这苦难的人类。

有些人绝望地逃亡了，它们味道舒服
像味冲的烟草，像一杯伏特加喝在临死前的一小时。
其他人怀着愚蠢的希望，美得像淫秽的梦。
另有一些人在这偶像崇拜的国家寻求和平，
这和平可持续很久，
虽然它只比 19 世纪持续得长那么点点。

但给我的却是个讽刺性的希望，
因为自从我睁开眼睛我看到的只是火光，大屠杀，
只是非正义、侮辱和吹牛者可笑的羞耻。
给我的只是向他人和我自己复仇的希望，
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他懂得
却从不为自己从中谋利。

华沙，1944 年

(沈　睿　译)

赞美诗

在你与我之间没有一个人。
没有从大地深处汲取营养的一棵植物
也没有一只动物，没有一个人，
在云朵间也没有一丝风漫步。

最美丽的身躯像透明的玻璃。
最有力的火焰像水冲洗着疲惫的双足。
号角的声音还未听见
那呼唤分散的人的号角，那些人安眠在峡谷中。
在冰凉的土地上最后的马车还没驶过。
在你与我之间没有一个人。

1934 年

(沈　睿　译)

礼　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
歌唱着的鸟儿正落在忍冬花上。
在这世界上我不想占有任何东西。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不管我曾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我都忘了。
想到我曾是那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受。
我身体上没感到疼。
挺起身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沈　睿　译)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报纸在安乐椅上老去。沙发昏睡
在阳光的空虚中。海滨的房子内一张床
保护着方格呢床罩的平整，镜子被划着
一道又一道的十字叉，被顶扇影子般的扇片。

焦渴得如同海滩，我步入厨房。
我的干渴长进生锈的水龙头。
从打开的冰箱中喷出的冷气表明白色的冰苔
已从冰盘结壳到西伯利亚的森林。

我喝着结霜的瓶中的水，自我放松，
顶扇的页片在宁静中嗡嗡响着。
我看见从消失了的衣柜上卸下来的那扇门
斜靠着，像一把提琴的琴面支撑在空间中。

我把冰水放回，看见一列停在火车站的
火车焊在冰雪中。圆圆的车窗的窗框，
霜钩织着你的脸庞，在滴落的忍耐中，
一只鸥鸟的叫喊融化成一根冰柱。

你从你书的门中溜出，穿着黑色的斗篷——

你在雨中奔跑，像哭墙[①]上
陈旧的黑睫毛油，像瓷器碎在
一个洋娃娃的笑中——你的眼睫毛用柯尔油[②]抹得深黑。

通过飞动的景色，酸橙或月桂的一片叶
已学会了你的沉默。另一种语言。
葡萄藤的手腕脉搏跳动吗？每一支绿色的卷须
在你的喉咙里打卷吗？家蝇成对地嗡叫着

在单人床上。啊，你的梯子般渐渐升高的云雀般的
被打断的歌！海藻形的西里尔[③]字母，
是你生命的速记，鹞鸽的爪印是
你的破折号和连字符，沙一样碎裂的木棍。

这是暴风雨的季节，茨维塔耶娃，有些日子在下雨
而大海低着头像一匹马一样站立
或像一位姑娘俯身在洗脸池上，尔后，塞住的水管，
突然用全力喷出所有的苦难。

但在蔚蓝之外，有时一只海鸥叫喊着
像褪色的浮木上的刺。上帝渐渐
愈来愈远，愈来愈蓝，此刻，在散文的沙丘外，
跑来了你小小的惊叹号的身影。

---

① 哭墙：耶路撒冷城中一所犹太教庙宇的残壁。该墙据称在公元 70 年左右被罗马人灭犹太同时所毁。

② 柯尔油：阿拉伯妇女用来抹眼圈的一种化妆品。

③ 西里尔字母：9 世纪传教士西里尔发明的字母，是俄语字母的起源。在诗中指俄文字母。

海藻甩干了她的头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鹈鹕中断了自己的飞翔像钉在十字架上；
但那新娘般，环飞着的幸存者
海鸥，满怀她圣洁的感情

这海滨的房屋，梳妆台，一个天蓝色的粉盒，
地平线样的连字符，空白的墙——一份他们撕下了
你的照片的护照，一座床头钟，
不指示时间地嘀嗒着，一件你忘了的黄色蝴蝶裙，

从我的床单上抖掉的沙，枕头的坟冢，
一滴海洋般的泪。太阳摇晃着它的鳞片。
时间，那永恒的一半，像大海在一扇窗口，
狂风吹动着你书页的固定的篷帆。

(沈　睿　译)

风暴的形状

〔波　兰〕米沃什

19 世纪，像一盏防风灯，
晕圈环绕，昨夜，一张厨房桌子的木板。
灯杆倒了，灯芯的烟弱下去，火苗
灼焦了心灵的天花板像一部哈代[①]的小说。

① 哈代(1840－1928)：英国诗人与小说家。

裸脚站在海滨房屋外冷嗖嗖的青草上，
你看见新鲜的水流在海滩的污物上打着漩，
尔后，是一个更远的、烟雾般的形状，褐色的阴影
从那里滚落下躯干，像沉船上掉下的船体。

错误的时代。错误的土地。威塞克斯[①]的海岸
站在另一个世纪中。灯的眼睛的火苗
在插满栏杆的窗口，贯穿在暴风雨的收获季节，
曾是费德丽梯，[②]她已改名换姓。

阴影的低语恳求着她
远去的雷等待着，云在烟雾沉沉的碎片中吹动，粗暴的
海浪；长长的、铅色的白鑞般潮水
防波堤堆积着隆隆响着的海浪，蟹紧咬着苔藓。

一滴又一滴地缓缓地滴落，每个枝桠滴下它的珍珠，
拍岸浪拉着穿过海滩垃圾的大地的裙裾，
雪白的镣铐羁住她跋涉在新的岩石洞穴的脚踝，
布单般喷溅的水模糊了她，但她是水标。

浪又来了。光在毁坏了的路上斑斑点点，
这个世纪以蟋蟀的尖头为形状。
你走得愈多，她退却得愈远，
一个头形在颤动，没有一只船。

---

① 威塞克斯：哈代小说中，他指给的一个想象中的英国乡村郡。
② 费德丽梯：哈代小说中的一个女性人物。

此刻，鲐鱼般闪着五颜六色的阳光跳着舞
在灯上，在双人床旁的小说上，
细浪梳着卵石，这里，她被淹没的脸瞥见
直到一个世纪的轮回安定下来。

在干燥的岩岸上，潮汐的草翻滚着，
她的影子消失入云一样的沙中，
拍岸浪提起了它的衣边，让一只低飞的海鸥掠过
箭似地射入寂静，这正是灵魂的声音。

(沈　睿　译)

消　　息

关于地球文明，我们将说些什么？

它是用浅蓝色玻璃铸成的鲜艳球体，
有一条保持卷曲和舒展的闪亮而清澈的细线。

或者说它是一排旭日图案的宫殿
巨大的门在苍穹急遽升起
它的后面走着一个没有面孔的怪物。

于是每天都在抽签，无论谁抽中
将作为祭品走过那里：老人，孩子，年轻的少男和少女。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我们生活在金羊毛里，

〔波兰〕米沃什

在一片虹的网里，在一片云茧中
悬挂在一棵银河树的枝干上。
而我们的网用符号织成，
作用于耳目的神秘符号，爱情的指环。
一种在内心回响的声音，塑造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轻快、颤动而婉转的语言。

我们根据什么才能编织成界限
在内与外，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如果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温暖的呼吸，
以及唇膏，薄纱和棉布，
根据寂静得使世界死亡的心跳?

或许我们对地球文明无话可说。
因为没人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张曙光　译)

诱　　惑

我在星空下散步，
在山脊上眺望城市的灯火，
带着我的伙伴，那颗凄凉的灵魂，
它游荡并在说教，
说起我不是必然地，如果不是我，那么另一个人
也会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即便我很久以前死去也不会有变化。

那些相同的星辰，城市和乡村
将会被另外的眼睛观望。
世界和它的劳作将一如既往。

看在基督份上，离开我。
我说，你已经折磨够我。
不应由我来判断人们的召唤。
而我的价值，如果有，无论如何我不知晓。

(张曙光　译)

[拉脱维亚]

莱尼斯

(1865—1929)

杨·莱尼斯，原名为雅尼斯·克里什雅诺维奇·普里耶克尚斯，无疑是拉脱维亚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为拉脱维亚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由于他的创作成就，曾被追授拉脱维亚“人民诗人”称号。

莱尼斯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在乡村度过童年。1888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891 年开始编辑进步报刊，在 90年代，他是拉脱维亚民主主义运动“新思潮”的领导人之一。1897 年，他被作为沙俄帝国的危险分子而遭逮捕，流放 6 年。后来，又因参与 1905 年革命，而被迫流亡瑞士，长达 14 年，直至 1920 年才返回拉脱维亚。

莱尼斯自 1887 年开始发表作品，流放期间，不仅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而且继续写诗，并在流放结束后的 1903 年出版诗集《蓝色夜晚的遥远回声》，奠定了作为拉脱维亚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地位，不仅在技巧、形式、语言等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创造了“莱尼斯诗体”，而且在内容上表现了人民反抗压迫、渴望正义、追求自由的共同心声。他在流亡国外期间所作的诗歌，如诗集《终结与开始》(1912)等，则表现出了诗人自身以及民族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他的晚年创作则对普遍的人类情感发生了

兴趣，歌颂仁爱之心。

(吴　笛)

劈断的松树

高大的松树被劈断了，
倒向海滨沙丘，如同小草。
它们本来能看到幸福的远方，
面对狂风也不曾弯腰；

“万恶的力量虽把我们劈断，
可我们仍不甘休，仇恨满腔，
在最后的呻吟中渴望复仇，
每一根树枝都愤怒若狂！……”

松树没有跌入深渊，
它们犹如轮船，从海中升起，
迎着风暴敞开胸怀，
迎着风暴迈出新步履：

“你发狂地吹吧，罪该万死的东西，
在争取幸福的斗争中我们必然获胜！
你可以对我们肆意蹂躏和摧残——
但明亮的理想之邦只属于我们！”

(吴　笛　译)

1905 年的史诗

(血与泪)

我向你们歌唱，含着血泪，
伴着战场上的哀号、临死前的呻吟……
从前的歌声已被暴风雨冲毁，
血流成河，落叶飞旋、翻滚。
温柔的爱的表白已经沉寂，
淹没于狂风的呼啸，
可爱的布谷鸟不再歌唱，
白鹤厉声尖叫，向远方出逃……

(吴　笛　译)

永恒的和谐

我毫不惧怕地看待一切，
我的心灵坚如磐石。
啊，即使我死了，
我也决不会消失。

我要把自己的声音
融进大海的喧嚣，
汇入树林的交响曲
以及暴风骤雨的呼啸。

我同浮云，同雷雨
弹奏着同一根心弦，
并且化为雪白的泡沫
随着湍流拍打岸边。

当清风跟在朝霞的后面
从东方吹拂而至，
我便随着它的呼吸
向你们送来清晨的致意。

当太阳沉入西山，
寂静笼罩着大地，
晚霞便用渐渐暗淡的斗篷
把我盖得严严实实。

我毫不惧怕地看待一切，
我的心灵坚如磐石。
啊，即使我死了，
我也决不会消失。

(吴　笛　译)

忧伤的白桦

［拉脱维亚］莱尼斯

一团一团的白雾
笼罩着辽阔的田地，
牧场和附近的松林

被遮得严严实实。

挂到了灌木丛的顶梢，
在田野间弥漫，
小草上的一颗颗露珠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白桦从沼泽地里
站立起来，挺拔、纤细，
面带忧伤，与灰白的浓雾
断绝了一切联系。

(吴　笛　译)

遥远的窗户

一排排明亮的窗户
恰似遥远的火焰。
一束束火红的夕阳
在上面映照自己的容颜。
窗户在河流对岸闪光，
怎样才能走到它们的近旁？！
在白昼的行程开始之时，
太阳喜欢朝它们观望。

当太阳前去歇息的时候，
也喜欢朝它们看上一眼。

到处都是郁悒的阴影，
唯有对岸的窗户闪着光焰。

(吴　笛　译)

[西班牙]

安·马查多

(1875－1939)

安·马查多，生于西班牙南部一个有民主思想传统的学者家庭，曾随其兄马·马查多赴巴黎留学并结识现代主义诗歌领袖达里奥，在其影响下兄弟二人都成了诗人。

安·马查多于190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孤独》，从此他再也没有远离过孤独主题。3年后经过补充扩大，再出版《孤独、长廊和其他诗》。1907年到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小镇索里亚当中学法语教师，两年后34岁的诗人与房东的女儿，15岁的蕾奥诺尔结婚。1911年他为了听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最后一系列讲座，带蕾奥诺尔再次赴巴黎进修，因蕾奥诺尔病而回国，但蕾奥诺尔终于不治。诗人回忆道："在索里亚乡村的5年现在对我是神圣的——我在那里结婚而又失去了我崇拜的妻子——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从此都已朝向着神圣的卡斯蒂利亚。"这一不幸遭遇对诗人的打击，正像是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名诗《乌鸦》，连女主人公的名字也恰巧相同(在《乌鸦》中译作"丽诺尔"是因英语发音有所不同)。

这时安·马查多因又一本诗集《卡斯蒂利亚的田野》出版而名满全国。其中光秃的高原、阴沉的岩壁和苦味的土地更进一步显示出了心灵的风景线，并以直觉把握的

方式达到了诗的澄明之境。从中可以看出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的因素。

安·马查多要求调离了索里亚。后来到了马德里，与乌纳穆诺等人交往，并成了“27年一代”的代表诗人。在《卡斯蒂利亚的田野》中已经显露的社会主题音调渐渐加强，到30年代共和国时期，诗人成了保卫人民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喉舌和斗士。共和国失败后马查多流亡法国，在病中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边界后去世。

安·马查多的诗风十分独特而个人化。其诗体根植于古典(《熙德之歌》)与中世纪谣曲)而透出纯朴与清澈；其主题有执拗的一贯性，即便他卷入社会斗争，成为忧国忧民的斗士时，即便在他晚年与女诗人“姬奥玛尔”相恋时，安·马查多仍然是孤独的诗人，“时间诗人”。“梦”和“路”意象是他反复用来表现时间即生命之流的意象。在他看来，诗的意义和价值与其说在不朽的永存性中，不如说在瞬间的流逝性中，诗“既不是坚硬永有的大理石，也不是绘画和音乐，而只是时间中的词”、“心灵的深沉的搏动。”

地平线

热带的夏季挥舞着长矛，
明朗的黄昏大得像烦闷一样。
一千个影子肃穆列队于原野，
复制出我沉重的梦中幻象。
日落的壮丽是紫红的镜子，

火焰的玻璃，它把平原的
沉重的梦向古老的无限投去……

我听得我的脚步如马刺振响，
远远地反弹于血染的西方，
以及更远处的纯洁的晨曲。

(飞　白　译)

荒原赤裸

荒原赤裸——
心向苍白的地平线嗥叫
如一头饿狼。诗人啊，
你在落日里把什么寻找?

行路是苦味的，路
沉重地压在心上。寒风料峭，
夜色逼人，而痛苦是无尽的
迢迢！……一条白色路上

倒着僵而黑的树；
而远山上是
金和血色……太阳死了……诗人啊，
你在落日里把什么寻找?

(飞　白　译)

苍　　蝇

你们——大家熟悉的馋虫，
逐之不走，挥之不去；
你们——鄙俗平常的苍蝇，
能勾起我的一切思绪。

老苍蝇啊，特别贪吃，
跟四月的蜜蜂不相上下；
老苍蝇啊，特别固执，
在我幼年的光头上爬。

在明亮的夏日午后，
当我在客厅昏昏入睡，
你让我最初体验到了
讨厌的滋味。

而在可恨的学校里，
莽撞的苍蝇又真好笑，
我追踪你们
是出于对飞行物的爱好。

——飞行啊，就是一切——
当你们秋日嗡嗡营营，
把玻璃敲打不歇……
啊，一切时辰的苍蝇——

不论在幼年或少年，
不论在金色的青春，
或值此第二度天真
(这时已什么都不信)。

这些苍蝇，鄙俗平常，
正由于熟悉之极，
没一个诗人把你们吟唱，
只有我知道：你们的足迹

踏上过魔力的玩具，
踏上过巨书的封皮，
到过情书字里行间，
也游历过死者
凝固的眼皮……

小小的淘气东西，
你们不像蜜蜂般勤劳，
也不像蝴蝶炫耀自己；
逐之不走，挥之不去，
老朋友啊，你们
勾起了我的一切思绪。

(飞　白　译)

养老院

这是一所养老院，外省的古旧养老院，
衰颓的大房子，瓦片都发了黑，
夏天成了褐燕做窠的地方，
冬夜只有乌鸦在上面号寒。

它的山墙向北，在古老城堡的
两座高塔之间，这所破毁的房屋
裂缝的墙，肮脏的壁，是一个
永远阴沉的角落，古旧的养老院！

正月的太阳送来微弱的光芒，
凄凉的白日笼罩住冷落的田野，
天色近晚的时候，一个窗户口显现出
几张苍白而呆板的病容的脸，

凝望着远方群山紫蓝的峰峦；
啊，灰暗的天空，仿佛在一片墓地上那样，
飘下莹白的雪花，落到寒冷的大地上，
落到寒冷的大地上的沉默的雪花啊！……

(王央乐　译)

火的玫瑰

你们是春天的织物，恋人们，
用土地、流水、微风和阳光织成。
你们起伏的胸前是山峦，
你们双眸里面是田野鲜花盛开。

在你们共同的春天散步吧，
仍然不用畏惧地饮那甜乳，
那是那头荒淫的豹子所奉献，
从前它还凶恶地在路畔窥视。

行走吧，在这颗行星的轴心
迫使自己向着冬至靠近的时候，
杏树绿了，紫罗兰开始凋谢，

干旱来临，泉源也不遥远，
手里捧着火的玫瑰，
走向爱情的黄昏，那么完美。

(王央乐　译)

[西班牙]

希梅内斯

(1881—1958)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出生在西班牙南方濒临大西洋的一个小城莫格尔。从小受到文学熏陶，14岁时，就在地方的一些杂志上发表诗作。1900年，他去马德里读书，求教于诗歌界的名流。返回莫格尔时，父亲突然去世，使他精神上深受打击。感到郁郁寡欢，终于病倒，到法国疗养一年。1916年，他在纽约同翻译泰戈尔诗歌的瑟诺碧亚·康普露比结婚。以后的岁月里，他在美国和波多黎各的一些大学里执教。1956年，他因其抒情诗“为崇高的心灵和纯净的艺术树立了一个典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在他获奖3天之后，心爱的妻子瑟诺碧亚去世，从此，他那本来就郁闷的心境再也没有从绝望、哀伤中摆脱出来，一年多以后，他溘然长逝。

希梅内斯生平中的悲哀与苦闷以及极不和谐的状态，也在其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使得他的诗歌将低沉的心境和激荡的情感都升华为优美的意境，尽善尽美地展现自己内心世界的细腻的活动进程，特别是多种情感的冲撞和不协调的状态。从而，“恒久不变地运动在悖论之圈中。”(奥尔逊语)希梅内斯诗中的第一个悖论是他自己所称的“动态的入神”，也就是说，精神运动在入神时刻的“静止”之中仍不中止；第二个悖论是注重“响亮的寂静”，

使寂静也发出音响，使孤独也有声息；第三个悖论是“虚无的存在”，此外还有永恒与瞬间以及博大与短小的并置。这些悖论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希梅内斯诗中永恒张力和无限表现的基础。

(吴　笛)

被惹怒的鸽子

在岩石旁我听到你在叹息
当你艰难地后退
起飞吧，我不铁石心肠
失落的鸽子

他们把你凹形的翅翼剪断了吗?
你不能再张开翅膀?
来吧，我不呆滞
受苦的鸽子

用你的眼睛你捕住了阳光
你使微风暂停
来吧，我不拖拉
力竭的鸽子

在我的口中我有你的饥渴
你的饥渴就是我的
来吧，我不干瘪

被惹恼的鸽子

1936 年－1943 年

你灵魂的颜色

当我在吻你的时候，吻声
创造的树为我们摇动着
太阳中的黄金，太阳的黄金确保着它的飞翔
树的短暂的珍宝，我爱情的树

这不是光芒，不是香味，不是高尚
这些正是我爱你身上的地方
在前兆的光中，这是金子，黄金，
是黄金制成了你的阴影，你的颜色。

你灵魂的颜色，因为你的眼睛
正变成它，在同样的时间
太阳正把她的黄金变成鲜红
而你留下融化，变淡
黄金泼向你，创造你，从你的双眼——
是我的安宁，我的信仰，我的太阳
我的生命！

1951 年－1952 年

(以上安　妮　译)

深深的沉睡的水

深深的沉睡的水，你不再要什么光荣，
你已经不屑于给人娱乐，成为瀑布；
夜晚，月亮的眼睛抚爱着你的时候，
你的全身便充满了白银的思想……

痛苦的静止的水，洁净而沉默，
你已经蔑视闹闹嚷嚷胜利的荣耀；
白天，甜蜜而温暖的阳光射透你的时候，
你的全身便充满了黄金的思想……

你是那么美丽，那么深沉，我的灵魂也一样；
痛苦向着你的宁静而来，来思念，
而且在你安详的平和的岸边，绽发出
最最纯净的翅膀和花朵的典范。

(王央乐　译)

黎　明

太阳染上了蜜般的金黄
田野寂静、葱绿
——石块和葡萄园，山丘与平原——

微风带来清新和温柔，
蓝色的花儿伸出围墙
空无一人，抑或尚未来人，
云雀用水珠和翅膀
点缀在
广阔的耕地上。
这儿，那儿，开阔，无人
红色的村庄光彩辉煌。

(陈　孟　译)

她在纯洁之中走向我

她在纯洁之中走向我，
身上披着天真无邪；
于是我像孩子一般爱她。

她开始讲究服饰，
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
于是我恨她，莫名其妙。

她成了一名女皇，
虚浮地炫耀她的珍宝。
一股愤怒袭入我心灵，不知不觉！

……但随着时间她抛开了华丽服饰。
于是我又对她报以微笑。

她身上只留着她那件
纯真宽松的古袍，
于是我再一次对她信任。

然后她又把古袍脱掉，
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啊，生命的激情，未加渲染的
诗歌，永远属于我的纯朴！

(吴　笛　译)

没有人

没有人，是水声。——没有人?
水是“没有人”么? ——当真
没有人。是花儿。——没有人?
可是，花儿是“没有人”么?

没有人。只有风。——没有人?
风是“没有人”么? ——当真
没有人。是幻觉。——没有人?
难道幻觉是“没有人”么?

(飞　白　译)

音　乐

突然间，喷泉
从裂开的胸膛迸出，
激情之流冲决
黑暗——犹如裸女
敞开阳台之窗，
向星空哭泣，渴望
那无名之死——
这将是她疯狂的永生——

并且永远不再复归，
——裸女，或泉水——
留在我们中而又迸出，
既真实而又虚无，
她是如此不可拦阻。

(飞　白　译)

短暂的回归

怎么回事，我的上帝，怎么回事?
——啊，诓骗的心，犹豫的意！——
如同微风——不留痕迹?
如同春天——转瞬即逝?

那么轻而飘忽，恰似夏蓟
轻灵的绒毛……是的，依稀
如一丝微笑，在欢笑里消失……
飘浮在空气中如一面旗！

旗，微笑，蓟草花，长翅飘忽
的六月阳春，清纯的微风……
多么疯的狂欢节，多么沉痛！

你的“变”整个都变为“无”
——记忆，一只痛苦的盲蜂！——
我确知你来过！独不知你的形……

(飞　白　译)

萨利纳斯

(1891—1951)

佩德罗·萨利纳斯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和文学，得到过著名学者梅嫩德斯·皮达尔和阿美里科·卡斯特罗的指教。1917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22 年至 1923 年在英国剑桥深造。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27 年一代”诗人的活动。内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51 年 12 月 4 日在波士顿去世。

他的主要诗作有《绝对偶然》(1929)、《寓言和符号》(1931)、《向你倾诉》(1934)、《爱的理由》(1936)和《更加明朗及其他》(1949)等。

他的早期作品比较含蓄，后期作品节奏明快、情调忧伤。

(陈众议)

夜间的游水女郎

夜间的游水女郎，
波涛和黑暗之间的游水女郎。
雪白的胳膊沉下去，举起来，

按照一种
不知是谁的意志规定的节拍，
向前
冲开黑暗的世界里
黑暗和海洋的默不作声的抵抗。
白日沉沦的时候，
你，四月和五月的旅程的旅人，
你想摆脱，而且已经摆脱了
屈服，虽然摆脱不了死亡。
浪涛在你身上撞碎，失去了力量，
飞溅出吓人的泡沫，
已经后悔自己的鲁莽
在你向着它，犹如一面盾牌，
挺出处女的胸膛之时。
夜间宽阔密集的海浪
撞在你身上
撞着你要求光明的渴望。
你划着划着，扬起了
极高的泡沫向着天空；
晶亮的泡沫，是的，星星的泡沫，
在你的脸上
溅满一团各个世界的
混乱的星辰。
你的赤裸的清白
向着无数世纪的海浪无数世纪的黑暗
挑战。
你的身体的有节奏的动作
支持着，推动着，挽救着的

远远不止是你的血肉。这就是
你的胜利，你的结局：
越过海，越过夜，越过屈服，
到达黑暗世界的另一边，
到达曙光初现的白天的海滩，
死在你所争取得来的黎明之中。

(王央乐　译)

信　　号

做一个庞大而不清楚的梦，
世界，已经使你厌烦了吧？
你贡献出那么多的空间，
向许多的信号，发出邀请！

从白天，从黑夜，一片片海滩，
平坦的细沙的纸张，
一阵接一阵的浪潮，
以集合的对句的弧线掩上。

负载着多少个开始，
多少颗心，多少支箭，
那杨树的树皮上，
是痛苦爱情的记录，
是双双对对的历史！

牧场上铺展开草地，
碧绿如茵，新鲜的片片页页。
阳光、树枝、树叶和阴影，
在那里絮絮地讲述
颤动的千变万化。

黎明是个书法家，
俯身于池沼的镜面，
在料峭的风的
细微线条上
刻划出锐敏的诗韵。

粗糙的岩石，下了雪花，
用来书写是多么柔软！
月亮和太阳，在传说里，
用金的字银的字描写，
变成了长着双翼的飞禽。

在这张洁白的纸上，
甚至山鹰也来参加；
它惋惜它从虚空中
挽救的诗句在栖息，
把它升向永恒和不朽。

是什么希望，让旋转的世界
一心想成为神话？
敞开来，别急忙，等待着，
就这样洁白无疵，

等它的隐藏最深的荣华，
最终把它变成为诗。

(王央乐　译)

[西班牙]

纪　　廉

(1893—1984)

豪尔赫·纪廉生于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27 年一代”的杰出代表。曾在马德里和格拉纳达等地求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赴德国。战争结束后在巴黎住了 5 年，在此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得到过著名诗人希梅内斯的指教并与《西方杂志》的编撰人员过从甚密。应聘在姆尔西亚、塞维利亚及英国牛津大学任课。1927 年和加西亚·洛尔卡、拉法埃尔·阿尔维蒂、达马索·阿隆索、赫拉尔多·迪埃戈、路易斯·塞尔努达等人为纪念贡戈拉诞辰 300 周年举行活动(“27 年一代”由此得名)。1938 年以后流亡美国，并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波多黎各等地讲学。

主要作品有《圣歌》(1928、1945、1950)、《呐喊》(1957、1960、1963)、《我们的空气》(1968)和《其他诗歌》(1973)等。他的作品清新淡雅，少有夸张、雕琢之处。他认为“生活就是诗”，主张去掉一切人工痕迹和枝蔓，使诗变得更“纯粹”、更“朴素”。

(陈众议)

桌子和桌子上

太阳增强了
它内在的影响
——卢文 · 达里奥

……常态的力量
——阿尔丰索 · 雷耶斯

在桌布上发亮的玻璃器皿
　　　更加洁白——更加赤裸。
我随着变得黄而带红。
　　　为了我而改变颜色。

最后的水果。一道光线嬉戏
　　　在我们的牌局中，
显出了亲密的轮廓。我出了牌。
　　　色彩，轮廓，思索！

更大的乐趣中，思索把我们改变，
　　　从朋友到朋友
返向我所追求的运气：
　　　轻易的常态。

慷慨的夏季就这样抛洒
　　　它的力量给予

这全部滋味的交响乐！我的世界是真实的。
　　　这个家连同我的希望。

偶然的谈话啊，从意外的光芒
　　　照上空虚的光芒，
彩虹的起端在这个
　　　优美的时刻：上帝所喜欢！

透过一只玻璃杯，更多的阳光
　　　把我们召唤，崇高的伙伴！
快乐的杯子有如此多的阳光
　　　答允我们以荣誉。

烟雾升向太阳。空气凝固：
　　　是我描绘成的灰色布絮。
它默默无声地潜入一种
　　　谨慎的荣华的喜悦。

时间在友谊的闲情逸致
　　　所照亮的一种烟雾中
消融，难道这不算是典范
　　　为最细微的心所渴念？

杯子的边缘越来越圆，
　　　头脑也是同样。
它在咖啡前面生辉，奉献于眼前
　　　拥抱着真理。

生活的占有，多么甜蜜
又多么强力把我捆锁！
成熟的日暮的完整灵魂
向何处攀登?

(王央乐　译)

我们的空气

1

我呼吸的空气已经只是一息:
吸气，呼气，灵魂，心灵，
如果不是有翅膀有才能的神明，
都要在空气和精神的亮光中透明。
供给我以空气和亮光，赐予我以
艰难的世界上艰难的生活。
我都接受，是的。我与你们一起呼吸。

2

爱情，友谊，赞美，
都是同心的圆周。
持续于
一个宏伟现象出现的时候：在一个
天体上待留
值得去一游。

3

《圣歌》，却是《哀叹》。
尽管如此，只得《敬崇》。
三即是一。还有读者。

(王央乐　译)

裸

白色，玫瑰色。纹路几乎微青，
　难以捕捉，只属心灵。
隐隐约约，光点暗示的迹象
　透露了一个秘密的影。

但颜色不服昏暗朦胧的控制，
　渐渐地凝，凝成物质，
卧在室内夏季般的气氛里，
　一个形体光辉炽炽。

在轮廓线间锐化了清晰度，
　在寂静中纯净肃穆，
以其锋刃一一切去和剔除
　每一处平庸的含糊。

裸的肉体。其炫耀的显示

　在安宁中化解无遗。
只有正确的单一，存在呈现
　为无可比拟的神奇。

女性的人体。现在即完美，
　不需任何陪衬、铺排！
不需声音，不需花朵，命运吗？
　啊——绝对的现在！

（飞　白　译）

地中海

时辰正当中午，在海滩上
是沙还是光？傍着海浪浓密。
一个半裸的身体放弃防御，
寻求并付与正酷的太阳。

接着，她把她的美与健康
和谐的统一作为献祭，
供奉给了日神。（这使我犹疑，
不知如何面对这种信仰。）

幸福的身体上迹象出现，
证明受到集中关注：从天顶
日光全神贯注于她的美丽。

她一动不动承受这野蛮
兽性的爱抚，作为神话中
神对女神之恋的明白演示。

(飞　白　译)

降　　临

月亮啊！这么多四月！
空气多宽广而甜美!
我所失去的一切
将随着鸟儿一同回归。

是的，随着小鸟儿们——
它们的晨曲合唱队
唧唧啾啾个不停，
唱出不假修饰的美。

月啊，如今分外近，
我们的空气一片静默。
在我的思想底层
我原来的我在等我。

夜莺将要歌唱，
唱出焦虑的渴望。
在天空与晚风间
红霞，红霞，像火一样。

我失去的时间，难道真
消失了吗？我的手啊
——这轻浮的上帝！——
拥有永远年轻的月亮。

（飞　白　译）

[西班牙]

洛尔卡

(1898—1936)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出生在格拉纳达省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开始写诗。1914 年入格拉纳达大学。1919 年去马德里求学，在有名的“大学生公寓”结识了不少诗人和艺术家，并写了不少诗篇。曾参加组织马德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1932 年率领“茅屋”剧团去各地演出并进行讲学活动。1936 年夏内战爆发时遭到法西斯分子杀害。

加西亚·洛尔卡的诗歌大多是即兴创作，早期的诗歌收在《诗篇》(1921)和《歌集》(1924)两部诗集中。重要诗集《吉卜赛谣曲集》(1927)对受压迫受凌辱的劳动人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对凶残的统治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其中的《西班牙宪警谣》和《梦游谣》是脍炙人口的诗篇。《深歌诗集》(1931)是采用民间歌曲“深歌”形式写的一部抒情诗集，描写安达卢西亚的风光和人民的生活。1929 年在美国写的诗集《诗人在纽约》，控诉美国垄断资本摧残人性的罪行，并对美国黑人寄予同情和希望。这部诗集是诗人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一次尝试，比较晦涩。著名长诗《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挽歌》(1935)，是为纪念著名斗牛士梅希亚斯所作。

加西亚·洛尔卡善于借鉴古典和民间的诗歌，并注

意学习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大胆创新，形成人民喜闻乐见的诗歌风格。作品反映了西班牙的美丽景色和人民憧憬与愿望，想象丰富，色彩鲜明，音调悦耳，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而且易于吟唱，受到广大群众的喜受。他使诗歌走出文人的狭小圈子，为革新西班牙诗歌作出了贡献。

(文美惠)

海水谣

海
在远方现出笑容
浪花的牙，
蓝天的唇。

“你卖什么，不安的姑娘，
露出你的乳房？”

“先生，我卖的是
海水。”

“黝黑的少年，你的血里
掺进了什么，那么激荡？”

“先生，掺进的是
海水。”

“老妈妈，哪儿来的
这么多咸的泪？”

“先生，我哭出的是
海水。”

“心灵啊，哪儿产生的
这么浓的苦味？”
“啊！无比苦涩的是
海水。”

海
在远方现出笑容。
浪花的牙，
蓝天的唇。

(飞　白　译)

梦游谣

绿呀我爱你这样绿。
绿的风。绿的枝桠。
大海上的船哪，
高山上的马……
她腰间围着月影
在露台水池里做梦，
绿的肉，绿的头发，
冰冷的银的眼睛。

绿呀我爱你这样绿。
在吉普赛的明月下
万物都凝视着她，
她的眼光却不回答。

绿呀我爱你这样绿。
霜花凝成的大星
带着黑影之鱼，
开通着黎明的小径。
无花果树的枝桠
用砂纸把风磨擦，
山岭——鬼鬼祟的猫
耸起一身辛辣的剑麻。
但有谁来了？从哪来?
她仍留在屋顶露台，
绿的肉，绿的头发，
梦着那苦的大海。

“伙计，我想跟您换：
我的马换您的家园，
我的鞍换您的镜子，
我的刀换您的毛毯。
您瞧我流着血赶来，
我来自卡布拉山隘。”
“小伙子，要是能的话，
我早已做成了这桩交易。
可是我家已不是家，
我也不再是我自己。”

“伙计，我只希望
体面地死在自己床上，
但愿铺着细布床单，
而且床还是钢床。
你不见我的伤口
从喉咙直划到胸膛？”
“三百朵暗红的玫瑰
点缀你的白胸衣。
你的腰带周围
渗着血和血腥气。
可是我家已不是家，
我也不再是我自己。”
“至少让我上去吧，
登上那高高的露台，
求您让我上去吧，
登上那绿色的露台。
在月光栏杆之间，
水声从那儿传来。”

两个伙伴一起
登上高高的楼梯
留下一行泪痕，
留下一行血迹。
万家屋瓦上面
闪着小小的白铁灯笼。
一千个玻璃铃鼓
刺伤了刚醒的黎明。

绿呀我爱你这样绿，绿的风，绿的枝桠。
两个伙伴登上了楼。
长风在嘴里留下了
奇异的味道——胆汁
与薄荷、罗勒混杂。
“伙计！她在哪，告诉我
她在哪儿，你的苦姑娘？”
“多少次她曾把你盼，
多少次她将你望！
水灵灵的脸，黑的头发，
在这绿的露台上！”

露台的池水清清，
吉普赛姑娘漂在池心。
绿的肉，绿的头发，
冰冷的银的眼睛。
一线月光的冰凌
把她轻托在水面。
夜色变得如此亲昵，
像林荫道边的花坛。
一群喝醉了的宪警
已经在把大门敲打。
绿呀我爱你这样绿。
绿的风。绿的枝桠。
大海上的船哪，
高山上的马……

（飞　白　译）

黑色痛苦谣

公鸡奋起尖嘴镐
把黎明寻找，开挖，
这时从黑山下来了她——
索蕾达·蒙托雅。
她的肉体黄如古铜，
气味像马又像阴影。
双乳是烟熏的铁砧，
叹出两首浑圆的歌声。
“索蕾达，你找什么人？
独自而来，在这时辰？”
“不管找谁，请告诉我：
这与你有何关系？
我来找我所找的，
找我的欢乐，找我自己。”
“我哀伤的索蕾达！
使性子乱跑的马
终将碰上大海，
被浪涛一口吞下。”
“不要对我谈大海——
黑色痛苦的萌发
是在橄榄林中，
是在簌簌叶下。”
“索蕾达，痛苦这样深！
你的痛苦令人伤神。

你哭出的是柠檬汁，
酸来自盼，涩来自唇。”
“痛苦啊，这样大！
我在家里跑来跑去，
从厨房到卧室，
拖着发辫像个疯女。
痛苦把我连肉带衣
变成了一块黑玉。
可怜我如花的大腿！
可怜我洁白的衬衣！”
“索蕾达，洗洗身体吧，
用云雀洗澡的露华，
让你的心安静吧，
索蕾达·蒙托雅。”

河水在下面欢歌，
蓝天树叶一同旋转。
南瓜、葫芦的金花
为新的一天加冕。
哦，吉普赛的痛苦！
纯粹，孤独，永远不变。
哦，隐秘起源的痛苦，
它的黎明多么遥远！

(飞　白　译)

吉　　他

吉他已开始
哭出哀音。
黎明的玻璃酒杯
碎片纷纷。
吉他已开始
哭出哀音，
谁还有能力
叫它暂停?
再要它停住
已不可能。
它单调的哭泣
像流水悲吟，
像风拂雪野
哭出的哀音。
再要它停住
已不可能，
它哭泣
为一切遥远的梦，
灼热的南方沙漠
为求白茶花而悲吟，
哭无靶之箭，
哭无晨之昏，
哭死在枝头的
第一只歌莺。

啊，吉他！——
被五把利剑
刺透的心！

（飞　白　译）

昨　　天

那黄绸的幕帐
太阳依然为它镀金，叹息使它飘荡。
微风中，昨天在动摇并吱吱作响。
它依然在空间里，而人们在将它思索
或观望。看它睡着的人默不作声，
因为看到的是一片寂静或沉睡的爱情。

睡眠，生活，死亡。缓缓的绸幕微微作响，
多么细腻，充满梦幻：却又真是这样。
它是标志，一个思考者的形象，就在那个地方。
为了那气息——它仍在那里摇荡，
生活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织好了罗网。

浑然不知是活着。一旦知道，便死亡。

（赵振江　译）

[西班牙]

阿尔维蒂

(1902－　　)

拉法埃尔·阿尔维蒂，西班牙“27年一代”的重要成员，生于圣塔玛里亚港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落泊的葡萄种植园主。1917年到马德里求学，学过绘画。1921年转学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为《陆地上的水手》(1924)，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与海滨的留恋之情，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此后赴法国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不久访问苏联。20年代的作品主要有《情人》、《紫罗兰色的黎明》、《石灰与诗》和《关于天使》。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创新意识。

30年代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其间与智利诗人聂鲁达过从甚密，双方互有影响。1931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积极参加人民阵线活动，任马德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联盟秘书长并创办《蓝色工作服》杂志。为鼓舞反法西斯战士的斗志，经常组织诗人及文化界到前线慰问国际纵队。这一时期的诗作多为即兴诗，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内战结束后流亡阿根廷。50年代借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之机访问中国，创作了热情洋溢的《中国在微笑》，盛赞新中国。1963年移居意大利。1977年回国。

阿尔维蒂的其他主要诗集有《街头诗人》(1938)、《在石竹花与剑之间》(1941),《潮汐》(1944)、《致画》(1946)、《人民的春天》(1955—1957)等。1983 年获塞万提斯奖。

他的诗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从西班牙古典诗歌和民歌民谣中汲取了养分，大都比较抽象、艰涩。即便是 30 年代创作的即兴诗也显得比较含混，具有较强的隐喻性。

(陈众议)

天上的三次回忆

献给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1]

序　曲

没有年岁，没有玫瑰，没有大天使。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号叫和哭泣之前。
那时候，光明还不知道
大海诞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时候，风梦想着它梳理的长发，
石竹梦想着燃红它的火和脸颊，
水梦想着在那里饮它而留连的嘴唇。
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身体、名字和时间之前。
于是我回忆起，有一次，在天上……

①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

第一次回忆

……一支折断的白荷……
——贝克尔

她在漫步，带着沉思的白荷的余香，
几乎像一只知道自己不得不诞生的鸟儿。
她瞧着，却看不见在梦中成了镜子的月亮，
看不见让她抬起脚的雪白沉寂。
一种自己显现的沉寂。
那是在竖琴、细雨和言语之前。
她不知道。
空气的洁白的学生，
跟星星，跟花朵，跟树木，一起战栗。
她的嫩芽，她的青绿的体态。
跟我的一无所知的
星星一起。
为了在她的双眼挖出两个湖
却被两片海所淹没。

我回忆起……

没有别的；她死了，远远离去。

第二次回忆

……接吻的轻声和翅翼的拍动……
——贝克尔

也是在以前，
在阴影的反叛很久以前，
燃烧的羽毛落向世界
一只鸟为了一朵百合可以去死的时候。
以前，以前，你问过我
我的身体的号码和地址。
在身体的很久以前。
在灵魂的时代。
那时候，你在天上敞开没有花冠的额头，
梦的第一个朝代。
那时候，你在虚无中看见我，
发明了第一句言语。
于是，我们相逢。

第三次回忆

……在饰金的羽毛扇子后面……
——贝克尔

虽然天上的华尔兹没有跟素馨和白雪结婚，
空气也没有想到你的美发可能发出的音乐，
王上也没有下命令把紫罗兰埋进一本书。
没有。
那个年代燕子出发旅行，
嘴壳上没有我们的名字。
牵牛和藤萝
没有阳台和星星可以攀缘而死去。

那个年代，
一只鸟的肩头没有花朵可以支撑住脑袋。

于是，在你的扇子后面，有了我们的第一个明月。

(王央乐　译)

农　民

他们顽强地走着，树皮的脸色，
挡得住斧子的砍击，毫不动容。
阴沉的脑袋，仿佛坚硬的燧石，
但是在果子硬壳的梦中，却烈火熊熊。

大氅外散发出潮湿羊羔的气息，
里面包容着袋袋土豆的恬淡滋味；
比蹄子还硬的磨旧的靴子，
沾满了粪肥和沉重的泥泞。

固执的骡群在黑暗里发出响声，
经过街巷妨碍了人行的便道；
田野里的人们走着，犹如无数种子
去播撒进战壕里的深深犁沟。

许多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确信
是跑步去夺取一颗显现的星星，
在新的习惯里日日夜夜劳作，

杀死死亡，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

(王央乐　译)

面包师傅胡安的诗学

一

我对马伊雷纳[①]的胡安说：
“我喜欢贫乏的诗句”，
几乎声响都不大的那种。

二

在我要唱的诗歌里，
有时候十句话
剩得下一半还要多。

三

我总该精打细算。
但是我很少的几句诗，
尽管是大家的，却属于我。

四

然而因为我是面包师傅，
我说话不像那些傻瓜：

① 马伊雷纳：西班牙地名。

“对人民必需得说傻话”。

五

我想要歌唱的时候，
我就真诚坦率地唱；
我想要哭，当然也不难。

六

我的歌，只要它有意，
可以用明净的水，
造成一片错综复杂的海。

七

我就像一支飞矢，
在让它想一想之前，
就已经钉上了靶子。

八

清早的射手，空气的儿子，
总是在晨号声中
弯弓拈箭而发射。

九

如果没有这么多坏事，
我就会把我的诗句
造成孔雀的高塔。

十

但是有着这一个被杀害的，
有着那一个被消灭的，
还有被埋葬的另一个。

十一

今天我的诗就是为了这个，
我歌唱很少的几句……
有一些就是多余。

(王央乐　译)

在英国找南方的空气

如果空气有一天这样对自己说：
我疲倦了，我的名字累垮了我……
我再不想用我的名字来签署
那香石竹和玫瑰的鬈发，
这小溪泛起的精细的涟波，
那大海飞扬的优雅的浪花
和笑在白帆颊上的酒窝……

我迷失了方向，从软绵绵的
睡垫上升起来，
离开我的卧室。
我从静止的葡萄藤间流去，

刺穿塔楼上紧闭的圆顶窗；

全然消瘦的我又转入街巷，
我拐弯抹角，无孔不入，
被门角擦伤被窗轴刮破，
深的门廊啊引向绿的庭院，
那儿飞升的水花令我忆起
我的心愿——又甜蜜，又绝望……

找啊找啊，我为自己找名字，
用什么方法找个什么新字儿？
难道就没有一阵风一口气
一次呼吸，能为那个字眼——
能给我命名的字眼插上双翼？

我沮丧地找啊找一个符号
找一件物找一个人来替换我，
他应当很像我，在这一切
新鲜记忆中能敏锐地感受
娇柔的摇篮温暖的私语，
能长久保持那同样的
颤栗那同样的呼吸——
就像我诞生的第一个早晨
第一次呼吸，当我听见光说：
“飞吧！你是空气。”
如果空气有一天这样对自己说……

（飞　白　译）

塞尔努达

(1902—1963)

路易斯·塞尔努达，早年在塞维利亚大学学习法律，获硕士学位。1928 年至 1929 年在托洛萨城教授西班牙语，出版诗集《一条河，一种爱》(1929)和《被禁止的快乐》(1931)。1929 年至 1938 年住在马德里，与“27 年一代”作家，特别是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和阿莱克桑德雷交往较深，互有影响。内战前后，支持西班牙民主势力，这时期出版诗集《遗忘的地方》和《祈祷》。1939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诗集《云》。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先后在英、美和墨西哥等国居住。陆续出版诗集《像是有人在等待破晓》等，最后一部诗集是《空想招致悲痛》)(1962)。还著有散文诗集《奥克诺斯》(1942)、文学评论集《当代西班牙诗歌研究》(1957)，《诗歌与文学》两卷(1960、1964)。

塞尔努达的诗歌创作，以反映复杂多变的心理状态著称，常常抒发意志与现实发生冲突而招致的痛苦。西班牙内战使诗人对国家的前途表示忧虑以至绝望，后期作品中这种绝望的痛苦反映得更为强烈。在诗歌的形式和词句方面着力模仿英国诗人，对后来西班牙的诗歌有所影响。

(汪志方)

紫罗兰

轻盈，湿润，悦耳动听，
她的绛紫的光采使人想起
翠绿叶壳包藏的草木珍珠；
这是一阵三月的呼唤，一种
温暖空气里产生的翅翼的魔术。

脆弱，诚恳，微笑娴静，
默默地吸引着人，仿佛
鲜艳的嘴唇绽出的笑容。
然而她优雅的姿态决不骗人：
从不应允之后再变心。

向着死亡胜利地行进之时，
她那么纤弱，却有一会儿的坚持。
时间进入她的花瓣。于是她获得了那一瞬间。
生命短促的美，只是在记忆中
活着她的魅力，这就是规律。

(王央乐　译)

故　　乡

这是同一的光明，使我睁开眼睛，
都是那么飘忽，温热，仿佛梦，

歇息于素淡的色彩里
笼罩着事物纯洁的轮廓。

那片平整土地的魅力，
伸展开犹如袒露的手掌。
那里泉水上栽着的柠檬树，
树叶间点点果实悬垂。

旧墙的缺口上爬满藤萝，
在暮色里开放出蓝色花朵；
夏日的燕子总向着那里盘旋，
不离开它昔日的老窝。

滋养的流水琤琤琮琮，
奏着不疲倦的音乐于寂静之中。
美梦还没有被生活败坏，
未来仍然以一片白纸在期待。

这一切又一次在头脑里活跃，
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无可挽回，
现在对它的回忆确实好似
利刃穿透我的胸臆。

常绿树干的根子啊，是谁拔了你？
童年初起的爱恋啊，是谁压了你？
你的美梦你的回忆，有谁忘了你？
越是遥远越是属于我的故乡啊！

(王央乐　译)

外表的结束

你不愿意消失
不管我的生命怎么样，
更不用说生存的
不动的中心：那命定的
无法收买的深度。

许多次我担心
我自己，愿意
结束这个外表，
它给人以价值
为了世界上的人。

然而如果你取消了
从我身上借用的一切，
你就是给了我另一个生命；
由于首先是
清白无辜，我只仅仅
跟我自己和跟你在一起。

给了生命的，随着
生命也给了死亡。
为了你的爱
摒弃世界，你给我
留下我的生命和死亡。

去死看来容易，
保持生命却困难：
我已经只会使用它
在你的身上；这种
喜爱你的徒然的辛劳
却是你所毫不需要。

(王央乐　译)

游　　子

回去吗？这样的人该回去：
经过了那么多年，那么长的旅途，
厌倦了长途奔波，有着
他的土地，他的家屋，他的朋友的思念，
以及忠实地盼望他归去的爱情。

但是，你呢？回去吗？你不想回去，
而是继续自由自在地前进。
总是随心所欲，不管年轻或者年老，
没有儿子把你寻找，如同尤利西斯，
没有伊塔卡在等待，也没有佩内洛珀。①

继续，继续向前，不要回去，
忠实地走到道路的尽头，你的生命的尽头；

① 伊塔卡是尤利西斯的故乡，佩内洛珀是他的妻子。

你不会得到一种更加轻而易举的命运：你
的双脚踏上从前没有到过的土地，
你的眼睛面向从前没有见过的景象。

(王央乐　译)

唱歌的妖女

无人懂得海上妖女唱的语言
也很少有人听到了她们的子夜之歌
(不是在海上而是在陆上，在某个
湖上)而真的相信见到了一个寒冷
忧伤的形象升起如幽灵并向他们唱
当年尤利西斯抵制过的那同一首歌。

当黑夜告终而不再有时间
期望所期望的事情出现的白天，
见到妖女的人回来了；而歌声留存，
一剂春药、一剂泪水，浸透了心灵，
他们在内心感到，在深沉的回音里
变老的妖女之歌魅力永存。

在如此认真如此热情地听歌以后，
他们焕然一新，寻求另一种生活，
被春药的魔力控制而热血沸腾。
一首歌就能如此改变人的一生吗？
歌已停，妖女已静，回声已息。

听一次歌的代价是永远鳏居而孤寂。

(飞　白　译)

[葡萄牙]

阿拉乌若

(1921—1962)

卡洛斯·玛利亚·德·阿拉乌若，生于里斯本，曾在大学读法律和文学。1949 年离开葡萄牙前往瑞士治病，从此未回祖国。1962 年他从里约热内卢乘飞机赴英国途中，飞机失事，不幸身亡。阿拉乌若最早于 1950 年对诗歌发生兴趣并在苏黎士发表了第一部小诗集。在英国学习一段时间后他转往巴西，从 1953 年起定居圣保罗市从事报业和广播事业。他的作品不多，但却是葡萄牙诗歌中最纯正、最引人注目的诗作之一部分。他的诗针砭时弊，充满激情，用词严谨而考究。诗句往往较短，切分得很开，但貌似简朴的诗句中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其主要诗作有：《诗歌集》(1952)、《早祷课》(1960)、《新诗选》(1962)等。

诗　句

诗句
隐藏在我心里
害怕成为诗句

诗就像一只

夜鸟
在晨曦中
沉默

诗句
害怕成为诗句
就在我口里

（丁文林　译）

歌

仿尼古拉斯·纪廉的方式

高声地呼喊
高声

鱼
汗水和网
以及盐
汗水和海

铁
汗水和火
及面包
汗水和镰

夜

汗水和狂
以及手
汗水和身体

死
汗水
和歌

高声地呼喊
高声

(丁文林　译)

早　　祷

我们的饥饿
主啊
日复一日

我们的渴求
是水
还有公正

咸肉在我们脚下
夜幕在我们眼中

我们的道路

主啊
主啊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呼喊
在我们张开的
手中

(丁文林　译)

绿色的雾

那绿颜色的雾
是一座塔
虽有模糊不清的轮廓
但千真万确
塔身上
有二十七个入口
通向一个阶梯
盘桓曲折
然而那阶梯既无起始
又无终极
因为最后一个台阶
是第一个阶级

(丁文林　译)

[秘　鲁]

巴列霍

(1893—1938)

塞萨尔·巴列霍，生于圣地亚哥德丘科。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从小生活艰辛。当过乡村教师和工人。1918年到首都利马谋生，当过记者和报刊编辑，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不久因参与秘密反政府社团而受到独裁者的迫害。1920年被捕入狱。1923年流亡欧洲。曾在巴黎与人创办文学杂志并和先锋派诗人赫拉尔多·迪埃戈、维森特·维多夫罗、巴勃罗·聂鲁达等过从甚密。1928和1929年两度赴苏联访问。1931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国际纵队。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1937)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作品有诗集《黑色使者》(1918)、《特里尔塞》(1922)和《人类的诗篇》(1939)，中篇小说《钨矿》(1931)，短篇小说集《音阶》(1922)等。

巴列霍早期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注重形式创新，但不久就在其作品中糅进了对爱情、故乡、民族的感情，表现出强烈的本土色彩。中后期作品绚丽多姿，除了仍保持现代主义的创新特点外，还接受了超现实主义和其他先锋派诗歌的新观念、新方法，对西班牙语诗歌的音韵、格律和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创造了一系列新词汇、新概念、新意象，具有怪诞、隐晦、艰涩、忧伤、讽刺、神

秘的特征。

(陈众议)

黑色的使者

生活有如此厉害的打击……我不知道!
就像是上帝的仇恨；面对它们
似乎一切苦恼的后遗症
都沉积在灵魂……我不知道!

打击虽然不多；然而……能在
最冷酷的面孔和最结实的脊背上开出阴暗的沟壑。
它们或许是野蛮的匈奴人的战马
要么就是死神派来的黑色使者。

它们是灵魂中耶稣的形象
也是命运亵渎的某种可爱信仰的重重的跌倒。
那些血淋淋的打击是面包的爆裂声
它正在炉门为我们烘烤。

而人……可怜……可怜！转过双眼
如同有人在肩上拍一下，将我们召唤
转过疯狂的眼睛，而昔日的一切
宛似一个罪过的水塘，沉积在目光上。
生活中有如此厉害的打击……我不知道!

(赵振江　译)

悲惨的晚餐

要到几时
人们才不欠我们的东西……
在哪个角落
我们可怜的膝盖才能得到长久的休息！
要到何年何月
鼓舞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停止苦役。

要到几时
可疑之神才使我们的苦难得到报偿……
我们已久久地坐在桌旁，
身边的婴儿难熬午夜、饥饿痛哭、难入梦乡……

要到几时我们才能在永恒的早晨的边缘
和他人相见，大家都已用过早餐。
这泪水的深渊——我从未叫人把自己带到这里，
要持续到哪一天！

我用双肘支撑，以手掩面，
垂头丧气，浸在泪水里边：
这悲惨的晚餐还要维持多少时间！
是谁在痛饮之后嘲笑我们，
时而走远，时而靠近，
就像盛着人类痛苦本质的黑色勺子——墓坟……

那昏暗的坟墓更不知道
这晚餐还要维持多少时间!

(赵振江　译)

遥远的脚步

父亲在沉睡。威严的面孔
表明平静的心灵。
现在他多么甜蜜……
那就是我——如果他有什么苦的东西。

家中一片沉寂;人们在祈祷;
今天没有孩子们的消息。
父亲醒来,聆听
逃往埃及那依依惜别的话语。
现在他多么近啊……
那就是我——如果他有什么遥远的东西。

母亲漫步在果园,
品尝着不是滋味的心酸。
现在她多么温柔,
多么出神,多么飘逸,多么爱恋。

家中一片沉寂,没有喧闹,
没有消息,没有天真,没有稚气。
如果有什么波折在傍晚降临并瑟瑟有声,

那就是两条白色的古道，弯弯曲曲。
我的心正沿着他们走去。

(赵振江　译)

逝去的恋歌

此时此刻，我温柔的安第斯山姑娘丽达
宛似水仙花和灯笼果，在做什么？
君士坦丁堡令我窒息，
血液在昏睡，像我心中劣质的白兰地。

此时此刻，她的双手会在何方？
它们将把傍晚降临的洁白熨烫，
正在降落的雨
使我失去生的乐趣。

她那蓝丝绒的裙子将会怎样？
还有她的勤劳，她的步履
她那当地五月里甘蔗的芳香？

她会在门口将一朵彩云眺望，
最后会颤抖着说：“天啊，真冷！”
一只野鸟在瓦楞上哭泣忧伤。

(赵振江　译)

我降生那天

我降生那天
上帝病了。

人人皆知我活着
而且我坏；却不知
那个一月里的十二月。
因为我降生那天
上帝病了。

我形而上的元气
出现了空缺，
这谁也不须触摸：
一座寂静的修道院
在火焰上说话。

我降生那天
上帝病了。

兄弟，你听，你听……
好。千万不要离开我
而不带走十二月
而不留下一月。
因为我降生那天
上帝病了。

人人皆知我活着
而且咀嚼着……却不知
为什么我的诗里有吱嘎声，
有隐隐的棺木味，
还有锉刀般的风
被沙漠里那个
好问的斯芬克斯解拆。
人人皆知……却不知
光明得了痨病，
而黑暗却发胖……
却不知神秘会综合
不知道是那座悦耳而悲伤的
驼峰在远处预报
从界限通向界限的
子午线。

我降生那天
上帝病了，
病重了。

（飞　白　译）

维多夫罗

(1893—1948)

维森特·维多夫罗，出生于圣地亚哥的一个贵族家庭。少年时被送入耶稣会学校求学。不久辍学到阿根廷游历。1912年，与诗友们合办《青年诗神》杂志，传播现代主义诗歌奠基人卢文·达里奥的诗歌创作理论和风格。1916年，旅居欧洲，在巴黎与法国先锋派艺术家毕加索等人交往甚密。后赴马德里，结识胡安·拉雷拉等西班牙诗人。返回智利后，于1925年创办《行动》报，参与政治活动。曾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全国竞选。失败后，再次出国旅居，在国外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重返智利。三年后在圣地亚哥远郊卡塔赫纳病逝。

维多夫罗年轻时推崇法国作家，同时受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但不久便摒弃了这些流派，反对一切传统，主张诗歌即是“绝对的创造”，并宣称“诗人的第一个责任是创造；第二个责任是创造；第三个责任还是创造”。他把创造主义的诗歌理论归纳为：一、把事物人格化；二、把一切晦涩的东西写得清晰和准确；三、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把具体的东西抽象化。1916年在巴黎正式提出“创造主义”这个名称。嗣后，在他的《论诗的艺术》和《1917年宣言》两篇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创造主义的诗歌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通过他的实践证明并不成功，他的诗

歌创作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极端，甚至带有结构主义的特点。

维多夫罗的诗作比较重要的有《水的镜子》(1916)、《北极的诗》(1919)、《逆风》(1926)、《最后的诗》(1949)。

维多夫罗还有长篇小说《勇士熙德》(1929)、剧本《在月亮上面》(1934)和文集《宣言集》(1925)。

(陈光孚)

诗　　艺

愿诗句像一把钥匙
打开千万扇心扉。
一片落叶　一只飞鸟
只要映入眼帘　就能成为诗句
将听众的心弦拨动。

但须创造新的意境　并注意遣词造句
比喻倘若毫无新意　不如果断删除。

我们的神经极度紧张
肌肉也绷得挺紧。
回忆油然而生　宛如百科全书
无需消耗太多体力
真正的精神
要留在脑际。

不必去歌唱玫瑰
而应让诗花竞开。

万物在阳光下生长
我们要纵情歌唱。
诗人就是那小小的上帝。

紧闭的窗户
凋谢的景物

那是来自别人眼中的夜色
岁月悠悠
夜莺空啼
白雪飘瑟
月色苍白。

在绵绵记忆中
一线思绪犹如一道金光在指间划过。

(仪　信　译)

水　　镜

我的镜子，化作小溪
远离我的房间，沿着黑色流去。

我的镜子，比宇宙更深
所有的天鹅都在那里沉浸。

一个碧绿的池塘在城墙上
你的裸体安睡在中央。

在梦幻的天空下，在它的波浪上
我的憧憬像船儿一样远航。

站在船头，你们会看见我永远歌唱。
一朵神秘的玫瑰在我心中开放
一只陶醉的夜莺在我手上抖动翅膀。

(赵振江　译)

海　员

鸟儿第一次飞翔
远离巢房向后张望
用手指抚弄双唇
　　　　　　我召唤你们

我在树的顶端
发明了水的游戏

我使你变成最美的女人
以致染红了黄昏

月亮离我们远去
将一顶王冠丢在极地

我曾使河水奔流
那河流从不曾有

我一声呼喊将一座山抬高
在它的周围我们跳一种新的舞蹈

我剪下东方的云霞
所有的玫瑰花

我曾教一只雪鸟儿歌唱

我们走在脱缰的岁月上

我是年迈的海员

将剪断的地平线缝连

(赵振江　译)

离　　去[1]

船儿远航
在凹陷的波涛上

从什么样的没有羽毛的喉咙
迸发出歌声

一片烟云和一方手帕
随风相争

夏至和冬至的花朵
开放在空中
我们徒劳地哭泣
不能将它们采集

最后的诗句永远不会吟唱
将孩子迎风举起
女人从海滩上说着再见

燕子的翅膀都已折断

(赵振江　译)

① 原诗的标题是法文。

聂鲁达

(1904—1973)

巴勃鲁·聂鲁达，生于智利帕拉尔城。13 岁开始发表作品。第一部诗集《霞光》和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和自然风光，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早期写格律诗，后改写自由诗。1946 年，由于政局变化，流亡国外，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美、亚洲许多国家。他的代表作为《诗歌总集》。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重要诗人。他的作品奔放、夸张，感情浓烈，想象丰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对拉美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1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奏鸣曲与毁灭

在走了许久之后，谁知道有多长和多远，
糊涂得好像去庄园和领地，
悲苦的希望单独支撑着我，
与坏伴相随，各怀异梦，
我热爱那仍存于我眼中的坚韧，
在心中仍倾听我的骑手的脚步，

仍咬住睡眠之火和毁掉的盐:
在夜晚，在黑暗中，在飞翔的悲伤里，
是他在不停地注视着营地的边缘，
旅人毫无防备，
羁留在渐黑的阴影中，在颤动的翅翼中，
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我石头般的手臂保卫着我。

在泪水的科学中人不可能制造圣殿
在我单调的、努力工作的下午，
在荒凉的披盖着月光的墓地，
熟悉的蜘蛛们，我爱得如此强烈的废墟，
我珍视着我失掉的自我，我有瑕疵的体格，

我的银色的打击和永恒的丧失。
滚圆的葡萄闪烁着，它葬礼的酒
仍在抖动，仍在留存，
贫瘠的占有，那不可靠的家，
谁曾举行过煤渣的典礼?

谁爱那丧失的事物，关心绝对的东西?
父亲的骨骸，失事船只的残骸，
他自己的告别，他自己的逃避，
他自己悲哀的力量，他的悲苦的神?

我躺着等待，此刻。等那无生命的，那伤害，

等那奇怪的证明——我举起它
用残酷的方式，写于灰烬中，

是我选择的被忘掉的形式，
我给大地的名字，我梦想的价值，
用我冬天的眼睛，我分成的
无边无际的数量，在这世界的每一天。

（沈　睿　译）

雨

不，女王最好也不要认出
你的面孔，这更甜美
这方式，我的爱，远比偶像更甜美，
你的头发的重量在我手中，你还记得吗？
芒果树的花朵落在
你的发间？这些手指不像
洁白的花瓣：看看它们，它们像根，
它们像石头击中正滑动的
蝎子。别害怕，我们正在等待雨的降临，赤裸着，
雨，正同样地降临在马努塔拉山上。

就像水习惯了敲击石子，
雨降在我们身上，温柔地把我们冲洗
到拉努拉拉库山洞下的
暗淡中。就这样吧，
别让渔夫或卖酒的摊贩看到你。
把你燃烧着的双乳埋入我的口中吧，
让你的头发成为我的小小的黑夜，

潮湿而芬芳的黑色封住了我。

夜里我梦见你和我是两棵植物
长在一起，根缠在一起，
而你了解土地和雨就像知道我的嘴，
因为我们是由土地和雨制造的。有时，
我想由于死亡我们将睡着，沉入
偶像脚下的深处，查看
把我们带到这里建造和做爱的海洋。

当它们遇到你时，我的双手并没硬如铁，
另一个海的水流
过它们好像流过一张网；现在，水和石头隐藏着种子
和秘密。

睡着，赤裸着，爱我吧：在岸边
你像岛屿：你困惑的爱，
你惊异的爱，隐藏在梦的深洞，
像环绕着我们的大海的波动。

当我也开始进入你的
爱的睡眠中，赤裸着，
把我的手放在你的胸间让它
与被雨弄湿了的乳头一起颤动。

(沈　睿　译)

诗　　歌

就在那个年龄……诗歌来临
寻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
从哪儿来，从冬天或从一条河。
我不知道如何或何时，
不。他们不是声音，他们不是
词语，不是静寂，
但我从街道上听到了它的召唤，
从夜的枝桠，
从人群中突然，
在野火中
或孤独的归途中，
没有面孔的我在那里，
而它触摸着我。

我不知该说什么，我的嘴
没办法
念出名字，
我的双目失明，
而某种东西在我灵魂中发动，
高烧或忘掉的翅翼，
而我开始设法
摸索着
那火，
写下了第一行模糊的诗，

模糊的，没有物质，纯粹
胡言乱语，
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的
纯粹智慧。
而突然我看见
天空
松散
打开
行星们
悸动的新天地
有洞的阴影
全是窟窿
被箭，火和花朵射穿，
风激荡的夜，宇宙。

而我，微不足道的存在，
沉醉于伟大的星空，
广漠
神秘的
表象，形象
感到自己是那深渊的
纯粹部分，
我与星星共转，
我的心在风中起飞。

(沈　睿　译)

孤　独

未发生过的事情是如此突然
我永远地停留在那里，
什么都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我，
好像我在一张椅子下，
好像我失落在夜中——
如此这样又不是这样
但我已永远地停留。

我问后面来的人们，
那些女人们和男人们，
他们满怀如此的信心在做什么
他们如何学会的生活；
他们并不真正地回答，
他们继续跳着舞和生活着。

这并没在一个已经决定
沉默的人身上发生，
而我也不想再继续谈下去
因为我正停留在那里等待；
在那个地方和那一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现在我已不是同一个人。

(沈　睿　译)

我要回来的

不论怎样，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将来，当我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间，
在不安静的浪花的闪光里。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因为，我将无言地回到这里来，
没有嘴唇也没有声音，干干净净；
我要回到这里来，
为了变成奔腾的大海，
为了变成她的不羁的心；
我将在这里迷失，我也将在这里被找到；
在这里我也许将变成沉默的岩石。

(马德菊　译)

岩壁上的肖像

我清楚地了解他，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多年；
他的身体是黄金和岩石做成的。
这是一个疲倦的人：
在巴拉圭，他丢下了他的父母，
他的孩子，他的侄儿，

他的房屋，他的母鸡，
和一些打开的书本。
有人来敲门。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警察逮捕了他。
他们把他殴打得那么厉害，
使他吐着血，在法兰西，在丹麦，
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他走过的一切地方。
因此他死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的脸孔，
再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深深的沉默。
但有一次，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当雪花像一个纺织工，
给山岭穿上了干净的衣裳的时候，
远远地，我骑着马跑了过去，
在那里，我瞥了一眼，看到了我的朋友：
他的脸是由岩石做成的，
他的额头在向暴风雨挑战，
而风哀号着，打断了
被迫害者的长久的怨诉。
流浪者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他化做了一块岩石，
活在自己的祖国。

(马德菊　译)

[古　巴]

塞内亚

(1832—1881)

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古巴诗人，生于巴雅莫。青年时代参与古巴独立运动，受到殖民当局的通缉。《1851 年 8 月 16 日》是他的成名作，记录了独立运动义士被殖民当局残杀的悲惨情景。1852 年流亡美国。两年后获大赦回国，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1860 年发表《傍晚颂》，奠定了他在拉美诗坛的地位。1865 年迁居墨西哥，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革命工作。1868 年返回美国，参与讨伐殖民政府的远征，不幸落入西班牙入之手。经过长时间的关押、审讯，塞内亚于 1881 年 8 月 25 日在哈瓦那英勇就义，年仅 49 岁。

他的诗大都收在《傍晚颂》和死后出版的《烈士日记》中，作品深受拉马丁和缪塞等人的影响，在恬静、祥和的画面上充满了悲怆、凄凉的色调。有些诗篇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咏志吟物，情景交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陈众议)

十四行诗

温柔多情、幸福的男子
继承了家产，满怀希望：
春天播下作物的种子
秋天获得丰收的食粮！

幸福的男子满怀喜悦
庆幸自己美满的婚姻。
选中一位邻居的少女
作为自己的妻子和情人！

啊，高烧中的男子多么悲伤，
身在异地，远离家乡，
哀叹灵魂在昏睡中死亡！

啊，请将我运回故乡，
让我用自己灼热的光芒
去温暖古巴的太阳！

(赵振江　译)

致燕子

奇异的信使啊，

在我牢房的脚下
快乐地飞翔，
燕子啊，你来自何处
又去往何方？随着鲜花，浪花
你来到这个地点，
我在铁窗中呼唤
九月天空的
白雪和云烟。

我多么愿意
欣赏你留下的痕迹。
我愿置身于海上
重见凄凉的北方
变成燕子，飞翔。

我愿重返家园，
在那里，按照自己的习惯，
没有任何可怕的不幸
和女儿，妻子一起
沐浴火堆的爱情。

如果我那失去的温柔的爱人
托你带来什么信息，
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
燕子啊，请继续旅行，
不要把我惦记。

旅行家，如果你要寻觅

柳树垂下前额的土地，
燕子啊，燕子
在曾经种植柳树的土壤上
只要有我，就没有你要寻找的地方。
你不要不安地飞舞
寻找我黑暗的，无人知道的坟墓。
燕子啊，难道你没看见?
在诗人的坟墓上
没有柳树也没有柏树。

(赵振江　译)

[古　巴]

马　　蒂

(1853—1895)

何塞·马蒂，诗人、政治家，全名何塞·胡利安·马蒂·伊·佩雷斯，生于哈瓦那的一个西班牙人家庭。1869年10月由于一桩案件受到牵连，被判处徒刑6年。1871年1月流放西班牙。1878年8月回到哈瓦那，次年9月再次被捕并流放西班牙。1880年1月到达美国纽约，在古巴移民中宣传民族独立思想。1881年3月在加拉加斯创办《委内瑞拉杂志》，被驱逐出境。重返纽约后，10年内连续发表评论《纽约来信——美国即景》。1883年主编《美洲》杂志。1884年同马克西莫·戈麦斯和安东尼奥·马塞奥将军结识。1889年1月创办儿童读物《黄金时代》。1890年先后被任命为阿根廷和巴拉圭驻美国的领事和乌拉圭常驻美洲国际金融会议的代表。同年，相继辞去这些职务，全力从事古巴的独立革命事业。1892年古巴革命党成立，被选为代表。1895年3月同马克西莫·戈莫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蒙克特里斯宣言》。4月渡海去古巴，5月19日在战斗中阵亡。他的诗歌创作一方面受到传统诗歌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当时流行的表现形式，在表现美洲主义精神方面作了努力的探索，从而开拓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道路。他的诗集

《伊斯马埃利约》(1882)是最早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作。诗集《自由的诗》(1891)表露了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带有哲理和说教的意味。《纯朴的诗》(1891)的内容也比较深刻，形式上更多地受到传统诗歌的影响：真挚、自然、纯朴，同时带有鲜明的民歌特色。

(张广森)

两个祖国

我有两个祖国。古巴和黑夜。
两个，或者就是一个！
太阳陛下刚一离开
古巴就像个伤心的寡妇
凄凉寂寞，
蒙着长长的黑纱，
拿着石竹花朵朵。
我知道那使她颤抖的
血红的石竹花
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失去了心灵，
胸中一片空阔。
死神已经开始降临，
对于与世长辞
黑夜更适合。
阳光和话语都是干扰，
宇宙无声

却比人类的语言好得多。
像鼓舞斗志的战旗，
红烛的光焰闪烁。
我敞开心灵的窗口，
它已在胸中紧缩。
古巴——这伤心的寡妇
将石竹花的叶子打破，
像扰乱天空的云朵
默默地闪过……

(赵振江　译)

心中的树

我心中的树
像鸟儿在天空飞翔，
你的形象展开翅膀
要将巢儿筑在我的心房。
我心中的树鲜花盛开，
它的枝条颤抖
就像小伙子鲜红的嘴唇，
他第一次拥抱美丽的姑娘；
树叶儿窃窃私语，
像嫉妒的女仆们喋喋不休，
忙着为富户的千金准备洞房。
我的心胸宽广，而且完全属于你，
容得下世上所有的痛苦、

悲伤、哭泣和死亡！
我要将枯枝落叶和灰尘除净，
小心翼翼地使青枝绿叶闪光；
我要将害虫和蛀蚀的花瓣去掉，
让周围的草地散发出芳香。
为了迎接你，纯洁无瑕的小鸟啊，
我的心如痴如狂！

(赵振江　译)

[巴　西]

迪亚斯

(1823—1864)

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生于马腊尼昂州的卡夏斯。父亲是位葡萄牙商人。迪亚斯身上涌流着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血液。他25岁时赴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攻读法律，其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部分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流放之歌》。1845年返回巴西，先后教过书和当过记者，与此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846年发表《最初的诗歌》，成为当时巴西的著名诗人。他为浪漫主义在巴西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为开创民族文学，对印第安文化进行了挖掘并在诗作中加以反映。他的主要诗作有：《最初的诗歌》(1846)、《另外的诗歌》(1848)、《最后的诗歌》(1861)、《诗歌》(1857)等。

(丁文林)

我不知道，我是否爱你

我不知道，我是否爱你。
虽曾听人不住地议论爱情，
可我却始终不得要领，
充其量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

如果爱情她意味着相思，
那么我心中确实一直有你；
倘若她要我心里只能有你，
那么我宁愿把爱情全都抛弃！

如果她意味着占有你的一切
或是以上帝的名义把我施舍给你，
但最终我是我，你是你，
那么对她顶礼膜拜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她意味着牺牲我的生命，
为的只是教我说一句我如何如何地爱你；
那么我不得不提个问题，
即使我深爱着你：
“爱情难道就是这个含义？”

(陈众议　译)

流放之歌

〔巴西〕迪亚斯

我的故乡有茂盛的棕榈，
智慧鸟在林中欢声歌唱，
而这里婉转啼鸣的小鸟，
与我故乡的鸟儿唱得两样。

我们的天空星星更密，
我们的草地鲜花更多，

我们的森林更具有生命，
我们的生活更富有爱情。

深夜里我一个人苦思冥想，
欲寻得更多欢乐是在故乡，
我的故乡有茂盛的棕榈，
智慧鸟在林中欢声歌唱。

我的故乡充满着无穷乐趣，
在这里我却无法将它寻觅。
深夜里我一个人苦思冥想，
欲寻得更多欢乐是在故乡，
我的故乡有茂盛的棕榈，
智慧鸟在林中欢声歌唱。

上帝啊不要让我死在这里，
使我不能返回我的故乡，
不能享受在这片土地上
我无法寻觅到的无穷乐趣，
看不到有智慧鸟欢歌的
那一片片枝繁叶茂的棕榈。

(孙成敖　译)

卡　　罗

(1817—1853)

何塞·欧塞维奥·卡罗，生于奥卡纳。早年在圣巴尔托洛梅学院攻读法律，后从事新闻工作。曾与友人创办报刊《民族之星》和《格拉纳达人》。1841年当选国会议员，并担任财政部长等职，是哥伦比亚保守党创建人之一。1849年洛佩斯将军执政，他创办政论刊物《文明》，抨击新政府的各种政策。1850年被迫流亡美国。1853年回国途中死于黄热病。他的诗歌创作模仿雨果和拜伦，吸取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长处。主要作品有《致暴君》(1850)、《自由与社会主义》(1851)、《诗集》(1857)、《何塞·欧塞维奥·卡罗诗歌散文选》(1813)等。卡罗的诗和生活境遇密不可分。早期写了大量爱情、宗教诗篇。中晚期因颠沛流离而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早期作品温馨爽朗，充满了青春活力，而晚期作品阴沉凄凉，令人伤感。

(陈众议)

钦波拉索的颂歌

啊，神圣的山中之王暗淡的银盔戴
在头上，
狂风在他的手中大作，
暴雨像大旗呼啦啦地飘扬！

伟大的钦波拉索！你热烈的目光
注视我们，今天又变得令人欢畅，
如今圣坛上的美洲人
尝到了灵魂的解放。

啊，倘若在倒霉的一天，
在祖国的棕榈树下面，
罪恶的阴谋篡夺了政权，

啊，伟大的火山！显示神威吧，
用不可战胜的利剑，将暴君践踏的
龌龊的土地沉进大海的深渊！

(赵振江　译)

告别祖国

啊，远离了神圣的屋顶

它曾见我摇篮的摆动，
我，不幸的流亡者
拖着痛苦和贫穷。
靠在高高的船尾
逃离急匆匆，
眼望我们的山峦
沐浴日光中。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我像个孩子，在痛苦中
抓住你的斗篷；
然而你却从我的手里
将斗篷扯下，脸上怒冲冲；
用巨人的手臂
将我抛向大洋的彼岸，
气急败坏，充耳不闻
我的哭泣和喊声。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从今后，在大地的另一侧
我凄惨地飘零，
用哭泣向陌生人
乞求痛苦的面包：
我的拐杖将敲响
一个又一个门庭，
啊，在异地

有谁熟悉我的声音？徒劳无用！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啊，我只向你
要一块简陋的坟茔！
每天傍晚，迎着落日的余辉
挖土掘坑：
“去向外国人要吧！”
你的驳斥多么冷酷无情，
用石头将坑填满，
用脚掌将它踢平。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我带走一枝盛开的桔花
将它插在花瓶；
祖国蓓蕾的芳香
我嗅个不停！
它将用自己的阴影
笼罩我的墓穴，那时
我将听着叶子的窃窃私语
进入最后的梦中。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赵振江　译)

和你在一起

啊，对骄傲我已厌倦，
对理智同样腻烦；
总之让我说吧，在你身边
就像心灵自语自言！

我不和你说重大的事件，
只想沉默不语，将你观看，
不去数可恶的钟点，
听着你的笑声娓娓而谈！

我愿和你在一起
就像上帝造就你的灵魂，
对你就像对一位少年时代
爱我们的好友故人；

重温我过去的生活
将现在知道的一切忘记，
在空虚中陶醉
并不知为何哭泣！

啊！上帝为了爱而造人！
是谁在那无名的时辰
使这不幸的人
得不到幸福的命运，

〔哥伦比亚〕卡 罗

当漫长的不幸
将他爱的能力扭曲，
整个心灵燃烧着
倾注在一个女性的心里？

啊，亚当父亲！当你喜欢
空洞的智慧而不喜欢幸福，
人类在你的身上
犯了多大的错误！

什么是这里所谓的幸福
还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恐惧，
和你真心相爱的夏娃
天真无邪地相爱在一起？

唉！这一切竟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青春，
我们的故居，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天真，我们的品行！

当我们有的时候，对它小看，
失去以后，却又遗憾；
而我们哭泣那美好的事物
已经离去，再不回还！

(赵振江　译)

博尔赫斯

(1900—1986)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精通英文、德文和法文。青年时代赴英国剑桥大学求学，以后南下至西班牙，接受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与当时欧洲或旅欧的先锋派诗人、作家过从甚密。1921 年回阿根廷，从事文学创作并在图书馆当助理馆员。同年发表《极端主义宣言》，主张诗歌回到它的本源：比喻和比喻的堆积，尽可能地消除可有可无的枝叶，避免任何说教和阐释，把形容词的使用缩小到最低限度，并努力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具体的事物抽象化。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马丁·菲耶罗派”的活动，为阿根廷先锋派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诗作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早期创作的三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手册》(1929)。在这部分作品中，博尔赫斯基本上遵循了他在《极端主义宣言》中所规定的创作方法，运用了大量奇谲的比喻、抽象的概念如迷宫、轮回等等和十分具体的描写如街角、镜子等等，具有鲜明的先锋派诗歌特点，同时也奠定了他以后的创作基调。迷宫、轮回以及街角、镜子等富于象征意义的概念、形象将不断出

现在他后来的散文、小说和诗歌创作中。

他的第二部分诗作基本上都是在晚年创作的，包括《影子的颂歌》(1969)、《老虎的金黄》(1972)、《深邃的玫瑰》(1975)、《铁皮》(1976)、《黑夜的故事》(1977)等。在这些作品中，时间、梦幻、死亡是他永恒的主题。他认为古往今来的诗歌都在重复同样的主题，一如黎明与黄昏、白昼与黑夜之不断轮回。他试图通过这些永恒的主题探索人生奥秘。正因为如此，将哲学题材文学化乃是博尔赫斯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

博尔赫斯学贯东西，善于用十分具体、单纯的事物表现深奥、神秘的概念。理性与非理性、玄学与逻辑学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陈众议)

回　来

结束了多年的流亡
回到了儿时的地方
房子的外观我已淡忘，
唯有触摸那老树的枝干
能使我忆起旧时的梦魇。

我重新踏上过去的小径
突然产生了久违的诗兴
望着黄昏渐渐降临
羞涩的新月躲在棕榈树茂密的叶林

藏藏匿匿
恰似鸟儿埋进自己的窝里。
房子重新将我容纳。
问庭院的围墙包揽过多少日月星辰?
交叉的小径承载过多少壮丽的晚霞?
还有那娇美的新月
曾经把多少温柔洒在路旁的花坛?

(陈众议　译)

老虎的金黄

我一次次地面对
那孟加拉虎的雄姿
直到傍晚披上金色;
凝望着它，在铁笼里咆哮往返，
全然不顾樊篱的禁阻。
世上还会有别的黄色，
那是宙斯的金属，
每隔九夜变化出相同的指环，
永永远远，循环不绝。
逝者如斯，
其他颜色弃我而去，
惟有朦胧的光明、模糊的黑暗
和那原始的金黄。
哦，夕阳；哦，老虎，
神话、史诗的辉煌。

哦，可爱的金黄：
是光线，是毛发，
我梦想用渴望的手将它抚摩。

（陈众议　译）

诗的艺术

看着时间和水汇成的河
想到时间也是一条江，
要知道我们消失，宛似江河
而脸庞流过，像水一样。

感到醒是另外一种
梦见不做梦的梦，
我们的肉体害怕的死亡
这每夜的死亡就是梦乡。

在年年日日中
看到人生岁月的象征，
将对岁月的践踏
变成低语、形象、乐声。

在死亡中看到梦，
在日暮中看到忧伤的黄金，
这就是不朽而又可怜的诗歌，
既像黎明又像黄昏。

有时一张面孔，在傍晚
从镜子里将我们端详；
艺术就应该像镜子一样
揭示我们自己的脸庞。

听说乌利希斯，传奇式的英雄，
为爱情啼哭，当看到卑微的国土碧绿葱茏，
艺术就该像伊塔卡[①]那样，
并不神奇却万古长青。

它又像江河一样奔流不停，
既行又止，像赫拉克里托[②]一样变化无穷，
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像江河一样永远奔腾。

(赵振江　译)

葡萄酒之歌

在荷马的青铜杯里闪烁着你名字的光芒，
黑色的葡萄酒啊，你使人心花怒放。

千百年来，你在人们手上传去传回
从希腊人的兽头觞到日耳曼人的羊角杯。

① 伊塔卡：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家乡。
② 赫拉克里托(前 576－前 480)：希腊哲学家。他认为物质处在不停的变化中。

开天辟地以来，你久已存在，
把力量和神威奉献给一代一代。

你与日夜交替的光阴一齐流淌，
朋友和快乐为你欢呼、鼓掌。

在神秘的激情洋溢的诗词的字里行间，
你是玫瑰花、红宝石和小巧玲珑的短剑。

在你的勒忒河①里，让别人痛饮伤心的忘怀；
我却要寻求共同分享的节日的欢快。

在漆黑、诱惑和仙人掌中间
我要用“芝麻”打开长夜漫漫。②

“相互爱恋”或“血红的搏斗”的美酒啊，
有时我将这样称呼你。但愿这不是歪曲。

(赵振江　译)

① 勒忒河：即希腊神话中冥府的忘川，亡灵喝了这条河的水就会忘掉过去的一切。
② “芝麻，芝麻，开门来”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打开宝库石门时念的咒语。

局　　限

有一行魏尔兰的诗，我再也不能记起，
有一条比邻的街道，我再也不能迈进。
有一面镜子，我照了最后一次，
有一扇门，我将它关闭，直至世界末日降临。
在我图书室的书中，有一本
我再也不会打开——现在正望着它们。
今年夏天，我将满 50 岁，
不停地将我磨损啊，死神。

(赵振江　译)

梦

当子夜的钟把慷慨的时间
恣意挥霍，
我将比尤利西斯的水手去得更远，
进入梦的领域——人的记忆
所不及之处。
我只从那水下领域带回一些残余，
但已非我的知解力所能穷尽：
朴素的植物学的草，
各色各样的动物，
与死者的对话，

真正是假面的面孔，
远古语言的词，
有时还有一些恐怖，
白昼给予的一切都无法与之比拟。
我是人人，我是无人。我是别人，
我是他而不自觉，他曾见过
另一个梦——我的醒。他评判着。
他置身局外而且微笑。

（飞　白　译）

达里奥

(1867—1916)

卢文·达里奥，原名费利克斯·卢文·达里奥，生于梅塔帕。1869 年随家迁居洪都拉斯。11 岁时以布鲁诺·埃尔蒂亚等笔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作。15 岁时应邀在国会朗诵诗作，受到好评。后来专门从事诗歌写作，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位职业诗人。曾受法国高蹈派和象征主义的影响。1886 年来到素有“诗人之国”美称的智利。1888 年发表诗文集《蓝》，它标志着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已经正式粉墨登场。作为拉丁美洲文学的第一个独创性流派，现代主义对新旧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89 年作为阿根廷《民族报》的记者前往北美和欧洲。旅欧期间，他结识了魏尔兰等一大批诗人、作家。由于欧洲作家的赏识和介绍，达里奥的作品很快在法国及西班牙语世界引起反响。1896 年发表散文集《奇异者》和诗集《世俗的圣歌》，从而成为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旗手。

作为现代主义的旗手和代表，达里奥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对形式的孜孜追求。他崇尚典雅华贵的艺术珍品和多彩多姿的异国情调。形式上打破传统的韵律节奏，灵活安排重音和停顿，使西班牙语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意象和律动。由于他遣词造句不拘一格，极大地丰富了西班

牙语的意境和含义，对西班牙语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陈众议)

天鹅颂

——致佩拉尔塔伯爵夫人

奥林匹斯山雪白的天鹅
嘴巴像红玛瑙一样鲜艳，
炫耀着纯洁的短翅
向太阳展开无瑕的羽扇。

像一只七弦竖琴的手臂，
希腊古坛的提手一般，
憨态可掬的脖子
使人想起理想的航船。

天鹅具有神圣的血缘，
它的亲吻越过彩绸似的农田
升到勒达[①]可爱的
玫瑰色的山峦之巅。

卡斯塔利亚泉[②]洁白的国王

① 据希腊神话宙斯醉心于勒达的美丽，化作天鹅，与勒达结合。
② 在巴那斯山脚下，是祭诗神缪斯的地方。

他的胜利将多瑙河照耀；
洛亨格林[1]是金发王子。
达·芬奇是他在意大利的男爵。

他的洁白可以和亚麻花朵、
白玫瑰的花蕾、
洁白的金羊毛骑士勋章
和圣诞节的羊羔儿媲美。

天衣无缝的诗人，
纯贞无瑕的神韵，
神奇高雅的珍禽
至死还在将灵魂化作歌吟。

身有双翼的贵族
炫耀着蓝色田野的洁白的百合，
在自己的羽毛上感到
潇洒、可亲的蓬帕杜[2]右手的抚摸。

在赏心悦目的湖上不停地划桨，
梦境等待着伤心的人们，在那个地方
一只威尼斯的黄金的小船
等候着巴比耶拉未来的新娘。

伯爵夫人啊，请将天鹅爱恋；

---

① 洛亨格林：日耳曼神话中的一位英雄。
② 蓬帕杜：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儿，她对国王和当时的法国政府有很大的影响。

它们是迷人国土上的神仙，
身披着芬芳、貂皮、绸缎、
梦和黎明的光线。

(赵振江　译)

神　　游

难道是异国的情意缠绵……？
像东方的玫瑰使我梦绕魂牵：
丝绸、锦缎、黄金令人心花怒放，
戈蒂耶[①]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

啊，令人倾倒的美满姻缘：
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②]，
茶盅、神龟、蟠龙，
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

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
用李太白的响亮的语言。
我将像那些阐述命运的诗仙，
吟诗作赋在你的唇边。

你的容貌胜过月宫的婵娟；

---

① 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巴那斯派先驱。
② 原诗中“不可能有的脚”指中国妇女缠足。

即使可享天上的厚禄高官
也不如去精心照看
那不时抚摸你的象牙团扇。

(赵振江　译)

我寻求一种形式

我寻求我风格中缺乏的形式，
一种渴望成为玫瑰的思想蓓蕾；
犹如一吻在我唇边绽放，
它来自难以拥抱我的维纳斯的拥抱。

绿油油的棕榈映衬着洁白的柱廊，
天上的星星向我预示女神的降临；
永恒的光辉进驻我的心房，
仿佛月亮小鸟栖息在平静的湖上。

我感到语言在流窜逃亡，
笛声中溢出开始的音符，
空间荡过一叶轻舟；
我那睡美人窗下的喷泉，
潺潺流水不停地低泣；
还有那天鹅脖子提出的疑问。

(陈众议　译)

金　　星

静谧的夜晚是我痛苦的思念，
为了安宁我来到冷清的花园；
漆黑的夜空有一颗美丽的金星，
仿佛乌木板上镶嵌了一朵金黄的茉莉。

它又像闯入我心灵的东方女王，
正在屋檐下等候情人的到来
或者悠然自得地坐着花轿，
光彩夺目，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哦，我美丽的女王，”我对她说，
“我的心就要蹦出胸膛、飞到你的身旁！
从此以后，陪伴你的将是一对火一样的嘴唇

和一颗永不变质的心灵。”
晚风驱散了闷热，
金星在无底的深渊向我投来悲伤的目光。

(仪　信　译)

灰色大调交响乐

大海像一面巨大的水银镜

反映着天空的镀锌铁皮；
苍灰的磨光的背景上
点染着远方鸟群的污迹。

太阳以病人的脚步登天，
像一块浑圆无光的窗玻璃；
枕着它的黑号角当作枕头，
疲倦的海风在阴影里歇息。

海浪涌动着铅色的肚子，
仿佛在码头底下叹息。
一个老水手坐在缆绳上
抽着烟斗想念朦胧的海滩，
想念远方的雾中的陆地。

他是个老海员，巴西的烈日
火辣辣的光晒黑了他的脸皮，
中国海上狂暴的台风
见过他把一瓶烧酒灌进嘴里。

浸透碘酒和硝石味的海沫
早就熟悉了他的红鼻子，
他的帆布帽和斜纹水手服，
他的鬈发和运动员的二头肌。

在他烟斗的烟雾缭绕中
他看见远方雾里的土地，
当年，一个灼热的金色黄昏

双桅船挂满帆向那边驶去……

热带的中午。老水手睡着了。
包裹在多层次的灰色调里。
好像一卷软而粗的卷纸笔
正在把弧形的地平线抹去。

热带的中午。一只老知了
在试弹它沙哑的老吉他，
蚱蜢也用单弦的小提琴
奏起了它单调的独奏曲。

(飞　白　译)

[圣卢西亚]

沃尔柯特

(1930－　　)

199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柯特有英国、非洲和荷兰血统，会英语、克里奥耳英语和克里奥耳法语(本地土语)以及西班牙语，使用英语写作。他在多种文化交叉错杂下成长，然而他的国家——1979 年才获得独立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使沃尔柯特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分裂”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沃尔柯特的诗，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上定位的。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1992 年度)颁奖辞中指出，授奖予沃尔柯特是由于他的诗“大量散发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沃尔柯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为他的文化环境定了位，并通过它们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在诗风上，沃尔柯特是传统诗与现代诗相结合的诗人。他不随俗。当诗趋于“反诗”而显得艺术性“式微”之际，作为“边缘诗人”的沃尔柯特自行其是，独树一帜地表现出丰富华美的诗风。这是由诗歌语言、音乐因素、绘画因素的交织共同构成的。在语言上他吸收伊丽莎白时代古典诗的富丽与巧妙，而西印度群岛的驳杂的语言背景更增其丰富色彩；在音乐性上，他在格律诗已经过时的

20 世纪使用格律(因变体而现代化了的格律)写诗，并大量采用半韵、偏韵和谐声；沃尔柯特自己又是一位画家，以水彩画见长，他的诗与画一样充满了鲜明的热带色彩与形象，使读者仿佛漫步于印象派的画廊。

沃尔柯特从 18 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起，至今已出版诗集和长诗 15 部，包括《海难余生》(1965)、《海葡萄》(1976)、《星苹果王国》(1979)、《幸运的旅客》(1984)、《仲夏》(1986)、自传性叙事长诗《另一生》(1973)和史诗体叙事长诗《荷马》(1990)等。他现任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学教授，也常回小安的列斯群岛小住。

(飞　白)

来自非洲的遥远呼声

阵风吹乱非洲棕褐色的
毛皮。吉库尤族如蝇一般迅疾，
靠草原的血河养活自己。
一个撒遍尸体的乐园。
只有挂“腐尸上校”衔的蛆虫在喊：
“不要在这些死人身上浪费同情！”
统计证实，学者也掌握了
殖民政策的特性。
这意味什么，对在床上被砍的白孩子？
对该像犹太人一样消灭的野蛮人？

长长的灯芯草被打碎，成了

鹭鸟的白尘，它们的叫声
从文明的曙光开始，就在烤焦的河
或兽群聚集的平原上回荡。
兽对兽的暴力被看作
自然法则，但直立的人
却通过暴行而达到神圣。
谵妄如提心吊胆的兽，人的战争
合着绷紧皮的鼓声舞蹈，
而他还把死人签订的白色和平——
把当地的恐怖称作英勇。

又一次，残暴的必要性
用肮脏事业的餐巾擦手，又一次
浪费我们的同情(像对西班牙一样)，
大猩猩在跟超人角斗。
我，染了他们双方的血毒，
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
我诅咒过
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
在非洲和我爱的英语之间抉择?
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
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飞　白　译)

海滩余生

饥饿的眼睛贪婪地吞吃海景，只为一叶
美味的帆。

海平线把它穿上无限的线。

行动滋生狂乱。我躺着，
驾驶着装上肋木的一片椰影，
生怕增多我自己的脚印。

吹着沙，薄如烟，
腻烦了，移动一下它的沙丘。
浪潮像孩子似的厌倦了它的城堡。

咸的绿藤和黄的喇叭花，
一个网缓缓移过空无。
空无一物：充塞白蛉子头脑的愤怒。

老人的乐趣：
早晨，沉思的后撤，想着
枯叶，自然的安排。

阳光下，狗粪
结了硬壳，发白如珊瑚。
我们结束于土，开始于土。

在我们的内脏里创世。

细听，我就能听见珊瑚虫在营建，
两个海浪击出一片静默。
掐开一只海虱，我使雷霆爆裂。

像神一样，我歼灭神性、艺术
和自我，我抛弃
已死的隐喻：杏树的叶形心。

成熟的脑烂得像个黄核桃
孵出它
乱糟糟的海虱、白蛉和蛆，

那个绿酒瓶的福音，被沙塞死了。
贴着标签，船的残骸，
握紧的漂木苍白而带着钉，如一只人手。

(飞　白　译)

沼　　泽

咬啮着公路的边缘，它是黑嘴
轻轻哼着：“回家来吧，回家来……”

在它粘滞的呼吸背后藏着一个字：
“长”——长出菌类，烂，

根上长满白斑。

比藤的丛莽、采石场和晒裂的河床
更可怕，
它的恐怖曾使海明威的英雄难移寸步
呆立于看得清的浅处。

它开创虚无。穷人囚犯和黑人的牢狱。
它的黑色情调
每个落日取你生命之血的一个涂片。

奇怪可怕的蜿蜒！红色树丛中每株树苗
蛇一般弯曲，它的根淫秽可憎
如一只六指的手，

掌心里藏着背披青苔的蟾蜍，
名叫“蟾蜍凳”的毒菇，烈性的姜花，
血的花瓣，

虎斑兰花斑斑的阴户，
离奇古怪的鬼笔阴茎
沿着唯一的路纠缠过客。

深深地，比睡眠更深，
像是死，
太富于衰减，太窒于呼吸，

在迅速注满的夜里，看

最后的鸟如何仰喉啜饮夜色，
野树如何滑

同黑暗，与扩散着的
记忆缺失症一同变黑，渐渐进入
虚无的边界，混和

肢、舌、筋，成为一个结
如同混沌，如同面前的这条
路。

(飞　白　译)

海的怀念

有样搬走了的东西在这座房子耳朵里吼叫，
挂起无风的帘，击晕镜子
直到只剩反映而没有实体。

有个声音好像风车咬牙切齿直到
死死地刹住；
震耳欲聋的空缺如狠狠一击。

它箍住这山谷，压低这山峰，
它使姿态疏远，使这支铅笔
穿透厚厚的空虚，

它用沉寂装满橱柜，摺起酸味的衣服
像死者的遗物那样准确，
像死者由亲爱者运行着，

不抱信心地，期望着占据。

(飞　白　译)

珊　　瑚

这株珊瑚的形状与因它而凹陷的——
手掌对应。它的

突然的空缺多么沉重。像浮石，
像你的乳房在我手掌的杯中。

海一样的冷，它的乳头粗糙如砂，
它的毛孔像你的一样，闪着咸汗。

空缺的身体撤走了重量，
再没有另一个能像你光润的身体一样

创造出如此精确的空缺，恰似这
珊瑚石，放在案头发白的

纪念品架上。它向我的手挑战
去做一切情人的手从未体验的探寻：

另一个身体的本真。

（飞　白　译）

黑八月

这么多雨水，这么多生活，正如这黑八月
肿胀的天。我的姐妹——太阳
在她的黄房间里抱窝不出。

一切东西都进地狱；山岭冒烟
像口大锅，河流泛滥；可是她
仍然不肯起来止雨。

她躲在房里赏玩古老东西——
我的诗、她的照相簿。哪管雷
像一摞菜盘从天上摔下来

她也不露面。
你不知道吗，我爱你，而对止雨
束手无策？但我正在慢慢学会

爱这阴暗的日子，这冒汽的山，
充满嗡嗡闲话的蚊子的空气，
和啜饮苦药，

所以当你——我的姐妹
重新出现，用你体谅的眼
和繁花的额分开雨的珠帘，

一切都会同往常不一样了，真的
(你看，他们不让我如我所愿地
爱)，因为，我的姐妹呀，那时

我将已学会爱黑暗日子同光明日子一样，
爱黑的雨白的山，而从前
我只爱我的幸福和你。

(飞　白　译)

欧罗巴

满月这么猛烈，我数得清
海滨别墅上横斜交织的椰影，
别墅的白墙上沸腾着失眠。
星光点点，滴漏在海扁桃的
锡盘里，嘲弄的云
白亮起皱如一张张床单。
永不厌足的乱浪拍岸，声声
透墙而入；我感到心神
白如月色，幻变了昼光描绘得
明晰确定的图形，把
一棵树化成了弯向海沫的女儿身；

外加走近来的黑山一团，
轻轻地喷着鼻息，挨近了
正在用银花溅湿双乳的裸女。
二者本来还能保持合适的距离，
若不是贞洁的月亮赶紧拉上暗黑的
云帘。把两个形体联合为一。

她用闪光逗弄揶揄，是的，但一旦
陷入人的情欲，你就能
透过月色看清他们的真相：
化作种公牛的神，化作发情天鹅的神，
过度发热的种田汉的文学！
谁曾见过她用白皙的双臂挽住牛角，
她的双腿紧夹，破浪骑行，
在水花泡沫的嘶嘶溅落中
一牛一女穿越咸味的黑暗而来，
她雪白的裸体光彩莹莹？
一无所有！正与平日相同，
只有海沫楔入一道明亮的海平线，
还有，细线构架钉铜钉，仿佛是
他粗糙的牛皮上闪着水滴，
牛蹄和角尖的星星组成了字谜。

（飞　白　译）

群　　岛

在这行诗的末尾，雨将开始。
在雨的边缘，一片帆影。

慢慢地，帆望不见群岛了；
整个民族对港湾的信仰
驶进雾中。

十年战争结束。
海伦的秀发，一团乌云。
特洛伊，一个白灰坑
在雨濛濛的海边。

雨丝绷紧如竖琴的弦。
一个云蒙着眼的人拨起雨丝
弹出了《奥德赛》的第一行诗。

（飞　白　译）

[土耳其]

哈希姆

(1884—1933)

艾赫默德·哈希姆，象征主义诗人。生于巴格达一名门望族家庭。在伊斯坦布尔求学，曾在军事学校主讲授文学艺术课程。1924—1928 年旅居巴黎，结识法国文学界人士。早期作品以古典奥斯曼文体写成，研究法国象征派诗歌后改变文体。认为诗歌是介于普通语言和音乐之间的一种语言，应反映人的内心感情，幻想世界高于现实世界。他喜欢的主题是：爱情与自然。他的成名作为《月光之诗》，有鲜明的象征主义色彩，所描绘的自然现象皆出自幻想，与原来形状颜色不同，仿佛从水中折射出来一般。主要作品还有《湖畔时刻》、《碗》、《遭遇》等。

(江　冰)

序　　曲

这一只酒杯，像一朵小花，
像一朵郁金香，一朵玫瑰，
你别碰它。它充满了火焰。

它灼伤过费索里[1]的心灵，
曾经在马杰农[2]的灵魂里点燃烈火，
它向我们讲述什玲[3]的故事。

谁喝过它的汁液，将被焚烧殆尽，
爱情之夜痛苦的呻吟
像炽热的篝火般升腾而起。

像一朵小花般的彩色酒杯
充满了惊雷，你别碰它。

（江　冰　译）

这一座城市

白海滨吹来温煦的轻风
在你的长发中欢舞——
茫茫无边的悲哀，
映照在你西望的眼眸中，
你多么美丽。
你
与我，

① 费索里(1494－1556)：阿塞拜疆大诗人。
② 阿拉伯行吟诗人。
③ 西亚传说中的女英雄。

黄昏的诱惑，
茫无边际的海面上
忧郁的轻颤——
腻烦的目光难以理解这一切。

路人将叙述，
向我们投来傲慢的眼神，
你年轻又漂亮，
把我叫做——“老笨蛋”。
他无法理解我俩，
这一个金色的忧郁之黄昏，
逐渐沉寂的大海之委屈，
拍打着海洋的蔚蓝。

你，我，
大海，微风，
这一个静谧的黄昏，
你的花园弥漫着芳馨——
我们放弃了城市，同时告别了
遥远、湛蓝而美丽的影子的城市——
被永远放逐在此地。
城市留在了何处?
它在我们的梦幻与不眠的旷野里喧嚣。

它蔚蓝的黄昏，
像头顶的屋脊，
湛蓝的海水
向心灵注入平静。

这儿的女人非常温柔，
我从她们惊惶的眼睛中预感到了你——
那是你的姐妹，那是人所眷恋的城市。
她们的笑容那么忧伤，
眼睛在扑闪。
我们的不安
惊动了同样不安的灵魂。
仿佛被扯断的紫罗兰，
她们寻求着离群索居。
月亮的光线
在她们的手掌里闪烁。
啊，她们多么地孤独！
怎样的悲哀在吞噬她们？
这是激荡的海洋，四散的黄昏——
这里所有的人互相类同……

这一座城市——
怎样一颗行星照耀着它，
什么样的手臂将它们环绕？
它确实存在，抑或我们所虚构，
我不知道……

我，你，大海。微风，
这一个黄昏——
我们全都在激动的琴弦上颤栗。
我们放弃了城市，同时也告别了
遥远，湛蓝而美丽的影子的城市——

我们被永远放逐在此地。

(江　冰　译)

梯　子

有一次你在这架梯子上放慢脚步，
在太阳的光圈上盛开出玫瑰，
你泪眼朦胧，仰望着天穹……

水流变得幽暗。你的美貌转瞬即逝——
你仰观一下金色的天候，黄昏临近……
树木渗出鲜血，生命垂危，
夜莺在密林的火焰中血迹斑斑，
大理石变成了青铜。这都是为了谁?

这种语言幽暗，阴郁和原始。
你仰观一下金色的天候，黄昏临近……

(江　冰　译)

[土耳其]

希克梅特

(1902—1963)

纳齐姆·希克梅特，土耳其最杰出的现代诗人。生于萨洛尼卡一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海军学校学习。1920 年因参加反帝斗争，被校方开除。希克梅特 1921 年赴苏联，留学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回国后，由于政治活动被判徒刑 28 年。1950 年，在身羁囹圄 17 年之后，在世界和平组织的呼吁和营救下获释。但出狱后倒遭迫害，被迫流亡苏联，曾获列宁国际和平奖。1963 年在莫斯科病故。希克梅特 13 岁开始写诗。早期作品大多抒发个人感情，创作天地较为狭窄，后转向现实生活，以自由体诗反映人民苦难，号召同胞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他作品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较深，狱中所写史诗《我的同胞们的写照》，刻画了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政客、作家等各式人物的群像，反映了 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和平与自由是希克梅特诗歌的两大主题。1952 年，希克梅特曾访问过中国，留下了 7 首关于中国的诗歌。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吮吸太阳之歌》、《八百三十五行》、《沉默的城市》、《夜间来的电报》等。

(汪　驰)

小柏树林

在小柏树林中时而莫名其妙地
透过静默的荒凉传来一声呻吟。
我不明白：莫非是墓地的风在哭泣，
回忆起往昔时光的爱情?

倘若黑布在眼睑之上垂挂，
安谧便应该在那人心中长驻。
为什么永远长眠的恶人呀，
透过梦幻在小柏树林中恸哭?

(汪　驰　译)

忧　　郁

我想返回到大海。
在大海无边的镜面上
我想得到映照。
我想返回到大海。

轮船向着地平线驶去，轮船驶去，
啊，倘若我的忧伤能高张起风帆!
整天站立着值班，远眺海岸!
倘若离开陆地，过上这种生活真是不赖——

我，仿佛光线，躲进海洋深处，
我想在波涛中闪现。
我想返回到大海。
我想返回到大海。

（汪 驰 译）

堂·吉诃德

青春长驻的骑士
五十岁那年获悉撞击着胸膛的理智，
在七月的一个清晨戎装出发
去为真、善、美而战。

在他面前——是一个充斥愚蠢、傲慢的怪物世界，
在他胯下——是驽骍难得[1]，忧伤而勇敢。

我知道，一旦忧郁征服了你，
一旦心灵沉重了一公斤，
无可奈何，朋友堂·吉诃德，不论怎样
总会扑向那些风车。

你是对的，杜尔尼西娅[2]是最美的姑娘。
你冲着商人大喊大叫，

① 堂·吉诃德的瘦弱的坐骑名。
② 堂·吉诃德的意中人。丑陋的村姑。

你被抛在地上，挨一顿痛揍，
可是，我们坚定的骑士，你不可战胜，
你将在自己沉重的甲胄里燃烧，
杜尔尼西娅将更加美丽一百倍。

(汪　驰　译)

我的心不在这里

——心痛病

你错了，医生。
你那柔软而苍白的手
无法摸到我的心。
殷红的血液，我的血液
与黄河合在一处奔腾。
我的心正在中国，
跳动在为正义而战的
士兵的队伍中间。

每天，黎明快要显露，
天空还没有朝霞的时刻，
在希腊，(已经有许多年)
每天，黎明快在显露的时刻，
他们把我的心
带出去枪毙。

每一个夜晚，

每一个夜晚，
当囚徒们在梦中呼喊的时候，
我的心，
像一位小小的客人，
飞向留在家中的母亲与妻子。

我那困苦的人民等待我
已经有十个年头。
我必须报答他们。
但是，怎么办呢?
通过铁栏杆，我交给他们
我仅有的东西：
一枚红色的苹果——
我的心，医生。

我的心
不仅仅只在我的身体内，
尽管我躺在医院里面，
我的心却在整夜地燃烧，
它正在和远方的星星对话。

可是，你说：
“监狱，尼古丁，
不要再抽烟了……”
莫非你能治愈我的心，
我的心——你能治愈?

(汪　驰　译)

二十世纪

“现在，亲爱的，睡吧，
睡上一百年，然后醒来……”
“不，我不是
　　　　　一个逃兵！
我的世纪不会让我感到恐怖，
我那可怜的世纪，
　　　　　它由于羞愧而脸红，
我那勇敢的世纪，
　　　　　英雄们伟大的世纪。
我从来也没有叹惜过
我出生得太早。
我是二十世纪的人，
这使我感到骄傲！
我心满意足，在自己人中间
为新的世界而战……”
“但是，我亲爱的，一百年以后……”
“不，一定会实现得更早！
我的世纪或许还要经历几度死亡与复活，
然而，它未来的日子必定辉煌灿烂，
它将发出太阳的光芒，亲爱的，恰似
　　你的眼睛！”

(汪　驰　译)

[黎巴嫩]

纪伯伦

(1883—1931)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生于黎巴嫩北部山乡卜舍里，12 岁随母亲去美国波士顿，两年后回到祖国，进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校修习阿拉伯文、法文和绘画。求学期间，曾经创办刊物《真理》，以激进的态度针砭时弊，抨击丑恶的社会现象。1908 年，纪伯伦发表了小说《叛逆的灵魂》，触怒了当局，作品受到查禁，作者本人被驱逐，不得已再次前往美国。后去法国，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颇得艺术大师罗丹的赏识，后者对其给予了不少奖掖和提携。1911 年，诗人重返波士顿，后迁往纽约定居，在穷愁潦倒中矢志不渝地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31 年，纪伯伦病逝，遗体被运回家乡安葬，有人在他的墓地上立了一块碑，上刻："我们的先知纪伯伦安眠于此。"

纪伯伦的诗作富于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绘画的色彩感，意象清新，具有启示录式的暗示功能。它们特殊的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漩涡中心，将读者无可抗拒地卷入其中。

诗　　人

我在这世界上是个流放者，
我是个流放者，我是孤独的，为我的孤寂所苦，
　　孤寂总是把我的思想导向
　　一个魔术般的未知的国土，
使我的梦里充满了一个遥远而不可见的
　　地方的黑影憧憧。

我是个远离亲人、国人的流放者，如果
　　我遇到其中一人，我就会自言自语：
“那么，这人是谁呢？我是在什么地方
　　认识他的呢？
“是什么纽带把我同他联系起来的呢？
　　为什么我要靠拢他、坐在他的旁边呢？”

我是个远离自己的流放者，如果我听到
　　我的舌头在说话，我的耳朵会觉得陌生。
有时候我向内心观察，我看到了我的
　　秘密的自我，又笑又哭、又勇敢又害怕的、
　　一个躲躲藏藏的自我。
于是我的存在对我的存在感到惊异。
　　我的心灵对我的心灵发生疑问。
然而我依然是个流放者，不为人知，
　　迷失在雾霭里，披着沉默的衣裳。

我是个远离我的肉体的流放者，当我站在
　　镜子面前时，瞧，我脸上的表情
　　不是我的灵魂所设想的，我眼睛里的
　　神情也不是我内心深处所孕育的。
当我在城里街道上散步的时候，孩子们
　　跟随着我，大声叫喊：
“瞧这瞎子！让我们给他一根拐杖，
　　叫他有个倚靠。”
于是我急急忙忙从他们身边逃走了。
如果我遇到一群少女挨近我的衣服曼声
　　歌唱：
“他聋得像块石头！让我们使他的耳朵
　　里充满爱情和情欲的音乐。”
我也急急忙忙从她们身边逃走了。
我不论什么时候在市场里走近中年人，
　　他们总是把我围起来，喊道：
“他一声不吭，就像坟墓一样！让我们
　　把他弯曲的舌头弄直。”
我诚惶诚恐、急急忙忙从他们身边逃走了。
如果我在一群老人面前走过，他们就用
　　颤抖的手向我指指点点，说道：
“他是个疯子，他在神仙和鬼魅的国土上
　　丧失了他的理智。”

我在这世界上是个流放者。
我是个流放者，因为我曾横渡地球走遍
　　东方和西方，
然而我找不到我的诞生地，也没有人认识我

或听到过我的姓名。
我早晨醒来发觉自己被囚禁在一个
漆黑的山洞里，
洞顶有毒蛇咄咄逼人，各种各样的爬虫
又侵扰着四壁和地面。
当我寻求洞外的光亮时，我的身体的影子
大踏步走在我的前面——
我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寻求着
我不理解的。掌握着我不需要的。
黄昏来临，我便回到洞里，躺在荆棘和羽
毛的床上，
奇怪的思想，不论是可怕的或欢乐的，
都在欺骗我，而欲望又挟着它痛苦与
喜悦围困我。
午夜时分，过去的时代的阴影都落在我的
身上，而忘却了的地方的幽灵都来
拜访我探望我，
我也凝视着它们，对它们说话，并且问起
古代的事情，
它们怀着亲切和微笑回答我。
可是我要抱住、留住它们的时候，它们都
逃走了，
消失无遗了，仿佛它们不过是空气中的
烟霭罢了。

我在这世界上是个流放者。
我是个流放者，没有人懂得我的灵魂的语言，
我迈步在荒野之中，我看到流水从山谷

深处攀缘着上了山顶，
片刻之间，光秃秃的树木在我眼前开花、
结果、落下枯叶，
树木的桠枝在我眼前掉到低地上，变成了
黑色的蛇。

唉，我的幻觉是稀奇古怪的。同谁的幻觉
也不一样，
因为我见鸟儿先以歌声，然后以哭声鼓动
它们的翅膀，迎着早晨飞去，
我看见它们栖息下来，在我的眼前变成
赤裸裸的女人，披头散发，头发长长的，
她们从那为爱情而化妆过的眼睑底下
凝视我，并以浸过蜂蜜的嘴唇对我微笑，
她们向我伸出白皙的手来，手上散发着
乳香和没药的馥郁之气，
而当我向她们注目而视的时候，她们便
像受了震动的雾霭一样消失了，
在空间里留下了她们的嘲笑的回声。

我在这世界上是个流放者，
我是个诗人，凡是生命以散文传布的
我都用诗句采集起来。
凡是生命用诗句采集起来的，我都用散文传布。
因此我是个流放者，我将永远是个流放者，
直至死亡抬举我，把我运到我的故土。

夜

夜啊，诗人、情人和歌手们的盘桓之地，
夜啊，影子同精灵和幻象一起居住之所，
夜啊，拥抱我们的憧憬、欲望和回忆的巨人，
站在黄昏的云彩侏儒和黎明的美丽新娘
　　之间的硕大无朋的巨人，
佩着令人生畏的宝剑，戴着月亮的王冠，
　　披着寂静的长袍，
用一千只眼睛注视着人生深处，
用一千只耳朵静听着孤独和死亡的叹息。

正是你的黑暗向我们启示了天空的光明，
因为白昼的光明用大地的黑暗掩盖了我们。
正是你的诺言打开我们的眼界，使我们
　　看到了永恒，
因为白昼的虚荣心使我们局限于时间和
　　空间的世界里，就像盲人一样。
正是你的安宁的寂静，揭开了永远觉醒的、
　　永远坐立不定的精灵的秘密；
因为白昼是一片纷扰喧哗，灵魂在纷扰
　　喧哗里躺在野心和欲望的铁蹄之下。
夜啊，你是个牧人，把弱者的梦和强者的
　　希望，都赶进了睡眠的羊栏。
你是个预言者，你用神秘的手指，合上了
　　可怜人的眼皮，把他们的心，高举到

比这个世界更加慈悲的世界里。
在你那灰色衣服的褶层里，情人们找到了
他们的洞房，
在你那被天国露水沾湿的脚边，内心
寂寞的人们流下了眼泪；
在你那散发着田野和葡萄园的芳香的
手掌里，陌生人放下了他们的渴望和
失望；
你是情人们的朋友，寂寞人的安慰者，
孤苦伶仃者的东道主。
在你深深的浓荫下，诗人浮想联翩；
在你的胸膛上，预言者的心灵觉醒过来；
在你的额上，想象纵笔挥写。
因为你是诗人的主宰，预言者的幻觉，
思想家的知己。

当我的灵魂对人感到厌倦，我的眼睛懒得
去凝视白昼的面容的时候，
我寻访遥远的田野，逝去的时代的影子
在那儿沉沉入睡。
我在那儿站在一个黑暗而沉默的存在之前，
它用一千只脚走过山岭，
走过幽谷和平原。
我在那儿凝视着黑暗的眼睛，静听着
看不见的翅膀的飒飒飞翔之声。
我在那儿感觉到那无形的衣裳在飘拂我，
并且为目不能见的恐怖事物所震撼。

夜啊，我在那儿看到你，悲痛的、美丽的、
　　令人望而生畏的，
耸立在天与地之间，云彩是你的衣裳，雾
　　霭是你束的腰带，
你讥笑太阳的光芒，讪笑白昼的霸道，
你嘲笑那不睡不眠，跪在偶像面前的
　　一群群奴隶，鄙夷那躺在绸缎的被窝
　　里睡觉做梦的君王；
我在那儿看到你凝视窃贼的眼睛，看到
　　你在上方守护着酣睡的婴儿；
我看到你对着娼妓的微笑哭泣，
　　对着情人的眼泪莞尔微笑，
我看到你右手高举心胸伟大的人，
　　双脚践踏精神卑鄙的人。

我在那儿看到了你，夜啊，你也看到了我；
你，以令人望而生畏的美，于我仿佛是父亲；
　　而我，在我的梦里，便仿佛是儿子；
因为，存在的幕布已被揭开，怀疑的面纱
　　也撕破了；
你向我透露了你那秘密的目的，我把我的
　　一切希望和欲望也都告诉了你。
于是你的威严化为乐曲，其美丽胜过
　　花朵的温柔蜜语，
而我的畏惧也变为信赖，其程度也超过了
　　众鸟的信赖；
于是你把我举了起来，放在你的肩膀上，
你教我的眼睛观察，教我的耳朵谛听，

教我的嘴唇说话，还教我的心热爱；
你以你魔术般的手指触动了我的思想，
我的思想乃喷涌而出，好比一条潺潺
流动的溪水，把凡是枯草都卷走了。
而你又以你的嘴唇亲吻我的心灵，把它
点燃成为火焰，
火焰把一切死亡的和垂死的东西都吞灭了。

我紧跟你，夜啊，直至我变得跟你相像
我跟着你作你的伙伴，直至你的欲望变
成我的欲望；
我热爱你，直至我的整个存在确实成为
具体而微的、你的形象。
因为在我的黑暗的自我里，有着发光的
星星，热情在黄昏时分把这些星星
撒出去，怀疑在黎明时分又把它们
收起来。
在我的内心里有一轮明月，它时而同密云
搏斗，时而同充满空间的一系列
的梦互相斗争。
如今在我觉醒的灵魂里居住着一片安宁，
这安宁揭示了情人的秘密和信徒的
祈祷；
如今在我的头上罩着一张神秘的面纱，
死的痛苦会撕破这面纱，但青春之
歌会把面纱重新织起来。

夜啊，我是同你相像的；如果人们认为我

　　吹牛夸口，
难道他们并没有夸口他们同白昼相像吗?
我是同你相像的，像你一样受到了许多
　　莫须有的责备，
我是同你相像的，我的存在以及我的
　　一切梦和一切希望，都同你相像，
我是同你相像的，尽管黄昏并不给我
　　戴上金羊毛的皇冠，
我是同你相像的，尽管早晨并不以珍珠
　　和玫瑰装饰我那飘拂下垂的袍子。
我是同你相像的，尽管我还没有把银河
　　当作腰带束在身上。
我也是个黑夜，辽阔，宁静，可是受到束缚
　　而又反抗。
我的黑暗没有开端，我的深度没有穷尽。
当死者的灵魂升腾，以欢乐的光明自豪
　　的时候，
我那黑夜的灵魂，亦将因其痛苦的黑暗
　　而光荣地下降。
我是同你相像的，夜啊，当我的黎明来临
　　的时候，我的大限也就到了。

[阿尔及利亚]

狄　　布

(1920—　　)

穆哈默德·狄布，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是当代最有特色的阿尔及利亚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著有作品 20 余卷。狄布的文学生涯始于诗作，早年受勒内·夏尔和阿尔贝·加缪的影响颇深，诗篇如泉水般质朴和清澈。从 1952 年起狄布发表小说，较著名的有阿尔及利亚三部曲：《大房子》(1952)、《火灾》(1954)、《织布机》(1957)和《非洲的一天夏天》(1959)。他的中篇小说集《在咖啡馆里)也相当成功。这些小说以深沉的笔触描述出阿尔及利亚人民经受的痛苦选择，表现了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然而，狄布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诗人，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中常常夹带着神话、象征、讽喻及离奇的想象。他于 1961 年发表的诗集《守护的阴影》同样既带有独立战争的深刻印记，又富于离奇的想象，不乏象征、讽喻等手法，把心灵的呼唤、富有节奏感的语言和马格莱布风物人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法国著名诗人阿拉贡为诗集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高度评价诗人和他的作品。

(周国强)

哀怨行

温馨的巴黎之夜，你对我是何等苦涩；
当塞纳河上空灰蒙蒙，一片淡淡血色，
颤栗着歇息下它呼喊着的流血的心，
对于流亡者，巴黎是一座地狱阴沉沉。

这里有哪个外国人会感到离乡背井?
可是你难免作此感想一旦夜色降临。
在这座巨大的都市里没有你的位置，
你会深深感到是一场恶梦重又开始。

我手足无措，这时刻更使我神志癫傻；
我就像一个流放犯诅咒他的空床架，
巴黎，这整个的巴黎，我咒它哀呼呜呼，
善良的人们，原宥我不可救药的痛苦。

乘日色未泯且再往前行……这波拿巴路
继尔是马拉凯码头，而艺术桥畔一处
工地上的大吊车挺立着不安的阴影，
还有沉沉酣眠后阴森森的卢浮尔宫。

杨树哆嗦着低声细语地向路人叙述
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寓言传说
我们时代的乐善好施，人被估价拍卖，
黑色的杨树林，大小嗓门把叶丛满栽……

奔向协和广场，突兀间令人忘却自我。
舞台上空空如也，然而丝绸般的光波，
它既是炽热的美梦，又是固有的思维，
在天穹的清唱声中重建我心灵宁谧。

雕塑群

我是塑像们不可多得的伴翁；
在游客稀少的公园里我观望，
观望它们那欲言又止的唇吻，
它们审慎得出奇的石头行动。

鸟儿啁啾着在它们脚边依依，
有时阴影颤动它们竟也颤栗，
麻雀大惊失色当即展翅飞起，
我自责唐突仿佛对人们失礼。

当其时仿佛开始了非凡的时光，
很容易迷失本性或恢复正常，
也唯有它们表现出善解人意……

尤其是唯独它们能够怜悯你，
你们间建起了不知何种友谊
那空泛温柔的目光无限凄切。

(以上周国强　译)

港　　口

雨，喧闹的港口，我为何来到这里?
站立着，观看着白色的法院?

码头上嘈杂的人群灰蒙蒙一片。

太阳在人群上空的烟雾里高悬。
你恰好要哀哭吧，你怎么了?

轮船离了岸，正驶向远方。

冬意笼罩，一切像一个恐怖的梦。
包围着深红的流水与忧闷。

哪里能平息你的悲哀?

雨在旷野上竭力地怒吼，
只是正午已经过去，转瞬将是——夜晚。

这样的季节，你在哪里能找到安恬?

去剧院?或许竟去拐角处的酒吧?
那里有人声，有酒醉，还有透过迷雾的光明。

而这里你的话语会被吐上几口唾沫!

疯狂的时刻

黑色的疯狂时刻
已到。它的特征是——
仇恨，叫喊和刮风，
抹去黎明的眼睛。

诞生出穴居的黑暗，
诞生出海洋的火光，
它丈量着深海的痛苦，
它重复着死亡。

要认识它并不困难，
它是黑色的。它的特征是——
浴满鲜血的葡萄藤，
黎明之叫喊与疯狂。

巴黎风景

彩云旋舞在黑暗笼罩的天际，
在塞纳河之上掠过命定不祥的水流，
黎明的巴黎呈现灰色与暗紫，
夜依然像灰蓝的烟雾般停留。

天空有时仍然以虚假的安宁

如此帮助我挨捱困难的白昼，
你感觉不到自己已失去原有的身份，
谁个的影子循此偷偷地开溜。

煤气喷嘴突然发出木樨草的气味……
我看见——我的天使在大地之上飘飞，
向我指示着肉眼不见的道路。

巴黎安慰你们，很快就要更近地……
我在黎明的薄冥中行走。巴黎的送奶女工
敲响着铁桶，疾速地叫卖牛乳。

光明与黑暗的游戏

鸟儿出现，
火光燃起，
这就是——女人，
没有名字，没有面纱，
紧闭着眼睛在寻路
散发着海洋的清新……
可是，鸟儿再度出现，
火焰上窜，
这远远大于
你深室里的所见……
这就是——海洋，
有着摆晃太阳的双手的海洋，
没有东方，没有北方，没有边界，没有浅

滩的——海洋。
除黑暗、温柔的海洋之外
没什么东西落自天空，
这星转斗移的见证人，
预感，孤独，低语……
除目光黯淡的海洋之外，
一无所有，没有波涛，没有桅帆，没有风儿。
鸟儿又突然出现，
而这就是——女人，
不是星星，不是幻想，不是圆盘，不是喷泉——
女人。
鸟儿飞走
除海洋之外，一无所有。

(以上王容若　译)

比·狄奥普

(1960－　　)

比拉戈·狄奥普，诗人、小说家。用法语写作。比拉戈·狄奥普出生于达喀尔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非洲人家庭。1920年，他离开家乡到圣路易城学习。后赴法国。在巴黎学习期间，诗人与桑戈尔、塞泽尔等人一起创办《黑人大学生》刊物，积极投身于“黑人性”文学运动。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后，比拉戈出任驻突尼斯大使。他的作品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玛拉美的影响，注重诗的暗示功能，善于在神秘的氛围中传达朦胧的诗意，同时还带有非洲传统的万物有灵论的气息。主要诗集有《魅力与闪光》等。

(汪剑钊)

献　　辞

眼睛从近处盯视着我
燃起自己痛苦的温柔。
至今我听到的声音——
另外的土地上另外的声音。

影子与光明进行永恒的争论，
白昼的谎言向远处消隐，
可是反光——悖离着夜晚
在我荆刺丛生的道路上蔓延。

活泼的生命不能悄悄地离开，
精神从肉体中带走了肉体，
随风飘来了古老的歌声，
嘴唇上的温暖不曾耗尽，
可是远方却依然虚伪地明亮，
现实令人痛苦，故意刺激幻想。

(汪剑钊　译)

幻　象

什么人朦胧的影子漂浮
在黄昏前窒闷的薄冥之中，
夜雾降落了下来，
抛弃黑色的羽毛。
远远的，幽暗不明——
我将信将疑——
莫不是玻璃偶然的反光？——
在黄昏前窒闷的薄冥之中，
谁个的朦胧影子漂浮。

(汪剑钊　译)

爱情主宰了什么

主宰了语义，主宰了一切秘奥，
主宰了不再重复的梦之飘渺，
主宰了沉香般凝重的静寂，
主宰了不可计数的许多问题；

主宰了打破寂静的哭泣，
主宰了不安的心灵沉重的静寂，
主宰了突然来临的痛苦，
当两人不能把手分开，双双沉默。

主宰了相会地点——一切开始的开始，
主宰了唯有两人才能体味的话语，
主宰了无法出声的话语，

主宰了灯丝明亮的神经，
主宰了黄昏懒懒的安逸，
当风儿的声音全数消失。

(汪剑钊　译)

智　　慧

我将愿望、愤怒与痛苦扔弃，

自遥远的国度回家，
让炽烈的夜晚燃烧
我的忧郁，我最后一次梦呓。

我扔弃了愿望、愤怒与痛苦，
我抓起一把染血的泥土——
我心灵的碎片
被你的鞋跟所践踏，
而，倘若心灵还没完全死亡，
我抓起一把染血的泥土。

无梦之梦向我走来，
黎明时分飞来
四个方向的四种风儿——
温柔地轻拂疲惫的眼睛，
无梦之梦悄悄降临。

(汪剑钊　译)

桑戈尔

(1906－　　)

雷奥波尔特·塞达尔·桑戈尔，诗人、文艺批评家、政治家。用法语写作。生于达喀尔南部若亚尔镇。在塞内加尔受过早期教育以后，即于1928年来到巴黎，在路易高级中学和索邦神学院就读。在那里，他与日后当选为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结为知己。几年后，他成了取得有资格教授法语的教师资格的第一位黑人，此后又成为获得法国文法博士学位的第一位黑人。30年代，他和马提尼克的塞泽尔、圭亚那的达马一起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提倡“黑人性”文艺。桑戈尔对“黑人性”的定义是：“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1948年，他编辑出版了《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萨特为选集写了长序《黑肤的奥尔甫斯》。它标志着黑人性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现代非洲法语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桑戈尔在法国居留了近16年，回到塞内加尔后，以作家兼政治家的身份从事社会活动。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他当选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1980年，他辞去该职务，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

桑戈尔的诗歌主题主要根源他的这一信念，力图在殖民主义面前证明非洲文化的合法存在。他的作品从以智性原则为基础的传统中获益颇多，而其内心感性的充盈更使其作品的主题洋溢着空前的活力。作为一名优秀的黑非洲诗人，他的民族自尊心并不是建立在对外来文化的一概排斥上，而是倡导“文化融合”论。他认为，古老的非洲文明要保持其伟大和真实，并不是简单地让古老传统复活就成了，而应该注意吸收其他文明——包括欧洲文明——的优秀成分。桑戈尔的诗歌有着鲜明的非洲特色，读起来能够让人们“感到黑人灵魂的呼吸”，大量的非洲神话的引用，非洲式的比喻和夸张，以非洲人的感觉和眼光描绘非洲的江河、妇女、村庄、老人、舞蹈、竞技，漫谈它的古往今来，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他的“黑人性”原则的贯彻。但是，他的诗歌又是用法语写成的，它们又包含着相当强烈的现代主义因素，如象征、暗示、超现实的“自动写作”等等，对形成诗人独特的风格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齐修远)

黑女人

赤裸的女人，黑肤的女人
你生命的肤色，你美丽的体态是你的衣着！
我在你的庇护下成长，你手掌的温柔指过我的眼睛
现在，仲夏季节，正午时分，我在阳光灼烧的高山上看到了你，我希望的土地，
你的美恰似雄鹰的锐光击中我的心脏。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饱满的果子，醉人的黑葡萄酒，激发我抒情的嘴唇
地平线上明丽的草原，东风劲吹下战栗的草原
精美的达姆鼓，在战胜者擂动下的达姆鼓
你深沉的女中音是恋人的心曲。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微风吹不皱的油，涂在竞技者的两肋，
马里的君主们两肋的安恬的油
在乐园欢奔的羚羊，珍珠像星星般缀饰在你皮肤的黑夜之上
思想的快乐，在你水纹般闪亮的皮肤上的赤金之光
在你头发的庇护下，我的忧愁消散，
在你毗邻的太阳般的眼睛照耀下。

赤裸的女人，黝黑的女人
我歌唱你正在消逝的美，被我融进永悟的体态
在妒嫉的命运不曾将它变作肥料滋养生命之树以前。

(齐修远　译)

乔　尔

〔塞内加尔〕桑戈尔

乔尔！
我思绪万千

我想起在回廊的绿荫下玉立的西涅亚尔
西涅亚尔的目光像沙滩上的月光一样。

我想起夕阳西斜的壮观
贡姆巴·恩多菲纳想割一块做他的王袍。

我想起葬礼的宴会，牛羊冒着热气倒在血泊中
吵闹声与巫乐师的歌声响声一片。
我想起异教徒吟唱赞美诗的声音
以及行列圣歌，棕榈树和凯旋门。

我想起行将出嫁的少女的舞蹈
角力场上的合唱……啊！挺拔的年轻人弯腰
跳起最后的舞蹈，女人们发出爱情纯洁的呼喊
……柯尔·西卡！

我思绪万千，思绪万千！……
我的头脑中响起踯躅行走的节奏
像当年漂泊欧洲时那么虚弱
爵士音乐像一个孤儿般在流浪，啜泣，啜泣，啜泣。

(齐修远　译)

纽　　约

(爵士乐队：小号独奏)

1

纽约！第一眼，你的美，和你那些有着修长大腿的金发女郎

就令我大吃一惊。
我是那么胆怯，第一眼，看见你蓝色金属的眼睛，
你冰冻的微笑
那么胆怯。站在摩天大楼的深处，我惴惴不安抬起夜猫子眼睛
却不见天日。
你硫磺的光亮和青灰的楼身(它们的头颅直插云霄)
摩天大楼以钢铁的筋骨和石质的皮肉抗击旋风。
但是，在曼哈顿光秃秃的人行道上逗留了两星期
——第三个星期，热病就会像美洲豹似地向你扑来
两星期没有水井，没有牧场，空中所有的飞鸟突然坠落下来，
在平台的积垢中死去。
没有孩子花朵般的欢笑，他的手在我娇嫩的手中
没有母亲的乳房。唯有裹着尼龙袜的大腿，
没有水分没有香味的大腿和乳房。
没有嘴唇，没有温馨的话语。唯有价格昂贵的人造心脏。
没有启迪智慧的书籍。画家的调色板涂抹着水晶珊瑚的颜色。
不眠之夜，啊，曼哈顿之夜，在点点鬼火中忍受煎熬，
汽车喇叭，在空虚的时间中鸣响
昏暗的流水载走健康的情人，仿佛洪水泛滥的孩子的尸体。

2

这是符号和计算的时代
纽约！这是玛纳[①]和牛膝草[②]的时代

① 上帝赐给沙漠地带居民的有着魔力的粮食。
② 宗教仪式前净身用的香草。

只要倾听上帝的长号声，你的心脏搏动伴随血液涌动的节奏。
我看到人声喧嚣，颜色庄重和肌肤闪光的哈莱姆
——(这是送药员喝茶的时刻)
我看到白昼逃遁时正在准备它们黑夜的盛宴。
我宣布，黑夜比白昼更为真实。
这是纯洁的时刻，上帝使远古的生命在街道中复活
一切两栖的成份像太阳一般光辉灿烂。
哈莱姆哈莱姆！我见到哈莱姆哈莱姆！一股麦苗绿色的轻风
吹出为舞蹈者赤裸的双脚耕耘过的人行道
丝绸的轻羽和波浪，长茅一般的乳房，
百合与神话面具的假面的芭蕾
爱情的芒果从低矮的屋顶滚落到骑警的马下。
我见到人行道被笼罩在白色蜜酒和黑色牛奶的溪源中，
在雪茄的蓝色烟雾中。
我看到黄昏的天空中像雪花样纷飞的棉花、天使的翅膀和巫师的羽饰。
听吧，纽约，倾听你铜管乐般雄伟的声音，双簧管般颤动的声音，在卵石般的血块中你的泪水的无声的痛苦凝固。
倾听你夜晚的心脏远方的跳动，达姆鼓的节奏和血液，
达姆鼓和血液和达姆鼓。

3

纽约！我对纽约说，让黑人的血液流进你的脉管
像生命的油一般清除你钢筋铁骨上的锈迹
赋予你的桥梁以山岗的曲线和藤蔓的弹性。
看呀，远古的时代重新回来，
狮子公牛和大树重新和好再度结盟

思想连结行动耳朵连结心灵符号连结感觉。
看呀，你低声絮语的河流漂游着眼睛如同幻景的鳄鱼和海牛。
那里完全不需创造美人鱼的传说。
只要睁大眼睛，望一下四月的彩虹就够了
你听，尤应洗耳恭听上帝的声音，他用萨克斯管一般的笑声在六天之内开天辟地
而到了第七天，他像巨大的黑人一样熟睡了。

(齐修远　译)

子夜的哀歌

夏天辉煌的夏天，诗人承受着你光的乳汁的滋养
我像春天的麦苗一般生长，我曾经为水的新绿，
为黄金时代的绿水而陶醉
啊！我再不能忍受的你的光芒，
你华灯的光芒，你击碎我整个存在的原子光芒
我再不能忍受子夜的光芒。显赫的荣誉如同撒哈拉沙漠
一个无边的虚无，没有沙粒，没有砾石，没有青草，
没有睫毛的扑闪，没有心脏的搏动。
二十四小时不过是二十四小时的流逝，睁大眼睛，
如同克洛阿列克神父，
他被若阿尔的异教徒，蛇的信徒钉上石头十字架。
我的眼睛里有一座葡萄牙灯塔，
映照着二十四小时中二十四小时的流逝
一架精密的机器，不断地运转，直到时间终结。

我从床上跃起，如同受到诱惑的豹子，
突然刮起的西蒙风堵塞了我的喉咙。
啊！但愿我倒进粪土与血泊之中，倒进虚无之中。
我在书海中漫游，它们以深邃的目光注视我
六千盏灯点燃，照耀着二十四小时中二十四小时的流逝。
我静静地站立，头脑出奇地清醒
我相貌英俊，像百米短跑的选手，
像发情的毛里塔尼亚黑色种马。
我在血液中加入精液的水流去浇灌拜占庭的平原
和那些山岗，光裸的山岗。
我是情人和活塞加油的火车头。

她的嘴唇草莓般甜蜜，她的身躯石头般结实，
她的私处鲜桃般甜蜜，
她的身躯，是向黑肤的播种者敞开的深沉的土地。
灵魂在下部萌动，在希望的子宫中萌动
阳具是坐落各条线路中心的一支天线，交换着电闪般的信息。
我再也不能在爱的音乐中，在诗歌神圣的节奏中得到安宁。
主啊，我必须以我全部的力量反抗绝望
——匕首的甜蜜如同悔恨，整个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不一定死去。
哪怕这就是地狱，不眠之夜，诗人的荒漠
生活的痛苦，未死的死亡
黑暗的苦恼，对死亡与光明的眷恋
像夜晚恶臭的处女林中扑向风暴灯的飞蛾一样。

光明与黑暗的天主
你宇宙的主宰，让我在若阿尔的树荫下憩息

让我伴随沙沙作响的梦幻在童年的王国中，再度诞生
让我成为牧羊少女的情侣，在亡灵出没的迪洛尔海滩上徘徊
让我在德宁——恩迪亚列和迪亚古姆——恩迪亚列的场子里
以舞蹈赢取热烈的掌声
让我随着亡灵敲击的鼓点像竞技者一般献舞。
所有这些只是一个祈祷。你知道我的农民富有韧性。
和平将要来临，黎明的天使将要来临，
珍奇的鸟儿的啼鸣将要来临
黎明的曙光将要来临
我将像哺育诗人的死之睡眠那样睡去
(啊，正是你，使新生的婴儿，女诗人玛洛妮，正直的柯蒂-巴尔玛染上了昏睡病！)
我将在黎明时睡去，搂着我淫荡的女人
我的女人一对碧眼，一头金发，舌间妙不可言出口成章。

(齐修远　译)

缺席的女人①

(为一架科拉琴和一架巴拉丰琴而作)

1

乳房浑圆的少女们，别再歌唱那些竞技场上的冠军，别再歌唱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汉，
然而，我并非你们的荣誉，并非狮子，并非咆哮的雄狮，
并非塞内加尔的荣誉。

① 非洲传说中的一位公主。她永生不死，却总不在人跟前。因此，诗人将之称为“缺席的女人”。

我的头颅不是金镂玉琢，也没有崇高的理想
手腕上没有沉甸甸的玉镯，手指上也没有戒指！
我并非首领，我从未像创始者那样开辟道路，创立学说
设计四座大门的城市，也从未说过可堪铭刻石碑上的名言。
我呀，不过是一名吟游诗人。

2

颈项如同芦苇般纤细的少女们，我说，请歌唱那位缺席的女人
——远古的公主
我的光荣既不在记功碑上，也不在奠基石上
我的光荣是歌唱可爱的缺席的女人
我的光荣是让可爱的缺席者魅力无穷，我的光荣是歌唱沙土上的青苔和麦子
浪尖上的飞沫，海鸥的白羽，山岗的明亮
被簸箕扬弃的各种空洞的事物，在埋骨场的腥风臭味中飘浮的各种空洞的事物
刀光剑影下的各种脆弱的事物和各种美好的事物
我的光荣就是歌唱缺席的女人的美。

3

冬夜，屋外滴水成冰，冰和水亲密无间。
呼啸的激流声，不断刺扎我的心灵，仿佛钻石在我的心上划下一道道长长的伤口
我叫醒了周围的侍妾。
啊，当我的两肋和背脊上留下受难者的伤痕时，
暗中袭来的睡意多么可恨！

沉重的谜语压着胸口，而我虽生犹死，没有心脏活着，与死亡一般无异。
侍妾们低声细语，和我谈论着缺席的女人
在黑暗中轻轻唱起缺席者之歌，
仿佛在用催眠曲催送她们褐肤的小宝贝进入梦乡
她们说，金凤花已经盛开，示巴女王将要回来。
远方的山岗报告了这个福音，长途跋涉的驼队在朝圣的路上报告了这个福音。
唉，在我的记忆中，缺席的女人与我离别好久好久了啊！

4

乳房高耸的少女们，请歌唱生命的汁液，宣告春天的来临。
半载的光景，不见一滴雨，不说一句温情的话，
不开一朵含笑的鲜花。
只有哈马顿旱风像毒蛇的牙齿一样锐利地刮来
即便是最好的天气，也只有飞沙走石，只有席卷着果霜、麦秆、子弹、羽翼和鞘翅的旋风
为理性腐蚀而死的事物
只有吹进比沙漠中的蓄水池还空虚的我们胸膛的东风。
我们两腿中间的骚动不安，突然迸发出生命的汁液
使青年人阴部的肉蕾增大，让红树丛中的珠蚌开放……
听哪，少女们，青春活泼的歌声充实了你们高耸的乳房。
啊！明媚的五月中旬，碧绿碧绿的春天绿得多么柔和，
多么惬意。
这不是金黄的合欢花盛开，不是蜗形的点点光斑灿若星辰
照耀黑暗的土地，啊，不是太阳的智慧，行割礼的兄弟！
这是金色草原上绿色的柔情。绿色和金色，这是缺席者的颜色

啊
活力的升华，直至那个高挺着活动的背脊。

5

我们早已知晓她降临的消息，那热烈的议论正如火焰一般映红村落的广场，贫民区的店铺和手工作坊
我知道，女人们都回了娘家，
青年人向土地的主人争夺他们那份财产
公共的财产已被拍卖，头领们用自己的女人们
组成了一个煤炭钢铁联营企业
紫红的帐篷搭在十字路口，有些街道禁止通行，
有些街道只能单行。
真是骄奢淫逸！……当燕子飞来的时候，我们早已获悉她降临的消息。看呀
燕子展开翅膀，飞快地避开我们内部的热烈讨论。
既然我们的双腿恢复了收获季节跳舞的力量
我就知道，特大的福音将要在六月的夏至那一天到来，
像失败的那一年，希望的那一年一样。
单峰驼满载她美的精华，仿佛长长的幻景，在前面为她开道。
看呀，她来了，这位埃塞俄比亚女人像陈旧的金子一般呈现淡淡的黄褐色，像金子一样不会变质
像深青色的橄榄一样甜美，秀美的脸庞雍容华丽，笑容可掬
身穿绿衣和云霞。她佩戴着五克重的首饰。

6

向这位微笑的女人致以忠实的敬礼和献上忠诚的颂词。

我是她宫廷的琴师，为她的魅力所征服的情种！
……我的光荣不在记功碑上
我的声音不在石头上硬化，我的声音字正腔圆，富有节奏
缺席的女人主宰我那玻璃一般透明的视野，
愿我的歌声在她的记忆中萌芽
少女啊，愿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中成熟，
像养活整个人民的价廉物美的面粉一样。
我将为无用的东西命名，它们因我的命名而光辉灿烂——
但这位缺席者的名字不可磨灭。
她的信风般的双手能治愈热病
她的眼睑像毛皮，像夹竹桃的花瓣
她的眉毛她的睫毛仿佛象形文字一般神秘而单纯
她的头发沙沙作响，如同黑夜丛林里掠过的一阵枪声。
啊！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你那上升到颈项的秘密……
却是无用的东西。滋养你人民的不是知识
而是你用琴师的双手和歌声献给人民的美味佳肴。
赞歌啊！献给这个使我的鼻孔呼吸，使我的鼻孔屏息，
使我的喉咙堵塞的微笑的女人
献给这位用闪烁着金碧光辉的、芒巴的黑人的目光
迷住我的出席者
而我是鸽子——蛇，我被它咬得麻酥而快活。

7

让有眼无珠的不专一者化成虚无
让眼睛和耳朵化成虚无，
让既不扎根胸部，更不扎根腹部的脑袋化成虚无。
因为，无刃的刀柄与无果的鲜花又有何用？

但是啊！绿色的新叶，请你们在六月湿润的阳光下
歌唱雄狮的胜利吧
我说，请歌唱自死亡的灰烬中新生的钻石吧
啊，请歌唱这位用黑色的爱情的乳汁哺育诗人的出席者吧。
你们是美丽的少女，
你们金子般的胸脯是诗人用来发声的绿色的新叶。
词汇在东风的吹拂下飞翔和摩擦，仿佛人类纪念碑的残片在炸弹的气浪中飞翔和摩擦一般无异
但是，诗篇饱含着乳汁，诗人的心灵燃烧着纯洁的火焰。

(齐修远　译)

巴尔博扎

(1902—1971)

乔尔基·巴尔博扎，葡萄牙语诗人。佛得角现代诗歌的先驱之一。早年生活在圣文森特岛。曾在里斯本上学。后在萨尔岛居住多年，任海关职员。《光明》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他主张诗歌创作应抛弃以欧洲人为中心的传统格调，着重表现本国的人民，其作品主要描绘佛得角人民的贫困和与世隔绝的文化生活。1955 年获葡萄牙卡米洛·佩萨尼亚奖。著有诗集《群岛》、《环境》、《一位岛上的居民的日记》等。其中。《群岛》为佛得角作家确定了风格与基调。怀乡情思与忧郁反映了这个被遗忘的群岛的荒僻寂寞，而这些诗歌却又把那里的普通人浪漫化了。

(陈汝佳)

一　天

七点钟。

就这样，一天开始
确定不移地

单一。
规规范范的数字
掉落
在翻开的书本上。

而在港弯处
摆动着
一只小帆船

正午

姑娘
在街角处出售煎包
对我微笑。

小帆船已不再摆动——
歇息在浅滩上。

十六点钟。

懒懒洋洋的黄昏，
逐渐消逝的黄昏。

重新摆动起
小帆船。

子夜。
奇妙的是

帆船在黑色的港湾里
以火光传递
眼色。

睡意朦胧，
低下头来
翻完最后一行字。
这就是最终
确定不移的单调的一天。

（陈汝佳　译）

夜　　曲

煤油灯眨巴着眼睛。
没有一丝生气的黄光，
每一个角落
有黑魆魆的影子……

我的岛屿很小，
而夜晚很长，
而夜晚很长。

风儿在街上散步，
窗棂一阵阵吱吱作响，
而透过大门的缝隙
涌进了流浪汉的歌声。

我的岛屿很小，
而夜晚很长，
而夜晚很长。

我面前的桌上一张纸，
而寂静
已经浓缩进
诗歌的预感之中。

我的岛屿很小，
而夜晚很长，
而夜晚很长。

(陈汝佳　译)

月　　光

月光。

它在你光滑的头发上闪烁，
改变了你快乐的笑容，
湖泊(或者冰块)
暗淡的反光
在你的黑眼睛里闪耀。

月光将你黧黑的皮肤
与绯红的银色之苍白隔开

以柔和的清新湿润
你的乳房，
赤裸的手臂，
面庞。

月光追踪着
我们无声的亲吻，
罕见的话语，而尤为独特的是——
追踪着我们的沉默。

月光把我们握在一起的双手镀上一层锡。

（陈汝佳　译）

[加　纳]

艾优努尔

(1935－　　)

柯弗·艾优努尔，英语诗人、小说家。生于惠塔。加纳大学毕业后，从事非洲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70年代初任纽约国立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著有诗集《再次发现》、《我的生命的星夜》，作品多以基督教和死亡为主题。

(何足道)

鼓的呼唤

何时我们可以与鼓的呼唤的振动融为一体，
何时我们可以与我们歌声永恒的韵脚融为一体，
何时，或许，你可以回答受伤的心灵的呼唤？
你星星般的眼神从肉体的掩蔽下向我送来光线，
在幽暗的眼睑后面凝聚着智慧。
我的心灵踩着胆怯的脚步来到你的大门前，
渴望着能与希望相遇，
渴望着能了解自身。
我仿佛觉得，我永远珍藏着这一个微笑

不带一丝虚假，热烈而真率，
而夜晚照亮道路。
我仿佛觉得，我能追随你到天涯海角，
那里，幽影在山峦的灌木丛中徘徊，
一再邀请我们回家。
我仿佛觉得，这世界上再没人会这样微笑。
我仿佛觉得，你的微笑仅仅为我绽开。
如此，时辰已到！
我们的道路将我引到山峦的灌木丛中。
伴随鼓点的嗡嗡振动，心灵的搏动，
流水的歌声。
请快告诉我，是否还有希望，你我一起出发，
沿着蜿蜒的含羞草丛中艰难的石砌小径。
或许，伴着匀整的鼓点，我们将会最早
抵达理想的山峦。

(何足道　译)

我曾经在人群中

〔加纳〕艾优努尔

你沉溺在自己灵魂的影子中
难得对过路人报以一笑……
我曾经在人群中，你向我颔首致意。
在你的眼睛里我读出一个呼唤，
向你扑去，可你却随即消失。
你进屋后又顾影自怜。
从此我总是在你门前

弹拨着琴弦，等待
期望你出来，能听到这歌声——
父辈秘藏的礼物——
你能出来，跳起舞蹈
伴随我忧郁的音乐。
你是否会出来？当月亮升起，
喧闹的孩子们进入梦乡，
莫非要等到夜半时分，
莫非要等到黎明——
彩虹在屋顶张开了翅膀，
渔夫们带着捕获物回家？——
只要你还不出来，我将一直等待。

(何足道　译)

奥卡拉

(1921—　　)

加布里埃尔·奥卡拉，尼日利亚英语诗人、小说家。当过图书装订工，后去美国西北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新闻官员。1953 年发表抒情诗《农村的召唤》，描写乡土风情，获尼日利亚艺术节奖。主要诗作收入诗集《渔人的祈祷》。他的作品融入了非洲的宗教、文化思潮和民间传说，在国内享有盛誉，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不过，奥卡拉作为小说《声音》的作者更是闻名遐迩。他的实验文体和富有诗意的想象描述，将其置于非洲文学本土化运动的显著地位。而这正是由于一位诗人关心形式、注意象征和对语言的敏感，才使得奥卡拉的小说获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

(汪剑钊)

魔　　鼓

我的胸中响着鼓点，
鱼儿在河里舞蹈，
人们在陆上舞蹈
伴着我鼓点的敲击——

可是，她站在树下
树叶遮掩了半身，
微笑着摇头晃脑。

而我的鼓一敲再敲，
空气振动得更加热烈，
威力无穷地呼唤年轻人
和死人与自己的影子一起
歌唱和舞蹈——

可是，她站在树下
树叶遮掩了半身，
微笑着摇头晃脑。

那时大鼓只是敲着一个节奏
与大地和石块融合，
它向天空呼吁
随后又向太阳、月亮与河神呼吁——
树林突然跳起舞来，
鱼儿变成了人，
人变成了鱼儿，
草儿也停止了生长——

可是，她站在树下，
树叶遮掩了半身，
微笑着摇头晃脑。

那时，在我的胸中

魔幻的鼓点已经沉寂——
人们又变成人，
鱼儿又变成鱼，
而树木、月亮和太阳
又各自回复自己的位置，
死人钻进了地下，
草儿像以往一样生长。

而她依然站立在树下，
脚指在地里扎下了根，
树叶在头上沙沙响，
她的鼻孔冒出烟雾，
含着微笑半开的嘴巴
变成了一个黑洞，
我带着沉寂的魔鼓离开，
我再也不能创造奇迹。

(汪剑钊　译)

钢琴与羊皮鼓

〔尼日利亚〕奥卡拉

拂晓时分，在小河边
我听到丛林的羊皮鼓敲响
神秘的节奏，短促，纯净
恰似流血的肉体，诉说
骚动的青春和生命的起源，
我看见美洲豹作势猛扑，

花豹怒吼着窜跃，
猎手们握紧长矛蹲伏着等待。

我的热血激荡，化成急流
冲击着岁月，而转眼间
我又吮吸在母亲的怀中
转眼间我又徘徊
在质朴又粗砺的小路上，
没有时髦的装饰品，
却有匆忙的脚步的温热
和绿叶野花丛中寻索的心灵。

然后，我听到钢琴的啜泣声，
泪痕斑斑的协奏曲
倾诉着错杂的道路，
倾诉着遥远的土地
和崭新的地平线，
带着魅惑的渐弱，渐强，
展开部。却陷入
复杂的迷宫，在乐章的中段
打上一个休止符。

在小河边，我迷失于
一个时代的晨雾之中
在羊皮鼓的神秘节奏
和钢琴协奏曲之间徘徊。

(汪剑钊　译)

风的精灵

而今，一群鹳鸟正在飞来——
沉寂的天空一个个白色的斑点。
它们曾经在北方寻找
更宜人的气候建筑自己的家园，
那时，这里正是阴雨濛濛。

而今，它们随我一起回来——
这些风的精灵，
超越神祇的幽禁之手
它们向北，向西，向东，
自由地飞翔。

而我，却为神祇所拘限
端坐在这块石头上面
从日出直到日落
观看充满宇宙精气的它们
往返飞翔。

于是，一池红水微微摇动，
而每一圈涟漪都是
鲜活的生命之呼唤，
一百万个细胞内蕴的
愿望。

啊，我与众神的上帝，
难道我不能领受
这正午的祈祷钟的呼唤，
就因为我的鹳鸟
被囚禁于卷发和黑肤之中。

(汪剑钊　译)

奥基格博

(1932—1967)

克利斯托弗·奥基格博，尼日利亚英语诗人，生于奥尼沙省。就读于伊巴丹大学。当过教师、图书馆员、部长私人秘书及国际性文学期刊《过渡》的西非地区编辑。在尼日利亚—比夫拉冲突期间，他于1967年7月参加比夫拉军队，担任少校，同年8月死于战斗中。奥基格博在创作上深受英国现代派影响，认为声音千差万别的神韵比单纯的某些确实的感觉的意义更大。作品难以容忍轻率的解释和理性的分析，他的想象在节奏、形象和隐喻的丰富的暗示性方面发挥了作用，能把毫不相干、天壤之别的联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朦胧之中找到鲜明之处，在含混中找到精确，在无形之中找到有形。正是上述特色将他造就成为非洲最具现代性的非洲诗人。1966年，奥基格博获达喀尔黑人艺术节诗歌一等奖，但他因以反对人种评奖为由而拒绝领奖。他的主要诗集有:《天国之门》、《止境》、《距离》、《沉默集》、《雷霆之路》等。

(汪剑钊)

海姑娘

美丽的，
胸脯迷人，像一头牝狮，
她和我说话，
围着白色的闪光。
波涛伴送着她
我的牝狮，
沐浴着明亮的月光。

与她的相会太过短暂，
像风中的一根火柴，
被海浪淹没。

她已经远游而去，
被海浪吞噬，
我金色的收获
逐渐消失，逐渐消失。

啊，茫茫海洋之中美丽的姑娘，
奥秘之精密的镜子！

(汪剑钊　译)

分离的爱

月亮升起在我们中间，
升起在两棵松树中间，
树冠将要合拢；

爱情伴随月亮上升，
在我们孤立的茎杆上生存

而，我们现在成了影子
相互缠绕
却只能亲吻空气。

(汪剑钊　译)

月亮雾

星星与星星相距遥远
单片眼镜中的天空
俯瞰下面的世界。

星星与星星相距遥远，
而我——哪里有我?

伸展伸展啊天线
在这个小时里捏紧，

将每个瞬间充塞进
一首破碎的挽歌。

(汪剑钊　译)

[尼日利亚]

索因卡

(1934—　　)

沃莱·索因卡，英语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生于阿贝奥库塔一督学家庭。毕业于伊巴丹大学，后来去英国里兹大学攻读文学。毕业后，他曾在伊巴丹大学、拉各斯大学和伊费大学担任学术职务，而且在英国剑桥大学、舍费尔德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教授。在尼日利亚—比夫拉战争期间，索因卡被作为政治犯遭拘禁达 22 个月。1972 年起任伊费大学戏剧研究教授。1986 年辞去教职专事创作，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国际戏剧研究所所长。同年，被选入全美文学艺术院，成为该院的第三位非洲人院士。

索因卡在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早期诗作受现代英国诗歌的影响十分明显，尤其对艾略特的作品多有模仿；晚期创作则克服了外来影响，建立了独特的风格，成为尼日利亚当之无愧的伟大诗人之一。作为大师，索因卡能创作许多基调不同的诗歌。他既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抒发胸臆，传达忧郁、悲伤和失望的情绪体验，又善于在嬉笑怒骂之间将辛辣的讽刺与对生命和死亡的严肃的思考巧妙地结合起来，达成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美感。

诗人多次强调，他最感兴趣和关注的就是“尼日利亚和全世界的人的命运”。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这一人道

主义精神。

作为黑非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索因卡迫切希望重新创造现代史诗，《奥贡·阿比比曼》是他在这一方面出色的尝试。作品成功地把古非洲神话和当代生活现实融为一体，诗人以对众神的虔信描摹他们的英雄行为及其与尘世生灵的亲密关系，将崇高的伦理观念悄悄地移置于众神的言行之中，深刻地表现了奥贡身上无穷的创造力和潜在的破坏力的悲剧性格，从而塑造了一名非洲的普罗米修斯。

索因卡是非洲最富创新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主要以剧作家出名，作品从高雅的喜剧和笑剧直至预兆不祥的悲剧、辛辣犀利的讽刺剧，以及贝克特式的荒诞剧。他的创作反映了传统的非洲戏剧和现代的欧洲戏剧的影响，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这些批判又是以对人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作为基础。上述特点也程度不同地在他的诗歌中有所流露。

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艾丹雷及其他诗歌》、《狱中诗抄》，长诗《奥贡·阿比比曼》，剧本《沼泽地的居民》、《狮子与宝石》、《林舞》、《裘罗教士的磨难》、《路》和《疯子与专家》，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不平常的季节》，论著《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等。

(汪剑钊)

死于黎明

旅行者，请在黎明时分

上路。像狗鼻子一样，
以赤裸的双脚践踏湿草。

让清晨的朝霞吹熄灯火。你看，
太阳光像细软的流苏布满了天空
双脚——裹着药棉——快速地
像手锄似地剁破早晨的
蠕虫。影子已深深地消隐于
在死亡的黑暗与忧郁的倦怠之中。
这是柔软的闪烁和爬行的黑暗。
手舞足蹈的欢呼与无助的
白天之恐怖。背上了重负，
无脸的人群在爬行——
吵扰着沉默的市场。无声地、快速地
行进在灰黑的道路上。突然——
身体一阵寒冷。孤独的
朝霞之号手牺牲。
白色羽毛的瀑布。呜呼，
徒然的牺牲。周围进行着
黑暗的仪式。
右脚迈向——幸福，左脚迈向——灾难。
“啊，儿子，”母亲恳求道，
“永远也不要
走上穷困的道路。”

旅行者，请在黎明时分
上路。
我答应你奇迹

在神圣的时刻。
翅翼振动下的旗帜。
残酷的镇压……前进者的愤怒
谁能够忍受?

啊，我的兄弟，我的双生子，
在自己的发现里
一直沉默不语的人，难道
那个面部扭曲的人——就是我。

安魂弥撒

1

你悄悄穿过寂静的水池上空，
谨慎地珍藏你胆怯的痕迹。
黑暗在那里蹲下了身子——
翅膀闪着白光。
你的爱情——像一张蛛网。

2

你可听到风儿在葬礼上的哭泣?
学习的时刻来临。请你教我
在奇怪的不安中
没有痛苦的分解。
悲哀——好像亲吻大地的黑暗。

3

我不再雕刻靠枕——
对于你的眠床而言——远离白云。
可是——奇迹！——你在生长，
我勉强地
使你依偎在被刺伤的胸口。

4

你所有的血在漫溢，直到最后一滴，
流向在白日烟雾中闪烁的悲哀，
流向黄昏的露水，像一条小河似地
奔向欲望在骚动的发根。
啊，灼热的忧伤！忧伤！干渴不堪的我，
将吸干你每一滴泪水。请你做
焚毁一切的悲哀的风儿，
我要唱一唱你，
湿润如雨。

5

掌心对着掌心——我们握紧了手，
两者之大地的薄层饲养
爱情不幸的弃儿。
无声的低语引诱着你
到我们曾逗留的地方，

曾经坐在一起，
掌心对着掌心——我们握紧了手。
我独自一人静坐等待。
透过指缝大地在播种。

6

我需要来到坟茔遍布的山岗，
循着秘密的唯一性。
某一个时候杂交
生出
悲哀的果实。

我需要沉着干涩的泪水
在标志驯服的果断的沉默的
石头之上空。
我需要来到坟茔遍布的山岗，
只要希望还没有变成灰烬；
我以心灵的痛苦看到，白蚁
在白色的内部挖刨，
仿佛蚂蚁憔悴
在弯弯曲曲的脑髓之中。

你们就这样跑呀跳，那里躺着
一个光头。请拿走一切。
死亡的卫兵，跳起来，翻着斤斗，
沿着吸干了头发光泽的粘土。
我知道这个山岗，它自作主张地

吸引了不少莠草。这里是
她不安与危险的墓场。

7

我拿走的那只杯子，请你还给她，
那时忧郁将激情给予
被夺走的树枝。

我将你发自灵魂的呼声
倒进的那一块土地——请你爱抚她：
她了解犁头的弯曲。
为了不要窒塞呼吸——请你记住：
这一片空气已像钢铁般经过锻炼，
在大火疯狂的休止符号之中。

而今我不是凤凰。温驯地
顺从她清除污秽的炼火——
这是瓶罐的遗言。
可是赤热的怒吼不会中止
太阳的水洼在炉子里跳舞，
那里冶炼出青铜的躯体。
触及生活的手指
给出一个短暂的和平，
令人轻信，好像撒落的痛苦的
唯一性。
就这样静止不动。倘若这一只杯子
压坏你手掌的脆弱，

你不要建造陵墓，只需将骨灰
撒落在个人的小路上。

纽　　约

冰凉冷淡的葡萄
在黑夜里生长；
你的歌声深深回响

在秋天绽裂的静脉里，
互不相同的人们的歌声
被汇聚成了一个你的声音，

人们在恐惧中
踏过黑葡萄酒淌过的街道，
在明亮的闪光中微微抖动——

女神，可否问你一下，
今天的葡萄酒什么味道?
它是黑色的，

它是黑色的，就像深深的伤疤，
像无言的新痛苦的许诺
和没有规则的朦胧的潮汛。

你的歌声——是孤独的信使

在流淌着冷淡的葡萄酒的黑暗中。

最初的白发

雷雨之前的乌云，地狱油烟的发辫，
光亮的手指不能透过的沥青地
在我的头上——你们看，先生——只要……

突然，像雨过天晴的小麦的幼芽，
像带着白蛉的长吸管的电闪，
像太阳底下狂热地聒噪的蝉鸣——

三根白发！三个胆怯的异乡人，
刺穿黑色的杯子，蛇一般袅绕，
只有放大镜才可见到，可是而后——而后

它们占领了一切！就这样，快些，廉价的
智慧之冬天，抓住荣誉的强力，
将夜的尖顶帽粘住发霉的光点！

夜

夜，你的手多么沉重，按在我的眉头，
我没有水银一般的心灵，恰似云彩
敢于承受你精妙的压迫而带来的重量。

女人像蛤蜊。海面映着一轮新月，
我看见你嫉妒的目光扑灭了大海的
点点鬼火，在波涛永不停息的脉动中

跳荡。于是我静立，渐渐干涸，
仿佛沙粒似地，呈献出最后的
血液与泪水。夜，如同雨点一般

穿越繁茂潮湿的叶丛，
投下锯齿似的影子。然而，
我沐浴在斑斑驳驳的洞隙之中，

一任丰富的感觉充溢我，将我藏起来，
当夜的女儿在追逐嬉戏于这片土地，
我拒绝任何声响！而这些模糊的呼唤
依然会剥光我的衣服，让我一丝不挂，
在这夜的悄悄然的分娩时刻。

(以上汪剑钊　译)

克拉尔克

(1935—　　)

约翰·佩珀·克拉尔克，尼日利亚英语诗人、剧作家。生于基亚格博多。曾在伊巴丹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学生时代创办和编辑文学杂志《号角》。毕业后开始作家和记者生涯。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回国后任拉各斯大学英语讲师和文学期刊《黑琴师》副主编。克拉尔克非常关注诗律技巧，而作品中描写厄运和历史强加的悲剧，表现细致入微的个人观察所见，又极富联想地把一些民间的信仰糅进有意义的整体。他的主要诗集有：《诗集》、《潮水中的芦苇》、《横祸：1966—1968年的诗歌》等。

(汪剑钊)

第一场雨

第一场雨
在长久的干旱之后，
第一场雨，
呼吸急促，沉重，

雷霆的轰隆，巨大的隆隆声，
树叶的颤动，簌簌声和絮语声，
大地等待，耐心地等待，
毫无结果，罪大恶极
激发出大雨，
期待已久的大雨
奔涌而出……
它啪啪地击响，
哗哗地不断冲洗大地，
清凉的液汁像福泽般向深处流淌……
雨的汹涌
最后逐渐平息，
被软化的大地
休息，
而，沉甸甸地，
它感觉到
新生活的种子正在生长。

(汪剑钊　译)

树

大树在沉默无言中凝固，
整个森林中最强壮的一棵，
雷电准确的箭矢也无法点燃，
珍藏着绿色树枝的美丽。
可是，谁的手透过树皮

(守林人还是林中的老住户)
使这棵树伤及中心，
从树脉之中血液不住流淌。
在这棵树下，仿佛置身一座
木凉亭，
我们躺卧整个晚上，黑暗之中
它悄悄流尽了
自己芬芳的液汁，
而清晨倒下，
液汁
干枯。

(汪剑钊　译)

安魂曲

请你们向我指明一所没有死人的屋子，
死亡——唯一不服从我们的东西。
儿子死了，女儿也不在了，
一棵从唯一的种子里站立起来……
这棵树已被疯狂的姿势斫断，
莫非整座森林要和它一起倒塌?
大地将变得一片空旷，
到处是石砾和白骨。
眼泪——是流自心灵的山泉，
眼泪——不是大地期待的流水。
恐怖——心灵所讨厌的孩子，

收集石砾，收集白骨，
建立起废墟。
啊，请点燃送葬的篝火，
可是，我们并非干枯的树枝。
让疯狂的碎木在里面熊熊燃烧，
啊，我们不会砍伐人类的幼芽。

(汪剑钊　译)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艾列格勒

(1864—1890)

凯斯塔诺·达·科斯塔·艾列格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第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出生于富裕的黑人家庭，从小就被送到葡萄牙学习。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在居留期创作的 96 首爱情诗中流露了一些种族自觉意识，死后由朋友帮忙出版了《诗歌集》。

(汪剑钊)

流亡者之死

仿佛永恒的冰雪，前额顶戴
一座险峻无比的云外高山，
你那振翼飞升的白色幕幔……
啊。自由！请你医治我的悲哀！

你的接吻残酷又仁慈，
我的耳边响起快乐的声音，
你的话语公正又宽容，
为流亡者与希望订了婚誓！

而要知道，流亡者在你面前哭泣……
你不要走开，不要把我带走！
这里是我的命运——忧郁，麻木，

平静的天空在眼中迷失……
“啊，你是谁？”
“死亡救星！”
“我衷心感谢你的拯救！”

(汪剑钊　译)

在我弥留之际

再见！我等待死亡。你的错误不在这地方。
谁引导熔岩去崇拜冰雪？我不清楚。
冰雪，请冷却熔岩。啊，洁白的月亮！
你是我的死亡。再见，再见！我将要死去。

我不想埋进坟墓。我担心
孤零零地躺在蛆虫中间。
灵魂曾经在烈火中生活，也该在烈火中
烧尽我失去了生命的躯干。

让自由的风儿把我冷却的骨灰
在整个国家里到处播撒，播撒。
我希望在一个无垠的空间生活：
在流水中，在大地里，在高空之下。

那时——“啊，痛苦的慰藉!”
变得洁白，一如你少女的酥胸，
我，成为流转的灰烬，人事不知，

我渗入你没有呼吸的心脏。
谁要是因找不到生命之路而彷徨，
它就会给他一个舒适的居住地。

(汪剑钊　译)

[刚　果]

鲁塔尔

(1939—　　)

让-巴蒂斯特·塔蒂-鲁塔尔，法语作家、诗人，年轻的刚果文学的杰出代表，曾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1966年起在布拉柴维尔研究中心工作。1968年，他发表诗集《刚果的根》和《大海的诗》，即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继而于1970年发表诗集《太阳的背面》。诗的灵感和沸扬的对祖国的爱、民族的自豪，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人们的同情，加上对自由体的美学追求、巧妙的节奏处理，使他的诗篇十分精美。令人爱不释手。除诗歌外，他尚有散文诗《诗的生命》和散文《刚果编年史》(1974)、《新刚果编年史》(1979)，也都是佳作。

(周国强)

刚果的夏娃

当上帝创造她的时候我看到了她：
那是在山上、黑夜之中，月亮的光华
它的光华达到了最强的程度。

上帝还没像从前的霍莱伯[1]那样现身，
周围的青草已经在低着头行走
在微风轻轻的吹拂下。

他拿起尺量尚未被踩实的土地，
然后把它浇铸在一长条月光里
——像创世纪第一天时的童贞女。

转手之间便完成了双乳的曲线；
而夏娃的姿容和灵魂芳菲照眼
犹如流泻的月光四下飞溅。
尔后便是信号；

在一片光裸的空间风儿开始旋转
仿佛它难以让自己松弛下来，停在
一棵树上。上帝在旋风中舒了口气；
而在流光溢彩的静谧中，

刚果的夏娃朝大河走去
这时，太阳出来了，身后关上
黑夜的大门。

(周国强　译)

① 即今西奈半岛。——译　注

返回刚果

——热烈的爱

我是被太阳烧毁的白日的灰烬
你便是白日的光华。
时值正午，太阳带着尘埃来了；
那气息刺激着知了们的喉头，
我的爱也达到它最炽烈的时候。
我爱恋着你清醒的成熟的胴体
然而它仍是火烫火烫。
倘若有人在太阳里叫你，
不要答应，保持沉默。
且等待雨水到来，在我俩之间，
夜晚洒落数颗甘甜的种子。

(周国强　译)

我是什么?

倘若我问自己:“我是什么?”
也许我便发现了自己
寻找朦胧的入海口的水流，
花冠尚未成型的木槿
风中摇落些许诗的花粉；
或许是别的天体星云中

模糊的星辰……我不知道。
未来？啊！这一串串的小时
还未被时钟所采撷！它们
仿佛满载着鲜血和不幸；
此时，
大地让我在她的胸中消失
而如果我问自己：“我能怎么办？……”

(周国强　译)

赤裸的生命

从来没有人从那里走出。
一旦死去，他的脚便被土地固定；
他走出眼睛便和泪珠一起滑落，
沉默的冲积层永远地把他掩没。

当别人在撒满飞鸟的光迹上
看到太阳重又走过，他们便希望：
“您瞧！生命再现眼睛眨巴眨巴
一切在闪光说话在突突地搏动。”

夜色降临，人已安息
在梦境的边缘直至
太阳在黑暗中摸索
撞上大钟敲响苏醒的时刻

于是他穿衣尔后跟上星辰
目光从不估量走过的路程。
向晚，在乱纷纷的星宿和黄萤中
循行以一圈阴影宣告完成。

在梦幻的拐角他见到先人
歇息在乌鸦巡航队的附近
它们细察大地，场里的人们
倒在交叉双臂的死亡面前。

孩子，你在看什么？老人家说：
在这白色支脚的花园里，
从来没有人走出去过。

(周国强　译)

蓝湖岸边的女人

如今我知道——你出自
山峦中的那个无底的湖泊，
你蓝色的披风迷住了我，
在太阳晕眩的闪烁中，
它正以自己宏伟的步态
在天空中缓慢地行走——
你在我心中的火焰
和你的闪光正是由此而来。
我为你的欲望之火所照亮，

我听到，双唇在颤抖，
睫毛在火焰之中扑闪，
由于我的轻轻一触，
你热情迸发。
就这样照耀我的道路——在你的烈火中
我将忘却死亡之黑暗。

（王容若　译）

夜　　雨

黑暗。雨滴淅淅沥沥。
敏感的梦和雨点一起
跑过了黑夜之路。
它就像骏马，玩耍，
在我周围驰骋献技。
我——它为之服务的火焰；
我——心灵，其中搏动着
成千颗疲惫的心灵之痛苦。
照耀着。
雨点更加猛然地敲击窗子，
恰似一名女人——
全身心地激动。
生活

我们生存于大地，仿佛在火车上
凭窗而坐

黑暗之中面目不清——唯有光点。

(王容若　译)

雷倍里伏罗

(1903－1937)

让·约瑟夫·雷倍里伏罗，生于塔那那利佛。通过自学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1924 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西尔维》。诗作反映了他对传统的马拉加斯文学遭到破坏而引起的苦恼。他的早期诗歌是用法语写成的，主题多为死亡、灾难、人生等，情调感伤、消沉。晚期作品采用马达加斯加方言，作者注意把明显的造型艺术技巧以及雕刻手段复制现实生活形态的风格与追求诗歌的崇高精神和深刻思想超常地结合起来，构成一种特殊的魅力。雷倍里伏罗是一个很难归类的诗人，在他的身上，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流派特征或多或少地都有所展露。而诗人的那些最成熟的作品却表明，他是一名受惠于西方化的典型的非洲诗人。其主要诗集有：《书卷》、《近乎幻想》、《译自夜的语言》、《哀歌》和《继承》等。雷倍里伏罗于 1937 年 6 月 22 日自杀，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诗人之谜。

(舒　卓)

西科莫尔树

你从墓石之中生长出来，
或许，你就是坟墓的梦——
唯有长眠者的血，生存者的烛台，
其中我衰微的国家以往的勇猛。

茂密而沉默，你升向蓝天，
黑色的叶丛从远方带给
我们那些长眠者不出声的呼唤，
呼唤不要向命运的阴险退却。

你独自挺立，鼓舞着我们
忠实于自己，为祖国而自豪，
永远不要背叛它可爱的美貌。

唉，每一次，我看见了你的叶丛，
尽管我在诗中靠另一种韵律生活，
我从故乡的智慧中获取灵感。

(舒　卓　译)

仙人掌

一只只熔解的手

将花朵举向高空——
一只只无指的手
在风中屹然不动
他们说，从它们完整的手掌里
流动着一个隐秘的泉源
正是这个秘藏的源头
滋润着成千上万的畜群
和无数的部落，流浪的部落
在遥远的南方边陲。

无指的手来自同一个泉源
塑模的手，为天空戴上花冠。

这里，
城市的两侧郁郁葱葱
仿佛透过森林的月光，
它们静静地散发清凉
亚里夫山脉蹲伏如精壮的公牛，
在山羊不走的岩壁之上
它们隐藏着，守护自己的源头，
这些使鲜花盛开的麻疯病患者。

一旦测知它们所从来的洞穴
就可以发现它们断指的病根
那病根比黄昏更隐秘
比黎明更朦胧——
你与我都所知甚少。
泥土的血液，石头的汗水，

以及风的精华，
全部在这些手掌中聚拢
熔化了它们的手指
催开了一朵朵金色的鲜花。

(舒　卓　译)

伊梅里娜的老歌谣

八分休止音，想象调。
心爱的姑娘迎着我走来，
当她的父母要阻止她外出。
我说尽甜言蜜语。
她一言不发……
你们和悔恨将这样走去：
我们和爱情
将携手回家

星期四给那交上桃花运的人
星期五给那有了情人的人
带给我味道浓烈的嚼烟
我要将它用作食品的原料；
带给我温柔的话儿
我要把它当作生命的根基。
不管天崩地裂。
如果说我的父母终将离去
那我得找到维生的护身符；

如果说我和我的情人将要分开
那就让天地合一。

心有所属的女人，哦，我的兄长，
就像那长在河谷边的树：
越有人摇动树，根就扎得越深，
越是晃动它，树根就立得越稳。
带走她吧，在深夜，在傍晚，
下定决心要她的人
会完全地拥有她。

可怜的蓝睡莲：
一年四季泪珠涟涟。
株株水中草，
株株潭中的灯心草任凭独木舟冲刷，
给我以遮蔽，我是多么不幸！
给我偷一点爱情；可叹我名花有主。
你的女人喜欢那样。
不辣的东西
吃起来感不到快感。
丢了捕鱼器的人
就吃不到油炸鱼。
而我，一旦失去了你
就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

(徐　爽　译)

[马达加斯加]

拉贝马南雅拉

(1913－　　)

雅克·拉贝马南雅拉，政治家、诗人、剧作家。出生于马达加斯加的马罗安其特拉，曾在巴黎学习古典文学。在马达加斯加摆脱殖民统治、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马国独立后出任议员、部长、副总统及非洲文化协会副主席等职。文学创作活动始于40年代初期，第一部诗集《黄昏临近》发表于1942年。1947年，因参加所谓暴乱罪被判处死刑，后虽获缓免，心中始终为此事而愤慨。诗集《解毒剂》便是1947－1950年间在狱中写成的，发表于马国独立后。除此，他尚有诗作《安儿》、《千年祭礼》、《兰巴》、《神意裁判》等。在拉贝马南雅拉的诗篇里，处处都可触摸到一颗赤子之心，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凝结成这些闪烁着绿宝石光芒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也表现出作者高度的文化素养。他主张诗要有格律，他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格律诗、严格的十四行诗、节奏明快的八音节诗、旋律优美的亚历山大体。

(周国强)

序曲二

我是幻想胜境的巡礼朝觐者，
带来天涯海角采撷的金树枝。
我的心力耗竭成漂泊的诚挚，
因为放弃了转瞬即逝的歇息。

然而我已不能继续我的命途。
整个沙漠商队全都停止跋涉。
马儿啊，倘若须在源头前死去，
何必梦寐以求向往泉水清澈！

眼下狂风已吹折沙漠的边缘。
是什么魔法使大块云彩突兀
颤栗？沉寂正逃逸在细沙间
你的名字歌唱……穹苍低吟情曲。

(周国强　译)

折　　磨

此刻前我们是什么？
世界本身又是什么？
混沌中的双重虚无。
大路上的尘埃颗粒。

我们的脚步徒然地
在沙砾上绘下印记。
沙漠上的野兽全都
见我俩行走的身影。

两个身影日夜行走
在天地间的白色上。
日夜行走从不间歇，
苦苦寻觅我们自己。

可我们是什么?
若不是自身的折磨!

我们跋涉终点何在?
神明的预兆和干渴，
焚烧我们直至骨殖;
芦苇尖上刚刚能见
闪烁着的一颗露珠。
空中才闻鸟儿婉转
赋予你生命，风物啊!
大海，身后的一堵墙……

然而，
热情奔放不遗余力。
铤而走险毫无界限。
却是谁赦免了我们岁月的罪孽?

在静寂的林荫道上，
风儿把枯叶轻轻摇晃。

爱情猛冲，
烈焰一柱使赤裸的灵魂欢欣。
悬岩裂隙里净化的水闪闪放光。

是谁，却是谁赦免了
我们枯燥乏味的岁月的罪孽?
哪条无法解除干渴的喉咙
如此企求永恒的源泉!

投进黑夜的一块石头
骚扰无限的池沼。

露水的闪烁之光
曾用你的欲望折磨我，
天国封印的水井啊
井台光裸的大理石
随着中午临近而滴血。
而我那发烧的双唇
正受地下水之谜诱惑!

啊！哪条无法解除干渴的喉咙
企求不可能得到的源泉!

瞬息间万物皆成永恒，
一秒钟和一句话，

一股气息犹如一片静寂。
在当选者的圆舞中，两支玉白色的手
臂围住了云彩。
两支玉白色的手臂平息了天际的喧嚣。
它把我们装进它的网像鱼篓里的鱼
夏季那纯洁的拥抱……

可在此刻之前我们曾是什么，是什么，
是什么？……

(周国强　译)

十四行诗

昨天雨水流淌——忧郁，凝重，疲惫，
我在黑暗之中却感到从来未有的明媚：
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满含着微笑，
你的脸庞整夜如同月亮般将我映照！

而如今——月亮朗照，依稀闪烁着星星，
接过这情感的酒杯——一饮而尽！
却没有你和我在一起，我重又忧郁，
我仿佛觉得。夜——多雨而又残酷。

啊，月亮，你现今又在把谁照耀？
我的欢乐之光，呜呼，几乎熄掉，
小鸟和鸣蝉都不能够吸引我——

我看见心中情欲激荡的恋人一对，
鲜花重又开放——它们不会很快凋萎！——
开放着，增添我对你不在的痛楚感觉！

(王容若　译)

冬季的月亮

这是浓密的云彩之帘幕
被拨开，我们被月光所激动，
稍稍打开灰蒙蒙的大地荫覆，
颤栗不已地接受月亮的亲吻。

冰冷的光。它沁入我的心田，
它是奇怪而悲伤的梦之预兆。
在这一瞬间，精神又充满
夜之白光，眼神向着月亮观瞧。

仿佛朦胧的幽灵，冬季的月亮，
明灭不定，迟缓，苍白，
广袤的大地在月光下伸展，

仿佛是风暴，从黑暗里飞出来，
突然，翅膀触动悲伤的琴弦，
世界弥漫着深沉的忧怨。

(王容若　译)

[毛里求斯]

莫尼克

(1931—　　)

爱德华·J·莫尼克，法语诗人，目前在巴黎出版的泛非双月刊《明日非洲》杂志任主编。从1954年至1979年间创作系列组诗《海岛》，包括《这些血的飞鸟》、《大海的伎俩》、《怒潮或大海和死亡的书》、《直至在约鲁巴的土地》、《枪毙我吧》、《阳光灿烂》和《纪念值得纪念的人》七个诗集，组成“语言的七个日子”。他的诗爱用相同的音甚至词在同一句内的重复出现，加强节奏感；排版方式新颖怪诞，有时按散文排列，每句之间空两格，或加一条斜线，有时从头至尾全部是大写字母或无一大写字母，无标点。这些特点在翻译中有时是无法表现的。莫尼克爱他的故国故土，“他毫无隐晦地道出了他的爱”(毛里求斯：《快报》)，“没有一位诗人比他更深地把我们抛进第三世界人民的情结和自尊之中。”(阿兰·博斯凯语)莫尼克的诗作篇幅结构恢宏，这里我们只能选择他的部分诗作，希望能让读者从这几首诗中窥其一斑。

(周国强)

结　　尾

(一)

沙漠[1]在明眸中燃着／而目光刮起了西蒙风[2]／焚烧着肌肤／另无他法只能求助于疯狂地建造让谁都不可能阅读或擦掉／这种疯狂将不顾具腐蚀力的时间以你的名字命名／你这蛰居在我嘴里的女岛民／我那带着你的气息的土地／有一次那纯洁无邪的睡意／我们曾因相似又相异被逐出中午和子夜／那时我们甚至都已玩儿完了／年龄和形象／呐喊和沉默／我们在值得纪念的人的记念中的遗忘……

(二)

沙漠在明眸中被学会／我们不得不碎裂成千百个流亡／顾不得那些已往的舞弊的太阳／我们爱情战的一座座城池／顾不得清澈的水和柠檬／渐次逼近的雄狮的呼唤／还有从来不成其为

① 沙漠就是空虚、孤独。　　——译　注

② 非洲和阿拉伯等沙漠的干热风。　　——译　注

负担的你的身体的重量／我的痛苦在于不理智／血也是疯狂的／我甚至不再害怕／甚至已无权在黑夜里游荡／也不怕越来越勤地撞击主动脉的死亡／我唯一的权力是你的不在场／而我过着你不在的生活／我代我俩赤裸／海岛倾覆／在你身上培土在你肚子上设置信标／被钉住的你菲劳／你呀我的有效旅行／你的海洋唾液／白雪白雪怎么你不再……

那一个正潜逃在你的明眸里!

(周国强　译)

从流亡到纪念 I

纪念值得纪念的人
不怕撞上
最克里奥尔[①]的词语
它们虽有绿色小辣椒的味儿
却也有你吸吮的芒果味
尖叫词语粗俗词语节律词语
高过老爷子的故事足半度音
喷射出既肮脏更形象的恶骂

① 一种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本地语的混合语。——译注

叫人解放肾脏大干一场

(周国强　译)

海的奇想(节选)

3

海！我在你上面描画上我的公正

这一个女人的线条
我刻在自己的手臂上
这是血或许也不是血
我画出危险和墨鱼的黑线
在透明的雨幕上

人与水
两段灰色的传说——面面相觑
两只同样忠实的野兽。

7

沙粒粘满我们而我们的身体
被不自由地裹住
流动的沙粒比我们的手掌更为灵活
我从你口中喝干这一个浪涛

这里是海洋上空无根的星星掉落的地方

我在岸上汲取力量为的是退让于你
为的是我的幸福在你的形象中又变得无名

20

我喜欢在遥远的城市遇见你
那黑夜一阵喧闹和叫声和钟摆
在我的手腕中重复你脉搏的跳动

我在海外的大陆上如此爱你
当夜晚像赤裸的树木般升起

我爱你的出生和我们的分离
在我们的脸儿融为一体的一刻
这样那里整个的生活全都是“赞成”与“反对”

你不要远远地对我说一个“不”字……

(王容若　译)

普鲁默

(1903－1973)

威廉·普鲁默，英语小说家、诗人。生于德兰士瓦一个英国血统的家庭。曾在英国读书。17 岁时在开普省一农场当学徒。1926 年与人合办杂志《鞭挞》，因严厉抨击殖民统治而于 1926－1929 年流亡日本。后定居英国。二战期间在英国海军情报部门服役。战后在出版社当编辑。除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外，还著有诗集《体验与回忆》等。普鲁默的文笔谨严，作品有象征主义色彩。

(汪剑钊)

蝎　　子

玉蜀黍，树木，鳄鱼，
香瓜，草黄色的屋顶
奋力奔向海洋，奔向
里姆波和土盖尔的怒流。

木筏的残片，小船的碎块
被冲往膨胀的海口。

有时，还有女黑人的尸体，
被礁石撞击得遍体鳞伤。

波涛冷漠地将她摇晃，
被遍布贝壳的浅滩上拖曳；
眼睛与胸脯硌出了鲜血，
脖子上的珠串在振响。

我们认识的非洲就是如此。
在赤热的正午里散步，
我们看到了她的标志：
在平坦的石块上——有一只蝎子。

(汪剑钊　译)

横梁倒塌

温顺地下俯的太阳
远远地刹那间膨胀起来——
沿着凹陷的谷地
夜色荒凉的帷幕在移动。

沉默，披散开发辫，
迷惑住没有屋顶的房子。
不出声的豺狼在徘徊，
飞扑的蝙蝠正在盘旋。

仿佛，在黄昏的寂静里，
警报已经隐匿了起来。
黑暗之中毒蛇在嘲讥
每一个温柔而明亮的早晨。

(汪剑钊　译)

[南　非]

勃鲁图斯

(1924—　　)

丹尼斯·勃鲁图斯，英语诗人。生于津巴布韦的索尔兹伯里。在南非伊丽莎白港长大。1946 年毕业于海尔堡大学，后在威特沃特斯兰大学攻读法律。曾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被判苦役 18 个月。1962 年流亡尼日利亚，后移居英美。1971 年，他永久定居美国，现任西北大学英语教授。他的诗作产生于他本人与种族偏见的痛苦碰撞。诗人坚持以一种宽容的爱向主宰南非的残忍无情的种族仇视挑战，其所有的作品都有一种让读者感知的温情与人道精神。作为一名活动家，他从未破坏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他的早期诗歌用词丰富，几乎都是一些抽象而复杂的事物，后来他便有意识地让措辞简单朴实。闲适奔放的诗幻给人留下了恬静安详的印象。他的诗歌虽然不押韵，却像音乐般嘹亮、悦耳，恰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和某种情绪，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很有份量的。无疑，勃鲁图斯是南非共和国最卓越、最有天才的诗人之一。他的主要诗集有:《警笛、铁拳、足枷》、《狱中给玛莎的信》、《来自阿尔及尔的诗》、《一个简单的欲望》、《中国诗抄》、《执拗的希望》等。

(汪剑钊)

我的道路横贯了

我的道路横贯了整个故乡的土地。
我是漂泊无定的行吟诗人；
森林摇摆树叶向我致意，
我也疾忙向它们伸出手去。

我蔑视禁锢：它们的罗网——
是对思想，对幻梦的窒息，
我站立在瞄准的子弹面前
我一点儿也不失去我的尊严。

我且走且唱，不能够歇息。
为了报答善良，报答美好的一切，
我的欺人者努力把绳索
将我这赎身奴隶的脖子紧勒；
我不再追偿亲昵——绝对不能。
我的胸口被画上了射击的阴影。

(汪剑钊　译)

夜　　城

亲爱的，你的梦幻就要沉寂！
在码头上空——播撒着凝胶的闪光；

巡逻的坦克沿着城市
像一群蟑螂似地四处爬行。

从痛苦所生活的小茅舍里，
暴力像一条长满虱子的褥垫被扔弃；
恐怖在钟声的颤栗中隐没。

不尽的愤怒在沙滩与悬崖上呼吸。
这一个夜晚将十分平静，
我亲爱的土地，你的梦幻！

(汪剑钊　译)

依然是那些声音

依然是那些声音，塞任
在夜间野性的嗥叫，
雷鸣般的敲击声——神经的
突然一声刺耳的大叫。

渐强地——痛苦。眼睛里
怒气冲冲的光点，
无法忍受的痛哭——
更加悲伤与凄凉。

经历坎坷的面容
比倾盆大雨更令人厌烦，

依然是那些声音——皮靴的敲击
和塞任野性的嗥叫。

(汪剑钊　译)

我在记忆深处

我在记忆深处珍藏你的形象:
两手放在膝盖上坐在桌旁,
你悲哀的眼睛张望着
我如何在刀尖上徘徊,
在你委屈地嘟起的嘴唇间,
对变心的控诉已经冷却。
我俩都知道判决的徒然。
亲爱的,热恋中的我优先
献身于自己的祖国。

我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仍然期待着宽大处理:
不是你吗,炫耀你的美丽,
将我引诱成同谋犯?
羞耻不能折磨我的心灵。
我相信,她,亲爱的祖国,
会原谅我不自由的背叛,
不会徒然地嫉妒对手。

(汪剑钊　译)

最初开放的鲜花

最初开放的鲜花已经凋萎，
唯有在树叶羞涩的镶边中
树木已经半裸；某一种东西
丧失了暮秋的美丽，被它们的冷酷
尽情折磨。春天的大限已到，
大门口——夏天——正虎视眈眈；
大自然竞技的柔韧性
在自己的信心与希望中隐匿，
与夏天的无限权力比较而言
充满了更多知识——或者
行将出土的幼芽颤栗的岁月之脆弱。

(汪剑钊　译)

女　巫

女巫的眼睛——并不比鸟眼锐利，
她的语言普通——仿佛鸟儿的啁啾。
一阵阵风儿忧郁地对自己变化
——砻开冰冷锋利的——牙齿，
橡树和老松树汁液已枯干。
唯有那些在保守的恐惧中的极端苦闷者，
懊丧地思想，从夏天的动脉里

奔涌出殷红的血——仿佛在三棱匕首下——
　　像一名暴烈的复仇女神
秋天——净化的时间——来临。

(汪剑钊　译)

你的脸庞

你的脸庞
绝望地
转向了我
在黑暗中闪烁。

啊，懦弱的小鸽子！
在你头顶
爱情来临，像一把刀子。

(汪剑钊　译)

夜的天空

夜的天空——沐浴在月的乳液里。
请将我拥入怀中，打盹的爱情。
你的微笑之灿烂的拱顶
从遥远的群山移向
你颤栗之胸脯的平原。

我那么温柔，那么甜蜜地向你俯身，
你秘密的泉源给我以欢乐。
在刺透沉默的秘密之雾幔里
亲爱的土地，
我忘情地亲吻你。

(汪剑钊　译)

途　　中

月亮升起。树木远离开
地貌黑暗的沟蚀，
站立着，翩翩舞动！
一片片云彩，像一把把剃刀，
切割着星光闪烁的天穹。

夜吁出长气，以整个情感的溶液
诉诸我的温柔。
而星星在闪烁——以镰刀的利刃，
仿佛聚光点，在自己心中收集
整个安谧与和谐的渴望。

(汪剑钊　译)

我的理智

我的理智——
在不安与平静的
思绪之蛛网中——
突然
语言像利剑般相互交叉——
冲刺，击挡——
它们悦耳的响声久久不曾停息。
而经常的是，普通、谦逊的词儿，
在寒冷之中，在影子之中，苦苦恳求
回答的温暖——不要赶走它。
让它在诗行中显露。

(汪剑钊　译)

OCR、一校：李小石
二校、排版：观　者
2007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
22:38:19